キノの旅 II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恵一
KEIICHI SIGSAWA

イラスト●黒星紅白
ILLUSTRATION KOUHAKU KUROBOSHI





電撃文庫

何谓正确？谁为正确？
何为正确？谁言正确？

— What is "right"? —

第二卷

≡≡≡≡≡≡≡≡≡≡≡≡≡≡≡≡≡≡≡≡

作者：時雨沢惠一
插画：黑星红白

文本来自：轻之国度
（译者：贪婪大陆的SHADOWV）
eBook制作：祈者之路

≡≡≡≡≡≡≡≡≡≡≡≡≡≡≡≡≡≡≡≡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制作者的辛勤劳动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本文禁止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目 录

彩 页「狙击兵的故事」
序 幕「在沙漠深处·下」
第一话「吃人的故事」
第二话「过度保护」
第三话「魔法师之国」
第四话「自由报道之国」
第五话「画的故事」
第六话「归乡」
第七话「书之国」
第八话「温柔之国」
尾 声「在沙漠深处·上」
作者特别附赠外一篇
后 记

キノの旅 II

— the Beautiful World —



時雨沢 恵一
KEIICHI SIGSAWA
イラスト：黒星紅白
ILLUSTRATION : KOUHAKU KUROBOSHI

「狙击兵的故事」

—Fatalism—

（—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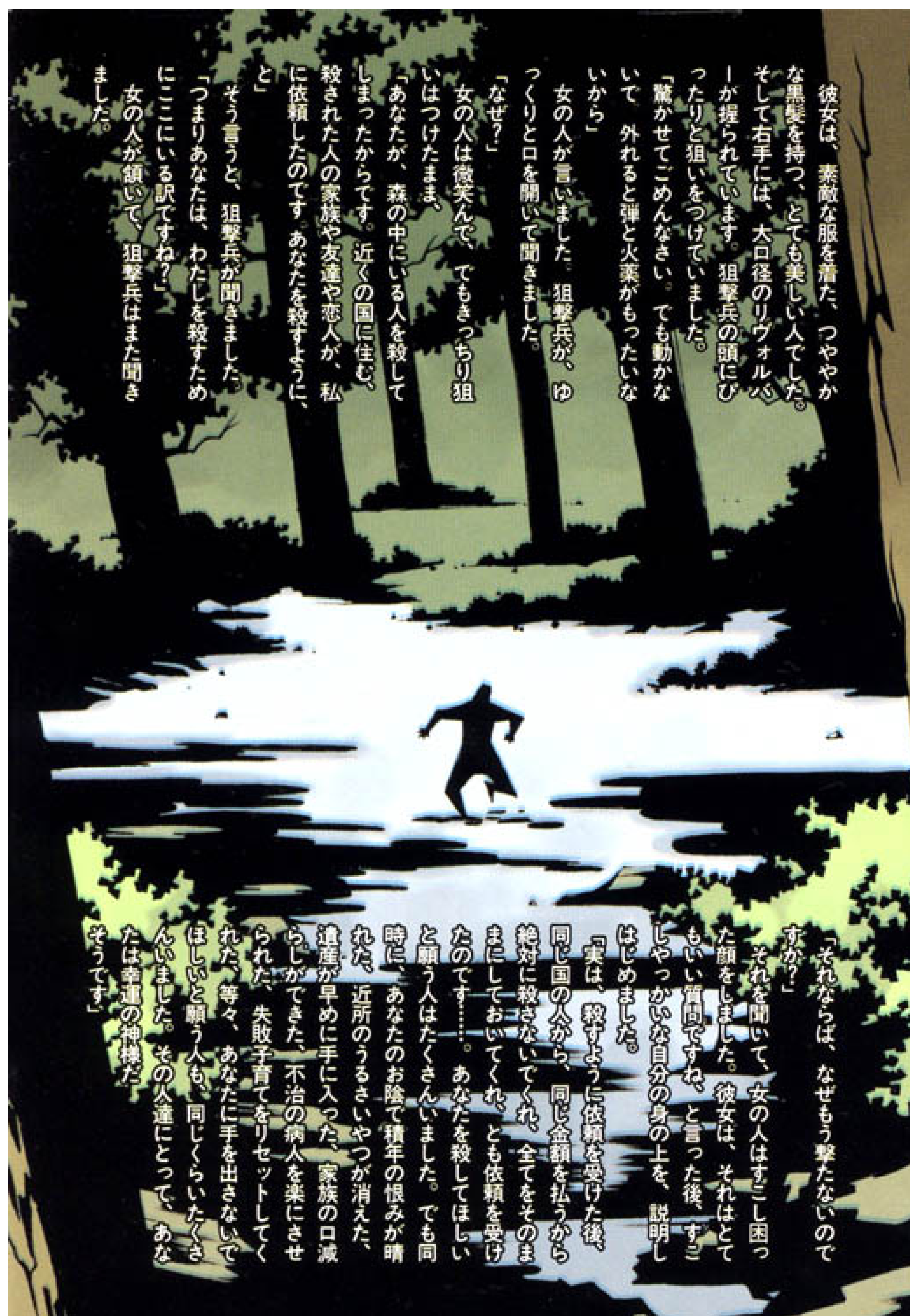


有一片森林，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

有一座丘陵，一座可以俯瞰整个儿森林，高高的丘陵。

在丘陵上，有一名狙击兵，他架着一支长长的狙击用说服者趴在那里。

狙击兵透过即使在是黑夜里也能看清物体的狙击镜，目光闪闪地窥视着森林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刚才，在林中一处美丽的湖水边上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狙击兵的注意力转移向了那里。

在湖畔，一个一丝不挂，快活地游着泳的男人身影映入了狙击兵的眼帘。

狙击兵不知为何僵硬了一会儿，然后很快瞄准好了那个个子不太高，英俊的年轻男子。接下来，只要扣动扳机，子弹就会以高速射出，杀死那个男子，湖水也将染成一片血红。

就在狙击兵调整呼吸，将食指搭在扳机上的瞬间。

「请你住手吧。」

从狙击兵脑后传来了一个洪亮通透的声音。狙击兵有些许惊讶，只将头略抬起一些缓缓转向后面看去。在自己身后站着一个女人。



她衣着不凡，一头富有光泽的黑发，是个十足的美人。一支大口径左轮握在右手里，枪口正指着狙击兵的头。

「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但请你不要乱动，要是打偏可就浪费子弹和火药了。」

女人说。

狙击兵不紧不慢地问道。

「为什么？」

女人微笑了一下，但并没有撤开枪口。

「因为你杀了森林里的人，居住在附近国家的那些被你杀的人的家人，朋友或是恋人，他们委托我来的。」

听完，狙击兵问。

「就是说，你是为杀我而来的喽？」

女人点点头，狙击兵又问。

「那你为什么不开枪？」

听了这话，女人显得有些为难的样子。「你问得好啊」女人说着，开始解释起事情的原委来。

「实际上，在我接受杀掉你的委托之后，同样是这个国家的人，以同样的金额委托我一定不要杀你,不要插手进来……希望我杀你的人很多，但同时也托你的福，多年的积怨消除了，附近烦人的家伙消失了，遗产早早就到手了，家里吃饭的嘴少了，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摆脱痛苦了，不孝之子不在了等等，希望我不要向你出手的人也同样有很多。对他们而言，你似乎是他们的幸运之神。」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一路上一直在为到底该把你怎么办而烦恼，现在也是。」

「那这么办吧。」

「怎么办？」

「请你来命令我。到目前为止，我开枪打的是所有我见到的人。从今以后，我只打其中的一部分人。这个人数由你来决定，我将遵从你的决定。这样一来，死在森林里的人数会减少，但又决不会没有人死。」

「原来如此。」

女人定了一个数字，转达给了狙击兵。由于这是个需要进行复杂计算的数字，在此就不多言了。

女人叫狙击兵不要开枪，然后从丘陵上下来，回到了森林里。

在林中的那个湖里，男子还在游着。男子一看到女人，也顾不得穿衣就连忙跑过来，哭丧着脸说。

「师父！让我好等啊！我还以为我就要完蛋了呢！」

女人有些无可奈何地督促他赶紧穿上衣服。

男子一边穿着，一边问女人。

「那个，既然我们还活着，就是说那个家伙已经被干掉了吧？」

「没有。」

男子一惊，慌忙要提起裤子，结果两条腿都伸进同一条裤筒，跌了一跤。

女人向男子逐一做了说明。

「但，但要是这样的话，就数字而言，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被狙击的可能性吗？」

男子虽这么说着，但女人就好像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似的，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快步朝他们自己那辆又小又破，随时都有可能坏掉的汽车跑去。男子慌忙跟在后面。

上了车，男子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即便到那个国家去，因为没有干掉那个家伙，也是领不到成功的报酬的。同时我们也插手了这件事，从另一边怕是也领不到报酬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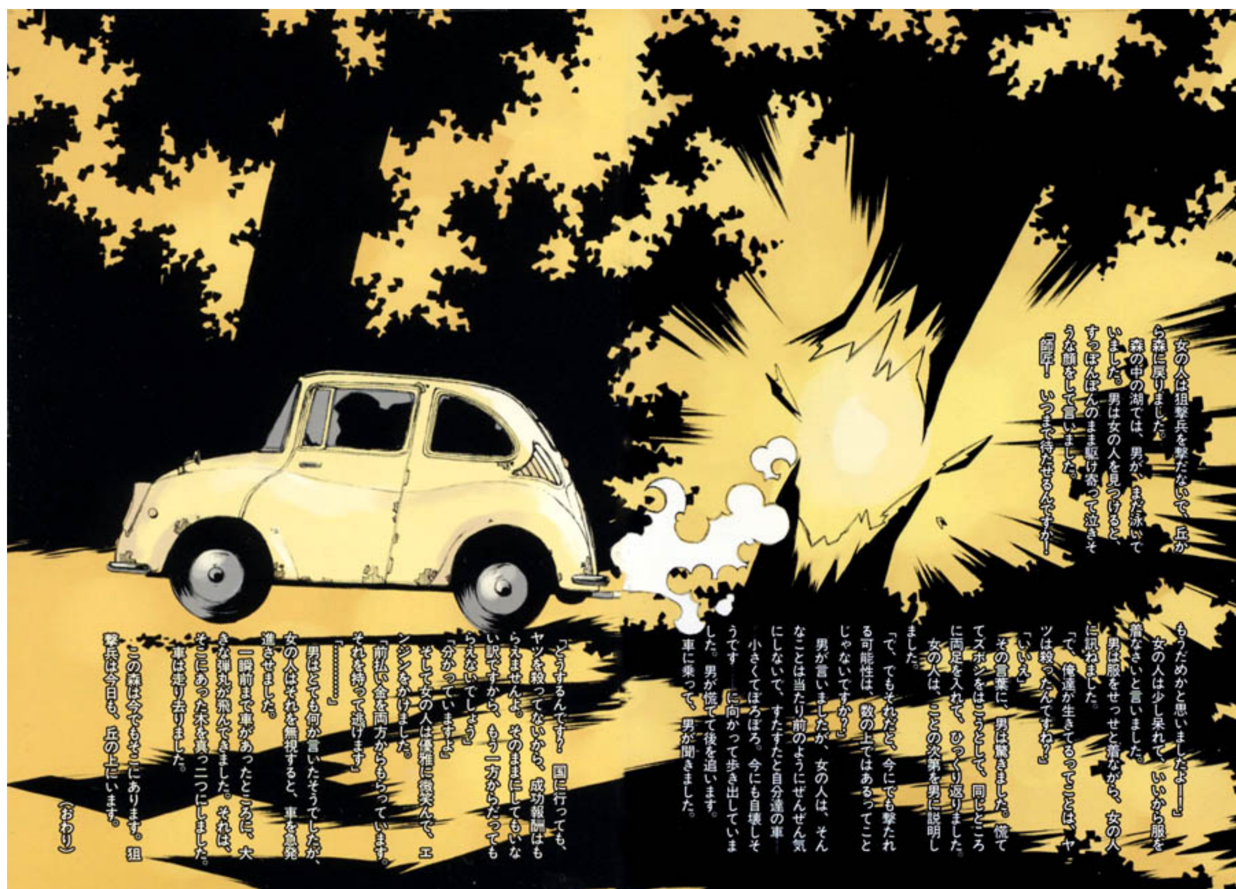
「这我知道啊。」

女人优雅地微笑着，发动了引擎。

「两边都付了订金，我们现在就拿这些钱逃跑。」

「……」

男子很想再说些什么，女人没有理会他，急速开动了汽车。



就在汽车前一刻还停留过的地方，飞来一粒硕大的弹头，将那里的一棵树拦腰击为两截。

汽车开走了。

这片森林至今还在，狙击兵至今也仍在那个丘陵之上。

序 幕

「在沙漠深处·下」

—Beginner's Luck · b—

(—新手的好运·b—)


CONTENTS

口絵「狙撃兵の話」—Fatalism— 2
プロローグ「砂漠の真ん中で・b」—Beginner's Luck・b— 11
第一話「人を喰った話」—I Want to Live.— 14
第二話「過保護」—Do You Need It?— 46
第三話「魔法使いの国」—Potentials of Magic— 56
第四話「自由報道の国」—Believers— 98
第五話「絵の話」—Happiness— 122
第六話「帰郷」—"She" is Waiting For You.— 132
第七話「本の国」—Nothing Is Written!— 146
第八話「優しい国」—Tomorrow Never Comes.— 170
エピローグ「砂漠の真ん中で・a」—Beginner's Luck・a— 222

下雨了。

雨水漫无边际地敲打着大地。

往对面看去，只能看到下落的雨滴和激起的一片水雾。剧烈的雨声丝毫没有变。尽管现在是白天，但周围一片昏暗。在这场暴雨之中，站着一个人。

是个年轻人，约15岁左右。

他身上穿的那件茶色的长外套，只抵挡住了落在他身上的雨水。一头乌黑的短发已经湿透了，刘海贴在了前额上。雨水就势顺着脸流了下来。年轻人用舌尖悄悄地舔噬流到嘴边的雨水。

「在这种地方还会下这么大的雨，可真是少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不知是谁向他搭话。是个男孩子似的声音，但看不到说话的人。

穿茶色外套的人一下子仰起脸来。

雨滴敲打在他脸上，毫不留情地流进他的嘴里。雨水流过他的眼角，就像两行泪一样。

「啊哈哈！啊哈哈哈哈！」

突然，他笑了起来。仰着头，大大地张着嘴，双臂举向天空，「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快活地笑着。他像在跳舞似的转起圈来，外套的下摆像晚礼服一般翩翩舞动起来。

「啊哈哈！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就这样又跳又笑了一阵之后，这个人把脸偏向水雾中的一处，问道。

「怎么样？」

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你觉得怎么样？艾鲁梅斯。」

这次有人答话了。

「怎么也不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

听了鹦鹉学舌般的反问后，声音淡淡地答道。

「我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但，怎么说呢，心情十分复杂。」

「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人又仰起脸，快活地笑了起来。
声音问道。
「奇诺，今后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还是为想该怎么办而继续发愁呢？」
被称作奇诺的人回答完，又接着笑了起来。
雨，一时并没有要停的样子。

第一话

「吃人的故事」

—I Want to Live—

(—我想活下去—)



第一話

「吃人的故事」

— I Want to Live. —





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中。

隔了一个冬天的积雪把草都压弯了腰。在白色的地面之上，高大的树木伸展着细长的叶子。

透过树枝间的空隙看到的天空，铺盖着一片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下起雪来的，浑浊低沉的乌云。阳光并不怎么强。

这是个安静的地方。除了偶尔从树枝上啪啦啪啦掉落的积雪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也没有刮风。

就在那里，有一只野兔，全身的皮毛除了耳朵尖以外都是雪白的。

兔子边在雪地里留下浅浅的足迹边一点点前进着。停下一会儿，微微颤动耳朵和头，然后继续蹦跳着前进。

这样重复了一阵之后，兔子一下子停住了，摆动着耳朵。在兔子雪白的头上出现了一个红点，那是一束光。

同样是在这片森林里，有一个人。

他穿着带帽子的防寒服和直奋拉到脚跟的套裤，戴着皮帽子，脸上还有一副黄色镜片的一体式风镜，面庞被从脖领子里探出来的面罩遮住了。

他靠在一棵树的树干旁，腿伸到前面，屈膝坐在地上。一支手持型说服者双手持在膝间。这是支枪身细长的自动式说服者，还带着口琴形状的消音器。从枪管下的小孔里射出一缕红色的光线。这是激光瞄准器，它正对着兔子的脑门。

他微微吐了口哈气，缓缓扣动了扳机。从说服者里传来敲打什么似的咔嚓一声。

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兔子的头上，从那个被红点照到的地方，喷出了血来。

兔子猛地一颤就倒了下去，不动了。从头颅里流出的血把白色的皮毛染红了一些，也将兔子身下的雪融化了一些。

在森林里，有一条路。这是一条笔直的，砍伐树木之后修造的路，现在整个被已经冻成冰的雪水所覆盖。

在这条路上，停着一台摩托车。后坐处是结实的后备箱，没有装行李，只绑着一个口袋。

摩托车被改造成用于在雪地行走的形态。在轮胎的前后装载了能深深插入冰冻路面的大头钉，在引擎前面的支架上也有像自行车的副轮一样，自左右各探出一个突起，那上边就是踏脚板，下面还带着小型的滑雪板，这是为了在轮胎打滑时防止车辆翻倒用的。

「打到了，艾鲁梅斯。」

在森林里出现的这个手里拎着倒捆着脚的兔子的人向摩托车说道。在他的腹前，斜挎着一个带盖的枪套。

被称为艾鲁梅斯的摩托车高兴地回答道。

「漂亮。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动用随身干粮了，奇诺。」

被称为奇诺的这个人点点头，把兔子装进口袋，绑在艾鲁梅斯的行李架上。

奇诺取下了风镜和蒙脸布，拉下了面罩。看岁数约莫10多岁的样子。短而乌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和一张精悍的脸。他轻轻擦了把汗，重新戴好帽子，然后说，

「那我们就赶紧回去吧。他们要是死了，我可就难堪了。」

「难堪？」艾鲁梅斯问。

「就是没面子。」

「对谁？」艾鲁梅斯又问，奇诺答道。

「对兔子啦。」

奇诺打开艾鲁梅斯的引擎，森林的宁静立刻被引擎声所打破。奇诺戴上了风镜和面罩，将双脚踏在了辅助滑板上，发动了艾鲁梅斯。

在银白的道路边上，停着一辆型号还算比较新的卡车。轮胎和车体的下半部完全被雪所掩埋，完全没有移动的可能。在车顶积着厚厚的雪。

离开车一些的地方，在森林和道路的交界处支着一个很大的帐篷。原本应是半球形的帐篷已经被雪压得凹陷了下去。

不一会儿，传来了引擎声。很快奇诺和艾鲁梅斯到了。

一个男人爬着出来似的从帐篷里探出头来。这是个30岁左右的男人，脸已经瘦得不能再瘦了，胡子拉碴，穿的防寒服也肮脏不堪。

奇诺从口袋里拎出兔子给男人看。男人高兴得抬头看着，又将头扭回帐篷里。不一会儿，从帐篷里又探出了另外两个男人的头。一个是20岁左右，戴着眼镜。一个是40岁左右，花白的头发。两人都瘦得叫人心疼。看到兔子，两人脸上也绽出笑容。

「我来把它做成菜。把锅借我。」

奇诺说完，30岁的男人迫不及待地说。

「这样就行。生着就行了。」

其他人也都提议说直接吃就行了。奇诺摇了摇头。

「不行。要是得了伤寒什么的就不好办了。」

男人们露出遗憾的样子，从帐篷里拿出一大一小两个锅来。奇诺接过，对他们说。

「等做好了，我叫你们。在此之前，请先去休息吧。」

「啊，知道了……奇诺。」

30来岁的男人叫住了刚转过身的奇诺。

「什么事？」

男人看着奇诺的眼睛。

「谢谢了。」

奇诺轻轻笑了笑。

「说这话虽还早……但，不用谢。」

是发生在这天早晨时的事。

在厚厚的云朵下，奇诺和艾鲁梅斯行驶在冰冻的道路上。多亏了有大头钉和辅助滑雪板，艾鲁梅斯跑得很快。

在艾鲁梅斯的后备箱上，除了一个皮包外，还绑着防寒用的帐篷，睡袋等很多旅行用的行李。

冷不丁艾鲁梅斯开口了。

「有辆卡车，就在前面。」

奇诺慢慢收住离合器，没捏刹车，靠惯性行驶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停在了被雪掩埋的卡车前。奇诺关了引擎，从艾鲁梅斯上下来，拉下了风镜和面罩。

奇诺打开腹部枪套的盖子，右手从中抽出一支左轮式说服者。奇诺叫它『加农』。

奇诺正要靠近卡车，很快注意到旁边还有个帐篷，正好和一个急急忙忙从帐篷里向外张望的男人目光相对。

这个30来岁，络腮胡子的男人用惊愕的表情盯着奇诺。奇诺将『加农』收回了枪套，但手仍搭在枪把上，说道。

「你好。」

男人没有回答，他从帐篷里爬出来，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另外的两个人也以同样惊讶的表情从帐篷里窥视着。

男人看了看奇诺和艾鲁梅斯，然后细声细气地问道。

「你，你是骑摩托车旅行的吧……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艾鲁梅斯看到眼前的情形，淡淡地说。

「原来如此。我大致能猜出是什么情况了。」

奇诺说。

「吃的也不是没有。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

「听了可别吃惊啊……从一入冬开始就一直在这儿。」

奇诺显得有些惊讶。艾鲁梅斯说话了。

「太叫人吃惊了，简直难以置信。」

「啊。雪比往年下得要早，很快又转为暴风雪。我们也因此而进退两难。」

「卡车上没有吃的吗？」

奇诺为了确认问道。男人显出了有些悲伤又有些难受的样子。

「带的已经全吃光了……虽然我们带了一定程度的东西，但没想到会被困这么久。真是太愚蠢了。我们一直在等有谁路过这里。求你了！分给点儿什么吃的吧……我们有三个人哪……」

男人指了指帐篷，另外那两人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奇诺。

「求求你了……」

男人抱拳向奇诺哀求。奇诺轻轻叹了口气，说道。

「吃的，我有随身的干粮。但我基本上只带一个人的量，就算有剩余，很抱歉，要分给三个人恐怕有些紧张。」

传来了男人们的叹息声。

「但是，」

听奇诺这么一说，男人们抬起头来，

「我可以去打猎。在这一带一定有动物，天气也开始变暖了，总能有些办法的。等你们恢复到了一定程度，也许还可以发动起那辆卡车。燃料还有吧？」

「啊，有！那……」

男人欣喜地向奇诺询问道。奇诺感受到了三个人热切的视线，轻轻点了点头。

「好吧。我就陪你们几天。」

听了奇诺的话，男人们高兴坏了，连口向奇诺称谢。

「你叫什么名字呀？」

眼前这个30来岁的男人问。

「奇诺。这是艾鲁梅斯。」

「奇诺。请你看看这个。」

男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来给奇诺看。里面装着一枚戒指。银质的指环上镶嵌着若干小小的绿宝石。

「这应该很值钱。作为你搭救我们所有人的谢礼，收下吧。」

男人这么说着，把盒子推给奇诺。

「这么做还早啊。」

「没关系的。拿去吧。我把它搞到手，本打算带回去给妻子的，但最要紧的我要是死了就什么意义也没了。」

「……」

奇诺接到手里，打开盒子，无动于衷地看了一会儿。

「明白了。最后我会作为报酬收下的，在此之前，我就先收着。」

奇诺将盒子装进口袋，对男人们说，

「请你们等一会儿。我去打些猎物来。行李我就放在这里了，请不要乱动。比起我带的随身干粮，还是肉更好吃。」

奇诺从艾鲁梅斯上卸下全部的行李，只将一个口袋绑在了后备箱上，然后就出发去打猎了。

奇诺开始做饭。

他掘开树旁的雪，直到能看到土地。然后拾来一些柴火，补充了几张废报纸，再加入一些固体燃料，生起一堆火来。最后用绳子将锅吊在树枝上，调整了一下锅和火的位置，挑了些比较干净的雪放进锅里。

奇诺把兔子放在平常练习射击用的铁板上，看着一动不动的兔子几秒钟，又闭上眼睛几秒钟。

简单的祷告过后，肢解工作开始了。

奇诺摘掉戴的手套，换上了一副橡胶手套，一直套到防寒服的袖口处，取出一把折叠式匕首，从兔子的后背，毛皮的正中切进去，绕身体一周割了一遍。

然后奇诺双手抓住毛皮像左右两边拽，一直拽到能看见头和脚尖为止，最后用刀把皮肉分开。

兔子已经比原先小了一圈，变成了一团粉色的肉块。

奇诺从兔子喉咙一直切到肛门，从中取出内脏，用雪和纸擦拭空洞洞的腹腔，又轻轻用水冲洗了一下。

奇诺在四肢的根部做了刀口，顺着股关节拧了下来，把后腿从膝盖处拧为两部分，把兔身切为大小相等的几块。

肢解结束了，兔子变成了就算拿到店里卖也一点不稀奇的「肉」了。

奇诺调节了一下篝火，从锅中的水里挑走杂质。

然后，奇诺将肉放入锅里，用雪擦了擦代替菜板用的铁板，在火上燎了一下消毒。这一切完毕之后，奇诺才摘下了手套。

一会儿，肉煮好了。

男人们被奇诺招呼过来，各自手里捧着盘子和杯子，摇摇晃晃地从帐篷里走出来烤火。尽管他们面容憔悴，但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着异样的光芒。

男人们从奇诺那里分得了撒好盐和胡椒的肉，静静地端详了眼前的食物好久，很快从他们满是污垢的脸上滚落下泪珠来。

「见鬼，这不是梦吧……」

「尝尝看就知道了，应该是不会消失的。」

奇诺说。

男人们用指尖将肉分成小块，缓缓送进口里，反复咀嚼了好几次才咽下，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真是香啊……」

40来岁的男人流着泪嗫嚅着。

「好吃啊……」

20来岁的男人边不住地慢慢把肉往嘴里送，边流着泪说。

另一个人闭着眼，像感受肉的质感一样嚼着，咽下去了。

「啊，好吃，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很久没吃到了……尽管有点咸。」

男人们流着泪笑着，用手擦拭着泪水，脸上的污垢也跟着掉落了一些。

奇诺用另一只锅烧开的水沏了茶，倒在了各人的杯子里，同时递给他们一些药片。

「是维生素和其他一些营养药，这我还有备用的。」

奇诺说完，最年轻的那个男人露出了笑容。

「谢谢，真是周到啊。」

「奇诺，肉，你不吃吗？」

30来岁的男人问。

「要是有剩下的当然好了，不过看样子是剩不下了。我还是照旧吃这个就行了。」

奇诺说着给他们看了看长方形粘土块似的随身干粮。

「谢谢你。」「谢谢了。」

听了男人们的感谢，奇诺说。

「可以的话，也请向它道谢吧。」

说着，朝一旁指去。

在那边的树枝上，挂着奇诺肢解的兔子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皮毛。已经失去光泽，黑色浑浊的眼睛看着这4个人。

男人们立刻把盘子和杯子放在雪地上，双拳在面前合十，闭上眼睛。

奇诺，还有停在后面的艾鲁梅斯在一旁看着。他们缓缓地念着对神的感谢之辞。

「神啊，感谢您创造了除我们之外其他流着血的生物……也要请您宽恕我们为了生存而杀生……」

男人们的祈祷持续了一会儿。奇诺边把随身干粮丢进嘴里，边眺望着这一幕。

再后来，男人们费了不少工夫，把肉吃得一干二净。

天色暗下来了。本来就不怎么明朗的天空显得更加昏暗起来。周围变成了一片灰色，并在静寂中加深着浓度。

奇诺将自己的小帐篷隔着卡车支在男人们的帐篷对面。

在临睡前，奇诺给男人们沏了茶。他们再次道了谢，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奇诺给艾鲁梅斯的引擎和油箱盖好了套子，钻进自己的帐篷。

第二天清晨。

四周还是一片昏暗，奇诺起了床。天空依然被云层覆盖，飘舞着细小的雪花。

奇诺在雪地上活动了一下身体，做了几次『加农』的拔枪练习。

独自用随身干粮吃完早餐后，奇诺敲醒了艾鲁梅斯，发动起引擎，绑好了口袋。

男人们被引擎的噪音吵醒，奇诺让他们端着杯子过来，在他们的杯中放进雪，贴在艾鲁梅斯的引擎和排气管上。雪很快融化成了水。

「我的引擎可不是用来烧水的。」

艾鲁梅斯嘟囔着。

「能派上各种用场不也挺好嘛。」

奇诺安慰他说。

这一天。

奇诺再次和艾鲁梅斯出去打猎，接连打到了两只兔子，一只还很肥。

回来后，奇诺照样把兔子肢解，在过午的时候把第一只兔子按相同的方法煮了。

男人们从帐篷里出来，再次道过谢，把兔子吃掉，然后回帐篷里休息。

奇诺适当地砍落一些树枝吊起来作为备用的柴火，在黄昏时分把另一只兔子也做了。男人们照旧吃了个精光。在篝火旁，舔噬得干干净净的骨头堆成了小山。

男人们边吃边笑着向奇诺保证说，如果有机会到自己的国家去，可以随便吃自己喜欢吃的，管保吃得走不动路。

他们的体力急速恢复着，已经能够不打晃地正常走路了。

入夜后，雪彻底停了。云也渐渐开始散去，可以看到天空中闪烁的星星。

奇诺在帐篷里钻进睡袋。停在跟前的艾鲁梅斯搭过话来。

「奇诺，你醒着吗？」

「啊。」

「在这里耽搁合适吗？」

被艾鲁梅斯这么一问，奇诺爽快地答道。

「当然不合适了。不管再怎么变暖起来，我还是希望能尽早走出这片森林。」

「那你还……」

「因为有报酬啊。可以得到一枚戒指。」

奇诺用一成不变的口吻说着。

「那个东西到底有哪点好啊。」

艾鲁梅斯说着，帐篷里响起了掏东西的声音。奇诺唰地伸出左手，中指上戴着那枚戒指。

「怎么样？」

奇诺来回翻着手问。

「和你不相配。」

艾鲁梅斯很快答道。奇诺慢慢收回手。

「……我也这么想。握车把时会碍事的。但还是有可卖的价值的。况且，助人为乐又不是坏事。」

「随你便吧。」

艾鲁梅斯短短说道。

次日，也就是奇诺和男人们相遇的第3天的早晨。

奇诺醒来的时候，天空已经呈现出一片清澈的淡蓝色，万里无云。

从正在做运动的奇诺身后，升起一轮橘黄色的太阳，照得他的影子在雪地上拖得很长。不久，男人们醒了。他们步履坚定，自己烧开了水。

「你们恢复得不错啊。」

奇诺说着，男人们点着头。

「啊。谢谢你啦。」

奇诺把自己的随身干粮分给他们作早餐。四人狼吞虎咽地吃着。

饭后，男人们边喝着茶，边兴致勃勃地聊起关于家乡的话题。

「我们要是回去了，国内的人肯定都要吃惊的。他们可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遇难，也可能认为我们被打死了。」

「说不定连坟都建好了。」

「自己的坟墓吗，有意思。」

30来岁的男人问奇诺的国家在哪里，但奇诺只是摇了摇头作答。

「这样啊……我不该多问。」

男人说着，谈话也到此告一段落。

随着日头升高，气温也逐步回升起来。

男人们跟奇诺说想把卡车发动起来，就分头动手掘起雪来，在卡车前后分别做了斜坡。不管怎么说，也许这样卡车就能从被掩埋的状态下开出来。只要卡车能动，就可以前往附近的国家。

30来岁的男人对奇诺说。

「我想先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可以的话，请你帮个忙。」

奇诺和男人们转到卡车后面。

卡车的货箱上着三把锁。30来岁的男人从其他两人那里借过另两把钥匙，打开门进去了。从里面发出了咔嚓一声。40来岁的男人从较远一些的地方和奇诺搭话。

「奇诺，那台摩托车没问题么？」

奇诺有些莫名其妙地回过头来，与此同时，30来岁的男人从货箱里探出身来，两手端着一支长的说服者，瞄准了回过身的奇诺。

奇诺在看到男人的说服者的一瞬间，右手伸向了枪套，但马上又打消了要拔枪的念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向端枪的男人转过脸来。

「算你聪明。你要是拔枪的话，我早就开枪了。」

男人小心翼翼地端着枪，从货箱上下来对奇诺说。

「不客气。」

奇诺一点没有吃惊的样子，一如往常地回答。另两个男人表情严峻地往旁边撤了几步。30来岁的男人说。

「老实说我并不想开枪。把重要的商品完好无损地送到目的地，这可是我们的信条。」

「商品吗？」

奇诺问，40来岁的男人答道。

「啊。我们干的是所谓人才派遣的工作。人就是我们的商品。」

听他说完，在奇诺身后稍离开一些的地方停的艾鲁梅斯用一成不变的口吻说道。

「什么呀，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人贩子吗，也叫奴隶商人。」

端着说服者的男人笑着说。

「别说得这么露骨啊……不过也确实如此。正因为恢复了精神，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开始工作了。所以，奇诺。我们要把你带到愿意买你的人那里去，不要反抗哦。」

艾鲁梅斯说。

「你们倒是无所谓，这可让我们很为难啊。」

40来岁的男人接过话来。

「放心好了，艾鲁梅斯君。你的搭档是个相当不错的美人儿。只要稍稍打磨一下就能放出夺目的光彩来。她也很年轻，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我们总是用宝石，漂亮衣服什么的来装饰我们的商品。所以正好凑成一套一块儿卖，我们是不会对商品动粗的。」

「谢谢，讲得通俗易懂。」

奇诺身子没动，淡淡地说着。

30来岁的男人静静地盯着奇诺的眼睛一会儿，然后端着枪说。

「别怪我们。我们从心里感谢你救了我们。那肉真是好吃啊……太好吃了。但，打个比方的话，我们就是狼啊。狼有狼的生存方式。为了生存这是没办法的事，懂吗。」

「原来如此。」

奇诺慢慢举起了双手。

「好，把身前别的那个左轮，跟枪套一起摘下来。用左手，慢慢地。」

奇诺用左手缓缓把『加农』的枪套从皮带上摘了下来。

「扔掉！」

奇诺松开手，说服者掉在两人中间，咚的一声，半截插在了雪里。

20来岁的男人正要去捡，旁边的40来岁男人止住了他，接着说。

「把防寒服脱下来。慢慢地。一只袖子一只袖子地来，先从前面脱。」

奇诺按命令脱下了防寒服。里面穿的是黑色的夹克，腰间系着宽大的皮带，皮带上带着几个储物袋。

「向后转，要慢！」

奇诺转过身去。皮带上夹着那支猎取兔子用的说服者的枪套，奇诺称之为『森中人』。

「不出我所料。把那支说服者慢慢用右手拔出来，然后扔掉。慢慢地！」

「你还真清楚啊。」

奇诺看着艾鲁梅斯说。右手拎着『森中人』的枪管从枪套里抽出来，丢掉了。

「手举着，转过来。慢点。」

奇诺举着双手，慢慢面朝向男人们。

有两个人要靠近奇诺，这次是持说服者的30来岁男人制止住他们。

「等等，你还有匕首吧，放那里了？」

奇诺做出难过的样子，有些嗔怒地说。

「到处都有。」

「都给我扔掉！」

奇诺慢慢将右手伸进夹克的口袋里，取出那把做菜时用的折叠式匕首扔到地上。

奇诺又慢慢伸右手到皮带的储物袋里。拎着刀把取出一把匕首，折叠式的刀刃啪嚓一声自动锁住，奇诺把它也扔到地上。

奇诺再次把右手伸到夹克左衣襟处，抽出一把双刃的匕首，扔掉了。又伸左手从右衣襟处抽出另一把同样的匕首，也扔掉了。

「……」

在男人们默默地审视下，奇诺开始脱套裤。从肋部拉下拉链，一条腿一条腿地脱下来。能看到里面穿的皮靴和裤子了。

奇诺缓缓蹲下，用右手从靴筒处的暗兜里抽出一把细长的匕首，扔到地上。然后同样从用左手从左脚的靴子里拔出另一把丢掉。

丢掉的匕首和扔在地上的发出叮当的金属碰撞声。

「你……是卖刀的啊？」

20来岁的男人不禁念叨起来。

奇诺缓缓把右手绕到右腰后，从暗兜里拔出一把匕首。匕首的刀刃约15厘米宽，刀柄很粗，呈圆筒形。

奇诺边用右手握着刀柄，左手握着刀刃，边看着端说服者的男人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

「这是最后一把。」

「扔掉！」

说着，在30来岁男人的额头出现了一个红点。那是一束光。

啪啪啪！连着响起三声嘶哑的破裂声。在匕首的刀柄上，和刀刃相接的部分有四个小孔，从其中的三个打出了子弹。

从男人的额头，那个被红点照到的地方喷出了血来。

随着爆破声的响起，40来岁的男人看到奇诺正向自己冲过来，胡乱地挥左手遮挡。奇诺晃过男人的手臂，左手将对方的左手从身后扣住，边朝男人身上顶去，边操匕首从男人左背的正中深深地刺了进去。

被刺的男人「嘎」地发出短促一声的同时，额头上开了三个小洞的那个男人倒了下去。

奇诺就势顶着匕首，推着男人朝20来岁的男人撞去。

在瘦弱的男人被撞翻的同时，奇诺也从雪地里拔出了『加农』。

奇诺扳起了枪机，站在那个被死尸压着，仰面朝天的男人跟前。

「呀！」

男人惊叫着。奇诺瞥了一眼倒在旁边，满脸是血的男人，然后将『加农』指向了最后的这个人。

「救——」

轰鸣和白烟出现的同时，奇诺的右手被后坐力振得抬了起来。男人的几颗牙齿像爆米花一样弹跳起来。

男人的头一瞬间像触了电似的抖了一下，很快平静了。从肺里挤出的空气在他嘴里聚积的血里做了个气泡，扑滋一声破掉了。涌上来的血将男人脖子下的雪一点点融化了。

奇诺站在三人的尸体前。流出来的血还在冒着热气。

「好险哪。」

艾鲁梅斯从后面对奇诺说，

「受伤了吗？」

「我没事。」

奇诺回答得很简短，接着立刻补充道，

「挺后怕的，我还以为就要送命了呢。」

然后，奇诺右手持着『加农』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在清澈的蓝天和这片闪着银光的雪世界之间，奇诺的牙齿咯吱咯吱地响着。

「已经没事了吗？」

艾鲁梅斯问。

「已经没事了。」

奇诺点头说。从尸体上不再升腾起热气了。

奇诺站在了卡车的货箱前，小心翼翼地握紧『加农』，慢慢打开了门。

「原来是这样。」

奇诺低声说着，朝货箱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将两扇门板打开，阳光照了进来。

在不怎么宽敞的货箱里，丢着不少雪白的骨头。

是人的骨头。有细长的肋骨和指骨，像铲子一样断开的髂骨，还有被折断吸光骨髓的大腿骨。

一旁滚落着几个用过的固体燃料容器。从货箱上截取下来的一块铁板上也堆放着一些烧焦的脊椎骨。

在货箱的角落里的，就是这些骨头的主人的头。

长长的金发捆在了货箱的管子上，不怎么大的头部轻轻向下耷拉着。恐怕是个和奇诺年纪相仿的少女。

眼睛和鼻子都没有了，只剩下几个黑洞洞的窟窿。脸颊和下颚的皮肉早就被削掉，整个头盖骨呈向下探出的样子。大大张开的下颚勉勉强强和头骨连着。

在头骨前部，开了一个拳头大的洞。脑子一点不剩。

在头盖骨对面的角落里，精心地挂着一件鲜艳的黄色晚礼服。

「……艾鲁梅斯，看到了吗？」

「嗯。是吃剩的渣滓。」

听了奇诺的提问，艾鲁梅斯答道。

奇诺看了看在倒在脚旁的男人们的尸体。

「在这之前，是重要的商品，吗……」

「那，她在这之前是谁呢？」

听到了奇诺的低声私语，艾鲁梅斯问。

「不知道。」

然后，奇诺慢慢关上了门。在关门的时候，对少女说。

「是你不对。但，你也并不想死吧。」

「耽搁不短了。我们立刻出发吧。」

奇诺说着，拾起了丢在地上的匕首。

奇诺拾起『森中人』，枪管里灌满了雪。奇诺空放了两枪，然后拉上保险，放回腰后的枪套里。

接下来，奇诺使劲全力拔出插在男人背后的那把匕首。把还带着血的刀刃在雪里插了好几遍，直到干净为止，然后在死尸的衣服上蹭了蹭。

在刀把后面有一个拧进去的盖子。奇诺将盖子打开，从中取出三个空弹壳。奇诺又从皮带上装的『森中人』的备用弹仓里取出三发子弹，装进刀柄里。

最后，奇诺把这柄暗藏说服者的匕首收回了右腰的暗兜里。

奇诺穿好套裤和防寒服。将『加农』归回原位，迅速收拾好帐篷，将所有的行李放到艾鲁梅斯上，发动了引擎。

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奇诺回到了卡车旁。蹲在拿说服者的那具尸体旁。

奇诺摘掉左手的手套，中指上戴着那枚戒指。银质的指环上镶嵌着几颗小小的绿宝石。

奇诺看了看自己的左手几秒钟。

奇诺摘下戒指，放回从口袋中掏出的小盒里，又将盒子装进男人胸前的口袋里，小声说。

「这个，还给你，因为我没能救你们。」

艾鲁梅斯用和奇诺同样的音量低声说道。

「什么呀，还真那么在意。」

奇诺跨上艾鲁梅斯，戴好帽子，在脸上罩好风镜。

奇诺轻轻握了握离合器，引擎发动正常。艾鲁梅斯说。

「走吧。」

「说得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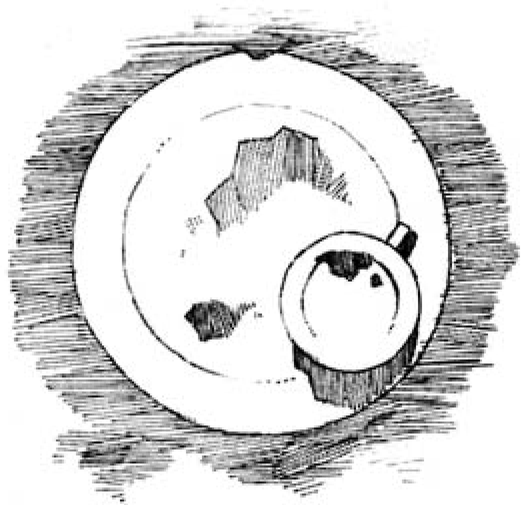
奇诺说。

尽管没有东西落下，奇诺轻轻回过头。在树枝上，皮毛并排挂在一起的三只兔子看着奇诺。

「别怪我，因为我们都是人。」

奇诺说道。

摩托车开动了，从卡车，帐篷，还有那四具尸体旁驶过，很快不见了踪影。



第二话

「过度保护」

—Do You Need It？—

（—你需要吗？—）


第二話
「过度保护」
— Do You Need It?—



在到达这个国家第二天的中午，奇诺吃完饭，走向停在停车场一角的艾鲁梅斯。

就在艾鲁梅斯停泊处的前面，有一对正在激烈争论的男女。两人都30岁左右，看起来像是夫妻。在他们旁边站着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可能是他们的儿子。男孩一脸恍惚的表情，就像个迷路的孩子。

「所以我说了，你这么做是保护过分了。对他并没有好处！」

父亲说道。

「不，是你太过于严厉了。我认为这种程度对孩子刚好……」

母亲反驳道。

三人站在奇诺和艾鲁梅斯之间，各自的表情都很沉重。

奇诺说话了。

「那个，」

还没等奇诺说出「不好意思，能稍微让开一下吗。我的摩托车停在后面。」这些话，父亲刚好回头看见奇诺，问道。

「我说，你怎么认为？」

「哎？突然这么问，我也……」

奇诺诧异地说。父亲正准备说什么，母亲赶忙抢过话来。

「其实呀，是因为他说，孩子不需要用防弹背心。」

「做什么事还需要防弹背心吗？」

奇诺问。

父亲答道。

「是战争。我儿子要去参战了。」

「是，战争吗？」

「没错。几个月前，战争在我国也开始了，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所以正在招收志愿兵。今天我家的儿子要去应征。这可不是我自吹，我儿子相当优秀，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士兵。说不定还能成为英雄回来。……但是，明明没这个必要，可妻子非一个劲儿地让儿子带上防弹背心不可。」

听了这话，母亲语气强硬地反驳道。

「你说什么呢！防弹背心能保证不受迫击炮弹片的伤害呀。」

「卧倒在地上不就行了。况且在战场上还有战壕。」

「就算有战壕，也难免有个万一不是。而且，要是为了这种无聊的原因受了伤可就当不成英雄啦。我们也得为这孩子加把劲才行。」

「防弹背心可很沉哪。动作也会迟缓的。像蝴蝶般飞舞，像蜜蜂般勇猛！在军队里这才是好样的。况且就自己一个人穿了防弹背心，会被其他士兵捉弄笑话的。」

「才不会呢。就说这是妈妈送的礼物，堂堂正正地说就行了。」

奇诺观望了一阵两人的舌战之后，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男孩子。

「最关键的是，孩子是什么意见呢？」

奇诺说完，母亲看了看儿子。

母亲蹲下，把手搭在儿子肩上。

「说得是呀……玛儿，你怎么想？需要防弹背心是吧？你是听妈妈话的乖孩子对吧？」

父亲也蹲下，鼓励似的握着右拳问。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玛儿。才不需要防弹背心这种破玩意呢，对吧。你也是个男人，是爸爸骄傲的儿子。」

母亲说。

「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最尊重的就是玛儿的意见。玛儿你自己来决定。」

父亲问。

「是呀。你觉得谁说得有理？」

孩子战战兢兢地开了口。

「我，不想去参战。」

父亲一下子站起来，低头审视着儿子，用和刚才截然不同的强硬口气说道。

「你说什么！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母亲一下子站起来，低头审视着儿子，同样强硬地说。

「是呀。通过参战做为跳板，将来可以被推荐去好学校啊。然后进好大学，好公司。明白吗？是为了玛儿的将来好啊。而且，你不是

说班里同学都要去参战吗，你愿意输给他们吗？你愿意被大家落下吗？」

「可，可是，优君的爸爸妈妈说了，绝不让优君上战场……」

孩子说的这些话都被母亲顶了回去。

「优君家是优君家！咱们家是咱们家！」

「没错。和别人攀比这可不好！」

被双亲怒斥，孩子脸上浮现出了无所适从般的惶恐。

母亲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防弹背心。这还是一件全新的，装在透明塑料袋里。上面还挂着写有「祝贺新兵！双肩佩戴舒适的新型防弹背心。配有专用于处在生长期儿童使用的身高可调节背带。可以长期使用。」的牌子。

母亲屈下膝来，温柔地推了孩子一把。

「听话，玛儿。穿上防弹背心，去新兵募集处吧。有妈妈跟着你去。」

「所以，我不是说了不需要吗。你这种过分保护绝对没好处的。」

「哎，我替儿子着想哪点不对啦？」

「不是不对。可就是有些过火。」

看着再次展开舌战的父母，孩子又一次说道。

「我，不想参战。」

「怎么又说这种话？跟你这个胆小鬼的妈一样……」

「你说什么。顽固的地方我看像你。真是……」

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说着。孩子看起来就要哭出来了，小声说。

「我……不想参战……」

奇诺对孩子的双亲说。

「包括到底去不去参战这个问题在内，你们三人再好好考虑看看怎么样呢？」

话音未落，双亲同时朝奇诺转过脸来，漠然地盯着奇诺。

「你这个人，能不能少对别人家的教育方针指手画脚啊。」

「说得对。我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孩子的将来啊。」

「唉……」

奇诺短短地叹了口气。

母亲拉过孩子的手，准确地说是拽过来。

「行了，总之先走吧。孩子他爸也一起来。防弹背心的事等到了地方再做决定。再不快点的话，募集处该关门了。」

「是呀。走吧，玛儿。」

然后，双亲带着孩子走了，很快他们的身影从奇诺的视野里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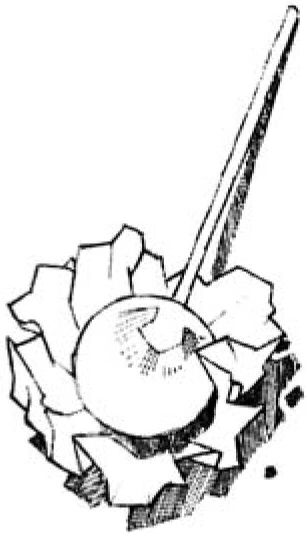
「……」

奇诺沉默着轻轻摇了摇头。靠支架立在面前的艾鲁梅斯说话了。

「辛苦你了，奇诺。」

「真累呀。」

奇诺说着，跨上了艾鲁梅斯。



第三话

「魔法师之国」

—Potentials of Magic—

(—魔法般的潜力—)



第三話

「魔法师之国」

— Potentials of Magic —



天气热得像蒸笼似的。在这里有一条路。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沼泽。平坦的大地上积着一滩滩的水洼，水草长得十分茂盛。这条路就像是一条把沼泽地缝上的线一样，蜿蜒曲折地向远方延伸着。

路是由茶褐色的土堆砌而成的，虽然足够宽，但由于雨水的侵蚀，路两边已经塌陷了下去。路中央也几乎没有什么干燥的地方了。整条路简直就像是被酷热和湿气溶解掉了一样。

沼泽里颜色艳丽的水鸟发出像被掐住脖子一样的叫声骚动着，霎时像被什么惊动了似的，一齐展翅飞了起来。一台摩托车出现在泥泞的路上。

这是一台后备箱上满载着行李的摩托车，引擎嘈杂地响着。

骑手穿着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的坎肩，领口大敞着。腰间系着宽大的皮带。乌黑的头发上顶着带帽沿的帽子，脸上罩着风镜。在风镜下是一张年轻的脸，看起来约10来岁左右。

在他的右腿处挂着一把装在枪套里的说服者。这是一支每开一枪都要拉起枪机的单动式左轮。

骑手慎重地驾驶着。有时车轮陷在泥潭里使得车子失去平衡，也有时车子后轮空转，翻卷着泥水从坑洼里冲出来。

「虽然说过不止一次了，但我还要说。这真是条破路。」

摩托车向骑手说。

「啊，比预想的要多花时间了。哦……好险！」

骑手边回答边重新调整后轮打滑的摩托车，面颊上已经浮现出了豆大的汗珠。

「况且，奇诺，」

跑了一会儿，摩托车搭话道。

「什么？」

被称为奇诺的骑手反问。

「费这么大劲去的这个国家要不是无聊透顶的话，那可就太划不来了哦？」

「呵呵，话虽是这么说，记得有人说过『不管什么样的国家都有值得一见的地方』。」

「也许是吧。」

「要真是这样的话，其实去哪里都差不多。艾鲁梅斯，趁现在还来得及，想换条路吗？」

奇诺在风镜下游移着视线说。

话音一落，奇诺就在相对还算比较干燥的路面上停住了艾鲁梅斯。

「你准备怎么办？我是无所谓啦，再往南一些还有一条路，也能到达另一个国家。」

艾鲁梅斯考虑了片刻，然后说道。

「我不过是发发牢骚，奇诺你决定好了。」

「是吗……那，我们就接着这么走吧。」

「明白。理由是什么呢？」

「倒也没什么。不管去那个国家也好，既不是说有什么人在等我，也不是有人需要我做什么。只是因为要往回转太麻烦了。况且也不能保证别的路就会比这条路好走。」

「就因为这呀。」

奇诺发动起艾鲁梅斯，再次轧着泥水前行。和刚才一样，速度还是很慢。

「艾鲁梅斯要是能在水上跑多好啊，这样一来就能直穿过这片沼泽了。」

奇诺半开玩笑地说。

「那不可能。摩托车从不会在水上跑。」

艾鲁梅斯认真地说。

「你试过么？」

奇诺问。

「不用试也知道。摩托车做不到的事多了。和人类不一样。」

「我也不能在水上走啊。」

奇诺话音未落，艾鲁梅斯立刻答道。

「造船不就得啦，你是人，能做得到吧。」

「倒是这么回事……不过，」

「不过？」

奇诺喘了一口气接着说。

「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和艾鲁梅斯一起旅行。」

「嗬，说得正是我爱听的话。好吧，咱们加大马力冲啊！」

「好嘞！」

艾鲁梅斯和奇诺快活地说着。

在接下来的一刻，车子后轮深深地陷到了泥里。

「啊。」「啊。」

「欢迎光临，旅行者！欢迎到我国来。哎呀，久违的来客真是令人高兴啊。一路上辛苦了吧？」

高耸的城墙，硕大的城门。站在跟前的士兵微笑着向好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摩托车的骑手询问。

「没什么。」

摘掉帽子和风镜的奇诺一脸若无其事地答道。奇诺的双腿直到膝盖都裹满了泥浆，手套和衬衫袖口也是污渍斑斑，脸上还带着一些迸溅的泥点。艾鲁梅斯的两个车轮完全被污泥所掩盖，引擎上覆着的泥浆已经受热结成了块。

「那就好。」

士兵微笑着说。

奇诺和艾鲁梅斯办理完入国手续进了城。

从稍微离开城门前椭圆形广场一些的地方开始，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栋栋木结构的平房。房屋都是架空式的，支撑房子的粗柱深深地插在地里。狭长的道路都由石子铺垫，比土地高出一截。

在广场上站着几个男人，似乎是在等奇诺他们的来到，微笑着走了过来。

「你好，旅行者。欢迎到我国来。我是这个国家的国长。」

其中一位略上年纪的老者说道。奇诺摘下帽子向他轻轻点了点头。

「您好。我叫奇诺。这是我的搭档艾鲁梅斯。」

「真是欢迎你们的到来。实际上这里已经有5年没客人来过了。我国没有旅店，所以请你们在迎宾馆下榻。当然不收取任何费用。你们会被当作国宾来接待。」

国长说完深深地低下头，其他的人也跟着垂头致意。

「yeah！」

艾鲁梅斯吹着口哨说，

「好棒呀，奇诺。受到这种待遇还是头一次。真是来对了地方。哎呀呀，我还几次想打退堂鼓呢！路这么难走，谁想到这里还真有人住——」

奇诺使劲敲了正发表长篇大论的艾鲁梅斯一下，向国长众人低下头说。

「在下受宠若惊，在此处要得您关照了。」

奇诺他们被领到了迎宾馆。

被称作迎宾馆的地方，不过是比一般的住房大一些的建筑物而已。奇诺讯问后得知，这里平时是用来庆祝丰收，举行音乐会及投票等活动的。边上有议事堂，国长官邸，法院等。

但这些建筑物所在的街道要比别处要精致得多。路面宽阔，石子铺垫的道路就像柏油路一样。在路中央，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尊华丽的铜像。

国长介绍说这是国内唯一的一条大道。铜像是按照成就过伟大功绩的国长的样子建的。他一脸的陶醉，一个劲儿热切地诉说着，为了实现自己的铜像也能立在这里的毕生梦想一直在不懈地努力。

奇诺借了自来水将自己和艾鲁梅斯的污垢冲得干干净净。待一切告一段落时，天空已经被夕阳染成了一片美丽的橘黄色。

奇诺他们被领到一个相当豪华的房间。奇诺将艾鲁梅斯停在房间一角，卸下了行李。

国长一个劲儿地坚持今晚一定要开欢迎会，好在有识大体的人向他进言「旅行者一定很劳累了，明天再说吧」才算作罢。

奇诺在食堂用过了晚饭，冲了久违的淋浴后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还是老样子，奇诺在黎明时分起了床。

在宽阔的房间里运动之后，奇诺做了被称为『加农』的说服者的维护和训练。

在奇诺吃完免费的早餐的时候，国长一行人来了。说是一定要开个表示欢迎的茶话会，奇诺被领到了国长官邸。

「肯定会特无聊，奇诺，我敢保证。」

艾鲁梅斯压低声音说。奇诺领会似的点点头。

「就当是留宿的谢礼，奉陪到底吧。」

「真没辙啊。」

奇诺和艾鲁梅斯来到了大路上。天气虽然很好，但带着湿气的风依然很强。国长说话了。

「这个季节只有早晨才会刮这么猛的风，接下来会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奇诺和国长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在官邸的大厅品茶。

一开始的话题还是以奇诺的旅行经历为主，很快就成了国长演出的独角戏。演出剧目无外乎是关于这个国家多么多么的了不起之类的话题。

在原本是一片沼泽的这块湿地上伟大的祖先们开始定居的事。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高效率的农业耕作获得了成功，将这个小国发展壮大到一个食物丰沛的国家的事。现在人们和和睦睦，在治安有序的国家里生活的事。还有就是昨天已经说过的，在历史上成就丰功伟业的国长们留下铜像的事。

「哎呀呀，我跟他们比还差得远呢，真是惭愧。」

国长这么说着还不忘补充道有关自己上任以后收成的产量提高了3%的事。

奇诺边听边极力附和着，同时也注意到身后的艾鲁梅斯已经睡熟了。

奇诺被邀请共进午餐。午宴在官邸的食堂举行。所有的菜都极为奢华，好吃极了。

饭后众人再次回到大厅，茶点端了上来。

正在国长说「对了，还有这么个事呢。」，又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

「国长！我有事求您！」

随着洪亮的一声，推门进来一个女子，看模样约20多岁，穿着蹭着油污的工装，径直朝国长的位子走来。

周围的人虽做了阻拦，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女子没理奇诺和艾鲁梅斯，站在国长跟前，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来塞给他。

国长无可奈何地看了一遍。很快他的脸色徒然一变，高声喝道。

「不行！要我说几遍你才明白呀！」

这个突然闯入的女子和国长争论起来。

「只要两个就行了！而且只用那一时而已！」

「一个也不行！你把伟大的先祖们当成什么了！」

「您不是最想成就丰功伟业的吗？我这可是在帮忙建您的铜像哦，国长。」

「我才不吃你那一套！我是不会陪你一起做白日梦的！」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

奇诺边端详着两人边喝着茶。

「不试也知道！」

「老顽固！」

「不务正业！」

「在说您自己吧！」

「够了！」

「我这边还没完呢！哎……慢着！别碰我！」

争论演变为对骂，并以女子被拽走告终。

国长深深叹了口气，摇了好几回头，对奇诺说。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但身为一国之长，随时都要听取民情，不管是什么样的。这是规定。」

「原来如此。说起来，刚才那位要说的是什么事啊？」

「她是要推倒铜像…哎呀，总之，那个，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

「啊，对了，」

奇诺慢慢站起来，礼貌地说道，

「有关历史的故事我已经很清楚了。谢谢您。这次我们想自己在国内到处转转，可以吗？」

奇诺他们终于得到了解放，从官邸来到大路上。

「你一直在睡吧，艾鲁梅斯。」

奇诺羡慕地对艾鲁梅斯说。

「嗯。好睡好睡。尽管愣被叫醒了。」

艾鲁梅斯说。与此同时，奇诺看到了走在前面的那个女子。女人骑着自行车，蹬得一点不比摩托车慢。

「没错，是刚才的那个人。」

奇诺追上了女子，和她并行致意。女子边飞速蹬着车，边向奇诺答话。

「你就是刚才的旅行者吧。」

「是的。」

奇诺大声答。

「对不起，我刚才给你们添乱了。」

「不，没什么，多亏你让我们解放了。」

奇诺说完，女子扑哧一声笑了。

「我说，把铜像推倒，你准备做什么呢？」

艾鲁梅斯问。女子看了奇诺他们一会儿。

「对了…旅行者，你们有时间吗？」

「有啊，除了听自夸这个国家的演说以外。」

「说话直率我喜欢。给你们看点好东西。跟我来。」

说着，女子一下子拐进了胡同里。驶过了的奇诺慌忙转弯紧追其后。

来到差不多能看到城墙的郊外，住宅稀少起来，农地和水田增多了。能看到在地里干着农活的人们。

女子没有减速，急驰过狭长蜿蜒的小路，在一所被田地环绕的大仓库前停住。在旁边有一间气派的正房，还停着一台带起重机的卡车。

女子脱掉上半身的工装绑在腰上，将汗水淋漓的脑袋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用毛巾适当地擦了擦后向奇诺转过脸来。

「欢迎到我家来。我叫尼亚。尼亚·秋哈奇克瓦。请多关照。」

「你好。我叫奇诺。这是我的搭档艾鲁梅斯。」

「你好。」

尼亚把仓库的大门打开一些，将奇诺和艾鲁梅斯让了进去。

里面很暗。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机油的味道。

「我来告诉你们刚才的答案。我是想在大路上要一段直线距离，所以才希望把铜像挪开。」

尼亚说完，奇诺诧异地问。

「为了什么呢？」

「其实呀……是为了它。」

尼亚说着，按下了手边的按钮。天花板下的吊灯徐徐亮起，换气扇也随之转动开来。

在顶棚上有个可移动式的吊钩，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农用机器，角落里的废铁堆成了小山。有几张桌子，上面凌乱地放着一些文件。还有好几辆自行车并排吊在一起。

另外，在仓库中央有一部银色的机器。

机器约有卡车大小，呈鱼一样的流线造型，带着背鳍和尾鳍一样的东西。在另一头插着电风扇似的三枚叶扇。机体上伸出左右对称的两块巨大的板状物，比机体本身还长。在板下探出的两个支架的头上装着轮胎。

「这是什么呀？」

奇诺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还没有给它起名字哩。」

尼亚说着朝奇诺他们转过头，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接着说，

「我呀，要乘它在天空漫游哦。」

奇诺立刻问。

「那个东西可以飞吗？怎么飞呀？」

尼亚点点头，飞快地向奇诺做了说明。

「对着电风扇的风水平拿着板子不会发生任何事，对吧？但如果略微向上带些角度，就会有力作用在板子的后方和上方。这和骑自行车抬头时帽子就会被刮走是一个道理。根据这个原理，将带角度的板子固定在什么东西上，随便什么东西，自行车也行。当行驶到一定程度以上时，板子就会被向上托起。这个东西也就会飞起来了。比如说这个机器，边上伸出的板子就会在巨大的叶扇转动时起到向前推进的作用。」

奇诺听完，不禁嘀咕了一句。

「…真是，想得不错。」

「也许吧。但还没有实际运行过一次呢。为了让它飞起来，需要平坦笔直而且有一定长度的道路才行。所以那些到处立的铜像很是碍事。反正我是这么想。」

「原来是这样。因而遭到国长的反对…他认为行不通是吗？」

「没错。不光是国长。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认为人类靠机器在天空飞行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我多少次恳切详尽地做了理论说明也还是不行。所以，比起理论我就干脆让他们看看实际。」

「啊…」

奇诺端详了一阵金属质地的机器。在机体前摆放着一部九个气缸呈圆形排列的引擎。

尼亚招待奇诺喝茶。接过茶杯，奇诺问。

「这茶香挺有意思的。是什么茶呀？」

「嗯？普通的茶呀。啊，在这个国里是很普通啦。希望合你口味。」

然后尼亚坐在桌子上，奇诺坐在椅子上。

尼亚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

「对了，艾鲁梅斯，你是摩托车应该清楚吧？那个机器能按照我的理论运作起来么？或者不能。」

艾鲁梅斯立刻答道。

「当然清楚。听了你的说明我就马上明白了。我倒是可以回答你，但在这之前，我想问问你自己真正是怎么想的呢？」

「……！」

被这么一问，尼亚语塞了一下，但很快答道，

「能飞！我没有错。所以一定能飞！」

尼亚握紧了手里的马克杯，茶洒出来一些。奇诺泯了一口茶。

「答对了。在我看来这家伙确实能飞。也能够加以操控。接下来需要的，就只是一条长而平坦的道路了。」

艾鲁梅斯说。

「好呀！」

「嗯……」

尼亚高兴地跳着，奇诺莫名其妙地嘟囔着。

但很快尼亚叹起气来。

「道路吗。这才是最难办的啊…」

这时，外面传来车响。不一会儿，有人猛烈地拍打仓库的大门。

「尼亚·秋哈奇克瓦。开门。是我。」

是国长的声音。尼亚一咂舌头，不情愿地按了按桌旁的按钮。仓库的门开了，阳光射了进来。以国长为首，呼啦呼啦地进来十多个人。

「您好，国长。大驾光临到此，是不是接受我的建议了？」

「当然不是。……哎呀？旅行者？为什么你也在这里？」

「开茶话会呀。他比较愿意听我讲话。我招待客人，不可以么？」

国长露骨地做出不快的表情，但努力冷静地说道。

「尼亚。关于那件事我有话和你讲。」

「什么话？」

「只要不犯法，不违反公共道德，国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干的事。但是，我身担管理国家的重任，不能够再允许你为了乘那部机器飞行这种无聊透顶的事浪费时间和金钱了。」

国长用缓慢的语气带着威严说道。尼亚狠狠瞪了国长一眼，简短地回了一句。

「这并不无聊。我要说的就这些。」

奇诺和艾鲁梅斯听到国长咯吱咯吱的咬牙声。

一个中年男人说。

「国长，再说什么也是没用的。这个女人完全疯了。看看，这个怪机器。」

「不许碰！」

尼亚对凑近飞行器的男人厉声喝道。男人嘿嘿一笑。

「哦。这么好的机器却要用来做这种事…这么一看，这不就是个巨型电风扇吗？」

「没错。原理和电风扇一样。」

「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可以升空啊。我脑子不太好使，能告诉我吗。」

人们哄笑起来。尼亚说。

「首先，用那个来带动这部机器。」

「带动？用那个电风扇似的玩意儿吗？」

「是的。送风时电风扇本身不是也会产生一个反方向的力吗。在顶头的叶扇高速旋转，向机器的方向送风，机器本身就会运动，会跑起来的。」

尼亚这么一说完，男人立刻笑了起来。

「嘻嘻嘻嘻嘻！这可真有意思！」

「有什么可笑的！」

「嘻嘻嘻。哎呀，我用了这么多年电风扇了。嘻嘻嘻。还没见它在桌子上动过一回呢。嘻嘻嘻嘻。啊，太好笑了！」

男人捧腹大笑。还有几个人也笑了起来。

「那是因为电风扇的底座太重，再加上和桌子的摩擦力的原因才动不了的！你把它放在又大又平的冰面上，把风力开到最强试试！」

尼亚据理力争。男人抹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哈，那该念什么样的咒语让这个巨型电风扇动起来呢？」

顿时仓库里的笑声响成了一片。尼亚低声道。

「这些不可理喻的家伙。」

笑声总算告一段落后，又有别的男人向尼亚问话了，语气很普通。

「我看那个地方还带着轮胎，那好吧，就算退一万步，就当这部机器动起来了，那它怎么升空呢？」

「问得好。速度足够快的话，机翼就能乘风而起。」

「机翼是指两边那两块扁平的板子吗？」

「没错。」

「那好像是个…设计错误啊。」

男人说得挺深沉。尼亚立刻反问道。

「你说什么？」

男人故意用认真的语气说。

「可你看，固定得这么牢，翅膀拍打不起来呀。」

众人再次哄笑起来。尼亚又一次回答道。

「用不着拍什么翅膀！风，也就是空气，在从前向后流动时，机翼上下空气的量会产生一个差。如此一来力会向上作用，我给你们做个试验，好好看着。」

尼亚按下了桌上电风扇的开关，拿来一块大小适中的板子斜着在风前端好。板子向上浮起来。

「怎么样？和这是一个原理。」

男人并没显出惊讶的样子，无所谓地说道。

「这么轻的一块板子当然会飘起来了。这个怪船似的机器又有多重？再算上你的体重呢？」

「……」

笑声第三次响起来。尼亚呆呆地沉默着。国长开口了。

「行了行了。我可没时间再奉陪这种胡言乱语了。」

「你们，」

尼亚缓缓说道，

「就没有想试试看的勇气吗？」

「为这种事推倒伟大的铜像是另一码事。你为了这个异想天开的实验有拆掉那所正房的勇气吗？」

「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是说明天拆也行啊。到时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尼亚瞪了国长一眼。国长摇摇头。

「真是的。原以为你是在做什么对农业有帮助的机器…你的双亲好容易留下的这点财产都让你糟蹋了…」

「我才没有糟蹋！它会飞起来的！」

「你要是魔法师的话也许会吧。但用那个当扫帚是不是太粗点儿了呢？」

有人揶揄道，大伙儿笑了。在尼亚跟前，国长发出了最后通牒。

「明天中午我就带人来拆除这部怪机器。很遗憾，有这个东西在的话，你的妄想症是治不好的。这是在非常时刻我做的决定。引擎由国家收购了，用来做发电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有。」

「什么？」

「把铜像给我挪开行不行？」

「要求驳回。」

立刻有了回答。

「……」

「好了，各位。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回去，明天再来。」

国长转身离去，其他众人也跟着出了仓库。

静下来的仓库里回响着换气扇的低吟声。

尼亚一口气喝干了已经凉透的茶，对一直静静看着的奇诺和艾鲁梅斯说。

「嗯。正如你们所见，有意思吧。」

「哎，也许是吧。……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走耶。」

「嗯？」

尼亚回过头去。一个穿着利索的青年还留在那里。他一脸严肃的表情注视着尼亚。

尼亚对奇诺和艾鲁梅斯说。

「我来介绍。这位是我的费安赛。我也很久没和他见过面了。」

奇诺轻轻朝对方点点头致意。叫费安赛的青年慢慢朝尼亚走过来，说道。

「尼亚。这次你该明白了吧？你能不能真正罢手这件事啊？」

「『这件事』是指什么？」

「指乘机器飞行这件事。尽管我并不想说，我知道你双亲的财产已经所剩不多。你最近也没有吃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了。还有，想必你下个星期的日子也很困难。」

「……」

「从明天开始就和我一起生活不好吗？离开这里吧。」

「……」

「他看起来没有恶意啊，但既然如此——」

艾鲁梅斯对奇诺说，奇诺把食指立在口前。

费安赛温柔地对沉默不语的尼亚说。

「今晚我住这里可以吗？我有事想和你说。」

「…不行。我还有事情要做。」

尼亚断断续续地说。

「什么事？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

费安赛说得很诚恳，但尼亚摇摇头，粗暴地抓住他的前襟，轻轻吻了他。

「没什么。……你今天回去吧。明天我会和你联系的。」

青年从仓库离去了，仓库的门完全地关上了。

尼亚一步步来到机器跟前，啪地拍了拍银色的机体。

「已经没有时间了！明天的早晨就让它飞起来。你要飞，让那些石头脑袋见识见识！」

「就差道路的问题了。」

艾鲁梅斯说。

「没错！只要有路就能飞了。只要一飞起来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就随便怎么样好了！直接飞进国长的官邸里也行啊！」

「你说真的？」

艾鲁梅斯挺高兴地问，尼亚恢复了原来的语气。

「总之，这话先放一边……咱们冷静地想一想吧。」

尼亚回到桌旁，奇诺给她让出了椅子。尼亚谢过后坐下来。奇诺来到艾鲁梅斯旁边。

「就目前来看，跑道距离太短。不管怎样计算，早晨的风最强的时候，有个铜像会碍事的。就算能飞起来，也会被挂住。」

尼亚看着写满计算公式的纸张说。

「把引擎开到最大也不行吗。」

艾鲁梅斯问。

「动力不够啊。」

尼亚和艾鲁梅斯沉吟起来。自刚才起就没机会发言的奇诺不经意地说。

「在铜像前做一个跳台，滑翔起来怎么样呢？摩托车是可以这样越过障碍物的。所以这个机器一定也能做得到。」

尼亚和艾鲁梅斯都瞅着奇诺，奇诺又补充道。

「……我是说也许可以。」

尼亚考虑了一下说道。

「说得有理。这样的话，不必除去铜像也……说不定能行得通！」

「奇诺，真有你的！」

艾鲁梅斯高兴地说。奇诺轻轻挠了挠头。

「哎？啊，也没什么啦。」

「等等，我来算算看。」

尼亚趴在桌上计算了好几遍，最后面露难色地说。

「不行啊。就算在铜像前建跳台，初速度也不够。这样就算滑翔起来也马上要落下来的。」

「行不通吗。」

「但这个想法倒是值得一用。接下来是初速度的问题。只要这里能解决的话就好办了。」

艾鲁梅斯和尼亚再次沉吟起来的时候，奇诺又不经意地说道。

「要是能像说服者的子弹似的用火药嗵的一下子发射出去就好了。」

尼亚朝奇诺那边扫了一眼，但很快摇了摇头。

「那不可能。你的意思我虽然明白，但要发射这么大的东西，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发射筒。况且这样一来，机器也毁了。」

「这样啊……」

「这次可露怯了，遗憾哪。」

艾鲁梅斯说。奇诺朝跟前的艾鲁梅斯伸出食指。

「砰！」

奇诺学着说服者的射击动作，抬了抬右手。

在一旁看着的尼亚眉头一皱，问奇诺。

「奇诺，你刚才在学开枪的样子是吧？」

「啊？是呀。」

「你抬右手了是吧？」

「对，因为这支说服者后坐力很大。」

奇诺拍了拍腿上的『加农』。尼亚漫无目的地凝视了一会儿。

而后突然叫起来。

「就是它！」

「哎？」

「不是指子弹。利用这个后坐力就行了！就像在连发说服者一样，在筒子里放入火药，另其连续燃烧高速施放出气体就行了！将这种筒子在机器上多装几个，在一开始就能做到猛冲刺了！」

尼亚在仓库里边指边说。

「筒子也有！火药也有！能成！」

「原来是这样！奇诺，还是你有一套啊！」

艾鲁梅斯兴奋地叫着。

而奇诺却还没有反应过来。

「……啊？」

次日，也就是奇诺入国后的第三天早晨。

黎明时分，国长还没有起床。

他还躺在凉爽通风的床上，舒适地睡着。

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刚好是风刮得正强的时候。外面大路上过于嘈杂的声音吵醒了他。卡车引擎的声音轰鸣着。咔锵！传来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动的声音。

就在这时门被猛烈的敲响了，部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国长！快，快到外面来！」

国长适当地披了件衣服就冲到大路上来，看到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在官邸正面的那尊个头最矮体态结实的铜像被改成了跳台，那样子就像是怀抱着铁管和铁板一样。

「早上好啊，国长。」

奇诺从国长跟前经过时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奇诺在车行道和步行道的交界处拉上绳子。绳子上系着黄色的布，上面用黑字写着「危险。禁止入内」。

国长向旁边一尊铜像看去。在铜像前停着沐浴着朝阳泛着银色光芒的机器。就是在仓库看到的那部飞行器。昨天还没有装的几根粗管安插在机体下方。在旁边就是秋哈奇克瓦家所有的那台带起重机的卡车。

国长摇了好几次头，眨了眨眼睛。

奇诺利索地在步行道的另一边拉上了绳子。不少人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呆呆地在一旁看着。奇诺笑着说。

「好了。因为有危险，所以请各位不要翻过绳子进来。」

在飞行器的斜前方，身着工装的尼亚将绳子捆在艾鲁梅斯的后备箱上，另一头绑在了飞行器的轮胎上。

尼亚爬上飞行器，坐进驾驶席里，戴好工作用的风镜和手套，系紧了四点式的安全带。

尼亚对跨在艾鲁梅斯上的奇诺挥挥手，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奇诺发动了艾鲁梅斯的引擎，嘈杂的马达声轰鸣起来。国长奔到奇诺旁边询问。

「旅行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国长，太危险了，请退回去。」

奇诺话音刚落，艾鲁梅斯的马达声立时大了几倍。飞行器的引擎也发出轰鸣，巨大的叶扇转动起来。

国长好像说了些什么，但奇诺并没有听见。

轰鸣声使得人们聚集起来。大路的步行道上人声鼎沸，也有从建筑物里向外观望的人们。

奇诺做了个推的手势，让国长退下去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着尼亚。

飞行器的轰鸣更加震耳欲聋了。

尼亚高举双手，在头上交叉，然后唰的分开。奇诺立刻开动了艾鲁梅斯。固定飞行器左右轮胎的卡子同时撤掉了。

飞行器向前滑动起来。紧接着，响起了比引擎声还要大几倍的爆裂声。从机体下的筒子里以迅猛之势向后喷出了白烟。

「爆炸了！」

「镇定，没事的。」

国长叫嚷起来，艾鲁梅斯随口说道。

飞行器就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踢了一脚似的开始加速，眨眼间就到了跳台跟前。建筑物被轰鸣声震得直颤。观众们也跟着飞快地朝同一个方向摆着脑袋。

飞行器一下子驶上跳台，就势喷着烟迎风飞了起来。

因为烟幕的原因，奇诺一时跟丢了飞行器。待风把烟雾吹散时，可以看到在蓝天中渐渐变小的飞行器的影子。停止喷烟的筒子从机体上脱落下来，噗嗤噗嗤地插在郊外的沼泽地上。

就在小得快要看不到时，飞行器打了个弯，折回来了。这次是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很快，飞行器带着轰鸣在举头观望的人们头顶上掠过。除了奇诺，人们都张大了嘴目送飞行器远去。众人交口接耳地纷纷议论起来。

「飞起来了……这么重的东西能在天上……」

「机器飞了……」

「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但是……」

「人类飞起来了……」

从尼亚飞起来以后一直微笑着的奇诺问艾鲁梅斯。

「有什么感想？」

「有点羡慕。就这些。」

艾鲁梅斯答道。

在驾驶席里，尼亚叫着。

「怎么样？飞起来了吧！彻底飞起来了吧！我没错吧！计算也没错吧！试验也没错吧！这不是白费工夫吧！」

接着，飞行器一下子攀升起来，在空中绕了一周。

「运行得很好！操作得很流畅！我没有错！」

尼亚操纵着机器做了好几次翻滚，上下逆行，急转弯的动作。

不一会儿，飞行器恢复了水平，尼亚低声说道。

「唔，好爽啊……」

「各位！」

奇诺大声对神情恍惚的人们发表起演说来，

「为了能让现在正在飞行的那个机器平安降落到地面上来，需要笔直且足够长的道路。如果有人愿意帮助这个成就伟业的姑娘的话，请移开三尊铜像吧，能移开四尊当然更好。」

「明，明白了。马上就动手。」

在一旁的国长一个劲儿点头称是，

「大伙儿来一起把碍事的铜像移开呀！快！」

国长一声号令，人们闻风而动。他们用尼亚的卡车和举重机把铜像从地基里拽出来。在挖的洞口上铺上建跳台用的铁板。人们拼命地干着，移开了七尊铜像。

眨眼间就有了一条长而笔直的道路。数不尽的人们聚集在两边。

很快飞行器滑翔进大路。3个轮胎同时着地，引擎已经关闭了。

飞行器靠惯性跑了一阵，停在奇诺跟前。

居民们战战兢兢地围了上来。尼亚摘掉风镜站在椅子上。响起一片低声的赞叹。奇诺和艾鲁梅斯朝后面看去。

「尼亚……」

最先说话的，是她的费安塞。

「怎么样，是我说的那样吧！」

尼亚高兴得叫着，啪地拍了机器一把，

「新婚旅行就用它去。明天我就跟你结婚！」

费安塞仰望着尼亚缓缓地说。

「我一直不知道……你……不，您……」

尼亚露出诧异的表情。费安塞喊道，

「原来是魔法师啊！」

「哎？」

「我不仅没有注意到，还做尽了蠢事，冒犯您了。请您宽恕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吧！」

「啊？」

尼亚再次表示意外的时候，费安塞屈膝跪在了路上，这像个信号似的。

请您宽恕！请您宽恕！请您宽恕吧！请您宽恕！求您宽恕！请您宽恕啊！求您大发慈悲！请您原谅！请您宽恕！

人们接二连三地跪下去，以尼亚和飞行器为中心，像波纹一样蔓延开来。

「哎？大，大伙儿这是？」

尼亚有些不知所措。

「尼亚大人，伟大的魔法师阁下。请原谅我一直以来对您的无礼。」

国长跪拜在地上，只抬着头说，

「请凭借您的力量指引我们这些无力的人吧。从今天起，您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我做为一国之长在这里郑重宣布！将这个国家奉献给您，望您笑纳。」

「……」

尼亚看着国长炙热的眼神一时没话了。奇诺慌忙从卡车上把行李往艾鲁梅斯上装。

有人向奇诺搭话，那眼神也是热烈的。

「旅行者，难不成您也会使魔法吧？要真是这样的话，请务必以神力拯救我们——」

「不！我马上要离开了！」

奇诺干脆地说着，固定好了行李。

奇诺戴好帽子罩上风镜。尼亚从飞行器上跳下来，向奇诺走来。人群唰地让开了一条路。

奇诺对尼亚说。

「我们该出发了。」

「哎？再等等嘛。」

尼亚吃惊地说。

「对不起。再不走的话恐怕就更麻烦了……祝贺你。」

「祝贺你。我很感动。」

艾鲁梅斯说。

尼亚看看四周，叹了口气，然后再一次看着奇诺他们。

「谢谢。多亏有你们帮忙。」

尼亚微笑着说，

「……你们能到这个国家来尽管可能是偶然或碰巧吧，但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要没有你们，机器被毁坏，我一生都可能会生活在失意当中……我没有在开玩笑。我真的，不知用什么话来感谢你们。」

尼亚笑着伸出手来。奇诺也伸出手来和她握在一起。

奇诺又一次说道。

「恭喜你。……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很高兴。」

「我也是。……多保重。」

尼亚目送摩托车直到它消失在道路的拐角处，然后瞥了一眼向自己顶礼膜拜的人们，低声说道。

「好啦，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奇诺和艾鲁梅斯穿过空无一人的城门，驶出了这个国家。

沼泽地还是很多，道路倒并没有湿得那么厉害，比来时好走多了。眼看着身后的城墙越来越小，艾鲁梅斯高兴地说。

「呀，真是爽快！特别是那些人惊愕的样子！就跟吃了黄瓜的哑巴一样！」

「……是吃黄莲吧？」

「对对，就是那个。」

说完，艾鲁梅斯不吱声了。

摩托车在沼泽地的道路上前进着。

过了一会儿，奇诺冷不丁嘀咕道。

「我可是……吓了一跳啊。太叫人吃惊了。」

「当然了。其实并不是什么『魔法！请宽恕我们！』。不过看那样子，误解一时半会儿是消除不了了。将来兴许还会建她的铜像。」

艾鲁梅斯说完，奇诺沉默了一会儿。

「……不，我不是指这事……」

「嗯？那是指什么？」

艾鲁梅斯轻声询问言辞暧昧的奇诺。

「其实，我本来没认为那机器真能飞起来的。」

奇诺说。

「奇诺？刚才……你说什么？」

「我没以为能飞起来。什么乘空气飞行的机器啦，电风扇前的板子啦，她讲述的道理我虽好歹算理解了，但心里还是不相信……实际一看，她还真了不起。」

摩托车带着有规则的引擎声行驶了一阵。在路的旁边，水鸟发出像被掐住脖子一样的叫声，一齐振翅飞了起来。

「奇诺！那你为什么还帮了忙呢？」

艾鲁梅斯大声问。奇诺淡淡地答道。

「要问为什么……如果成功了会有有意思的东西看，要是没成功也就到此为止了，她也会死心。我就是这么想的。况且——」

「况且？」

「我也无聊得很。」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艾鲁梅斯怯生生地问。

「……那，那，如果，我是说如果。要是在那个国家不无聊的话，你会真心帮她吗？」

「也许不会。你想想，要在平常有人跟你说那个东西能飞上天，你会信吗。」

「……」

艾鲁梅斯没有说话。奇诺接着补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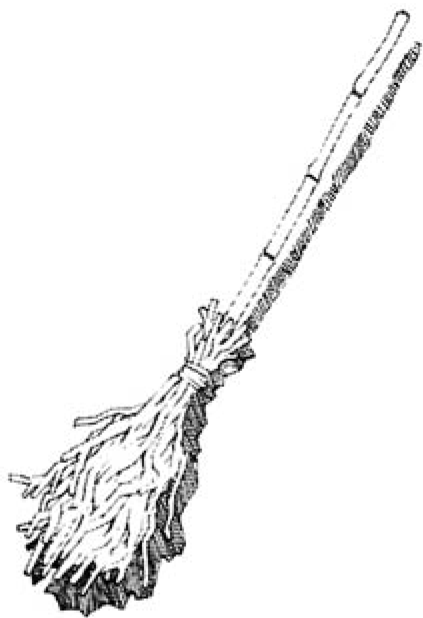
「居然飞起来了。真像施了魔法一样。太让人吃惊了。能看到这么了不起的东西，在泥里走的这些路也算值了。……怎么了？艾鲁梅斯。」

「没什么。我只是在思考人类所持有的潜在能力的高与低。」

「唔……」

听了艾鲁梅斯认真的低语，奇诺含糊地答道。

摩托车在沼泽地边上的道路上悠闲地行驶着。



第四话

「自由报道之国」

—Believers—

（—信徒们—）


第四話
「自由報道の国」
— Believers —



戴尔每日新闻报

（八九三年 鹿月五日）

一旅行者向一男子开枪 警方判定为正当防卫

4日午时许，在本市西区的五十六号大街上发生了一起两天前入境的一名旅行者（年龄不详）枪击一名身为公司干部的男子（55岁），造成其重伤的事件。警方判定旅行者属正当防卫。该名旅行者已于当日晚离开本国。就正当防卫及说服者的使用问题将成为今后争论的焦点。

因为“眼看就要被偷走了” 公司干部的男子受重伤 住院治疗需一个月

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九分在西区五十六号大街上，一名两天前入境观光的旅行者对要凑近观看自己停在路上的摩托车的一名公司干部的男子不满。两人发生口角。而后，在男子正要接近旅行者的时候，旅行者突然用所持的说服者开了两枪。子弹击中男子右肩和右腿。男子被急救队很快送进了就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治疗需一个月的重伤。

旅行者接受了随后赶来的警察的取证调查，称男子要偷自己的摩托车，并先动手打来，自己纯属正当防卫。警方判定属实。该旅行者若无其事地于傍晚离开本国。

事件现场位于西门前午时颇为热闹的繁华商店街。现场引起了一时的骚动，没有因流弹受伤的人。

在属于“正当防卫”开枪的事件当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四天前一青年袭击了正在南区巡逻中的警官。其他的警官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开了枪。青年身中14枪当场毙命。当时警方也是很快判定该警官属正当防卫，市民们认为这是利用国家职权蓄意在路上造成的血案并为此举行了示威游行。（相关报道见第三十九版）

马路上的杀意？“正当防卫”造成的惨剧接连不断

尖锐的轰鸣响彻平和的大街，接着是一声惨叫——。在午时熙熙攘攘的平和的大街中央有人开枪。

肩头和腿部血流不止的男子。极力为其止血的女子。据目击者说，旅行者左手持枪，并没有为伤者护理，只是冷静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

男子是名55岁的公司干部，在一家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医疗器械企业就职，当天是由于工作关系到西区来的。事件是在他和同事愉快地在事件发生现场附近的饮食店用过饭后，刚来到大街上时发生的。

综合其同事的意见，男子在大街上谈笑风生，当看到停放的那台摩托车时几步走上前去，并高兴地对同事说：「这台摩托车真不错。」在一旁作为车主的旅行者脸色陡变地走过来，用相当过激的言辞警告男子。

男子提醒旅行者注意说话的态度，但旅行者并不理睬，并喝令男子立刻从摩托车旁边离开。就在男子向旅行者迈了一两步，正要再次提醒他的时候。旅行者在近距离没事先警告就开了枪。男子右肩中弹，紧接着右腿也被击中，当场栽倒在地。

被送进医院的男子虽接受了紧急手术，但伤势严重，康复需一个月。特别是击中右腿的子弹在离动脉只有一个拳头距离的地方贯穿。据担当手术的医生讲，「伤者中弹的部位有可能使其陷入极为危险的状态。」男子由于休克记忆十分混乱，对事件前后发生的事没有一点印象。

赶到医院的伤者家属看到伤者卧床不起的样子，无法掩饰受打击的心情，连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傍晚时分，当他们得知警方判定旅行者属正当防卫，且当事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离境的消息后表示愤慨，「我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却无辜被枪击。而凶手还被判无罪释放。真是不知道公理何在！」男子的辩护律师表示：「再不可以容忍警察这么肆意妄为了。」并在着手起诉认同正当防卫的警方。

专家访谈

做出正当防卫的判断是国家的失败

（托尼·梅特内 原南区地方法院院长）

我认为那名旅行者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开的枪。认为自己是过路的，只要很快出境就不会被加以惩处。会有这种盘算也是不难想象的。旅行者也没有发出警告，可以说是在不容分说的情形下就开了枪。可见这是个多么狡猾又好战的人。既没有令其延期出境，也没有在法庭上认真加以审判，这应该说是这个国家的失败。太令人遗憾了。

这是对过度防范的容忍

（亚海鲁·哈特巴 警察监督会“市民之眼”会长）

最近警方有以保护警官生命为理由容忍过度防范的动向。鉴于4天前发生的警官开枪事件，围绕正当防卫和说服者使用的争论正在高潮，又发生了这起事件。这会不会是在不失时机地有意压制言论的势头呢？那名旅行者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个不能逮捕的人呢？现在说不定正在国外的什么地方收取报酬吧。这一点令人置疑。

戴尔每日新闻报

（八九三年 鹿月七日）

“读者意见”专栏

『入境审查应进行彻底』

（贝蒂诺特·特斯兹 女·二十八岁·家庭主妇）

「痛心，真是痛心哪——」

边听着贵社4日的新闻广播，我边不由自主地叹道。正在播报的就是在西区发生的旅行者枪击男子，令其受重伤的事件。

相信针对判定旅行者正当防卫的警方的抱怨不在少数，但我倒是想问问城郭及入境管理局的责任，为什么随便让携带武器的人直接入境。

一般的良民如果拥有说服者的话都必须要验明正身，很轻易就能四处携带的手持型说服者的管理就应该更严格才对。但尽管如此，旅行者腰间悬挂着说服者公然就入了境。搞出了这样的问题后，又在当天没事人似的离了境。我听得都惊呆了。当听到男子在病房的状况时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几下。

等新闻结束后我才缓过神来。在一旁5岁的儿子脸色苍白地问我：「妈妈，你还痛吗？你没事吧？」我慌张地回答他：「没事的。妈妈已经不痛了。」我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一颗懂得关心他人的善良的心而落泪，不禁抱紧了他。同时内心涌起一股对旅行者残忍行为的强烈愤怒。让这样的人携带武器入境绝对是错的！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望入境管理局加强审查的力度。

『旅行者，请丢掉武器吧』

（阿内·埃雷茨 女·七岁·小学生）

在我家的附近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件。一个要凑近摩托车观看的叔叔被身为车主的旅行者开枪击中。叔叔的肩和腿受了伤。

旅行者，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我不理解其中的理由是什么。

旅行者说是「因为眼瞧着就要被偷走了」。但我认为那个叔叔只是想离近点看看漂亮的摩托车，仅此而已。叔叔受了伤一定很疼吧。叔叔的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心疼的。旅行者难道不理解爸爸妈妈们的感受吗？旅行者也应该有在等他回家的爸爸和妈妈的。我想问问：「要是他们也心疼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说服者是用来伤杀人或动物的东西。这种东西要是从世界上都消失掉才好呢。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人觉得疼了。

我想求求旅行者，请丢掉说服者，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吧。

『望非公开的征集评选透明化』

（伊拉伊扎·布朗 女·六十四岁·家庭主妇）

贵报在前些日子发表了一只刚出生两个月的小熊猫名字的征集结果。我虽不才但也参加了此次征集，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真有一日千秋之感。

我为了表现在清爽的森林生活的熊猫可爱的样子，就想到了「阿森」这个名字。孩子叫起来也琅琅上口，森林和「阿森」彼此也押韵。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想到这儿，我不禁激动地浑身直颤。

但等到结果发表的时候，我感觉一下子从云端坠到了谷底。本应该一定会得最优秀奖的……却连佳作奖也没有入围……！

根据报道，最优秀奖是「森仔」……和我起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之所以会落选，如果说是因为没有打动感性敏锐的各位最终评委的话我也就彻底死心了。但我怎么也无法接受最优秀奖和我起的「阿森」这个名字如此相像。

最优秀奖的作者是一位住在北区的17岁女孩子。像她这么个人生经验尚浅的少女怎么可能想得出足以被评为最优秀奖的作品呢？

我知道太过于猜忌是不对的，但会不会是参与审查的什么人看到我的「阿森」这个名字好，就改了一个字以少女的名义评为最优秀奖

了呢？

在以前的公开征集也有过评委和主办者在暗地里勾结的事。这次的非公开评选也不能断言就没有这种可能。

望今后在进行此类的公开选拔时，进行货真价实的审查。比方说像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不就应运而生了吗。

新闻工报

（八九三年 鹿月五日）

旅行者向男子开枪 警方判其为正当防卫

四日午时许，在市内西区的五十六号街上发生了一起刚入境两天的一名旅行者（年龄不详）提醒摆弄自己摩托车的一名男子（55岁）时，受到男子的抵抗并出于无奈拔出说服者射击的事件。因警方判定旅行者属正当防卫，当事人已于傍晚平安离境。

偷窃未遂？男子受轻伤

四日上午11点28分左右，在西区五十六号街上一名来我国观光度假两天的旅行者看到一名男子未经本人许可就动手触摸并要骑乘自己停在路上的旅行用摩托车。旅行者虽做了多次的口头提醒，但男子似乎醉得相当厉害，满嘴的胡言乱语。随后，由于男子要动手揪一直在进行劝阻的旅行者，迫于无奈，旅行者用所持的说服者（22口径·自动式）开了两枪事态才算平息。虽然男子右肩和右腿中弹，但很快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康复只需一周的轻伤。

赶到现场的警察向旅行者做了取证调查。据目击者的证言表明，警方判定为正当防卫，旅行者已于傍晚离境。警方发言人称，旅行者并没有因此事对我国抱有什么特别情绪。

事件发生时男子处于烂醉状态，据说被送到医院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男子在病房被警官做了严重提醒。

最近我国的治安一直趋于恶化，现在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4天前在南区，一名吸毒患者令主治医师受重伤并从医院逃走，

挥舞菜刀想要抢夺巡逻中的警官的说服者。其他警官及时开枪才使得事件没有发展得更加严重。

（相关报道见社会版面）

“饮酒状态”下的放肆和傲慢 不立为刑事事件

男子当时是不是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所谓呢？随意触摸摆弄他人物品，对车主的提醒也不加理睬——。

在昨天的事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旅行者枪击受轻伤的男子处于酩酊状态。我想就这点来探讨一下。

男子在当天由于公司的应酬在事件现场附近的饮食店用了餐。根据店员的话，男子一行人饮了相当大量的酒并不顾周围的客人大声喧哗。最后店员看不过去对其进行提醒时还被其怒斥「啰嗦！」

该男子来到路上后，刚好看到了旅行者的摩托车。当然，在摄入了大量酒精的男子眼里看到的会是怎么个样子就不得而知了。男子径直接近摩托车，对车把、油箱一阵拍打后就要骑上去时，正赶上车主的旅行者怀抱着买来做为午饭的三明治回来。

综合众多目击者的证言，最开始时旅行者有礼貌地向男子说明那是自己的东西，但男子一下子火了起来。「你以为老子是谁？你是公司经理啊？滚！」「我从以前就在骑它，所以这是我的东西。」「小崽子，没你说话的份儿。识趣的就快滚！」男子反复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还反过来对旅行者叫骂。旅行者一直以冷静的语气几次要求男子从摩托车旁离开，但男子根本不听。不知是不是对年轻旅行者的冷静语气动了怒，男子一脚将摩托车踹倒，更大声叫嚷着要上前来揪旅行者。旅行者开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子弹虽击中了男子的右肩，但男子仍然叫嚷着接近过来，旅行者瞄准其腿部又开了一枪。男子总算不再猖狂了。

据医院的医师说，旅行者使用的说服者是小口径，没什么威力。在对人射击时，只要没击中头和胸等处就不会危及生命。就男子的伤势来说，子弹从不足已成为致命伤的地方贯穿而过。精于枪法的旅行者故意避开了大血管和骨头。相信这么看待此事才算稳妥。

在这起事件当中，做为被害人的旅行者于当天出了境，警方也没有立为刑事事件，因此没有对男子进行处理，也没有公开其姓名。

但是，这并不表示一切都已经解决了。醉酒的人突然做出缺乏理性行动的危险性依然在我们身边存在。

专家的话

做为自卫这是理所应当的行动和结果

（沃雷塔·达特 原国防事务局长）

旅行者采取的行动从保护自己财产的观点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有目击者证实，最初未经许可就触碰摩托车的是那名男子，旅行者一度口头进行了制止。尽管如此男子依然不明是非，还要殴打旅行者。不管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有权利保护自己。我对这次判定正当防卫的警察当局在富于缜密的思考下作出的判断给予高度评价。

应当加大对酗酒犯罪的打击力度

（特诺斯图·特诺斯诺 “因酗酒犯罪失去孩子的双亲会”会长）

旅行者一定对我国报有对无法无天的人持放任态度的想法，如果因此事将他或她以伤害罪的名义逮捕的话，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想为警察的英明决断鼓掌喝彩。我们对酗酒犯罪长久以来都是「喝醉了就算了吧。」的大度，现在该是从根本上对此进行处理的时候了。包括未成年人的饮酒问题在内，今后希望切实加强有关的处罚条例。等自己的孩子出事后再想就太晚了。

新闻工报

（八九三年 鹿月七日）

“市民的发言”专栏

「将仅一步之遥的落选作为跳板」

（伊拉伊·莎布朗 64岁·女·家庭主妇）

前些日子，在贵报的市民版面曾刊登了公开征集一只两个月前在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名字的审查结果。我虽不才但也参加了此次应征，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真有一日千秋之感。

我为了表现在清爽的森林生活的熊猫可爱的样子，就想到了「阿森」这个名字。孩子叫起来也琅琅上口，森林和「阿森」彼此也押韵。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想到这儿，我不禁激动地浑身直颤。

但等到结果发表的时候，我感觉一下子从云端坠到了谷底。本应该一定会得最优秀奖的……却连佳作奖也没有入围……！

根据报道，最优秀奖是「森仔」……和我起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之所以会落选，如果说是因为没有打动感性敏锐的各位最终评委的话我也就彻底死心了。但我怎么也无法接受最优秀奖和我起的「阿森」这个名字如此相像。我参加这种征集活动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但像这回这样，一想到自己的创意离优胜仅一步之遥，更徒生了几分落选的悔恨。

但我不会为此事耿耿于怀的。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就算亲戚朋友给自己泼冷水，我会重新振作精神，将悔恨的心情作为跳板，以新的面貌参加今后的征集活动。

（部分文章经过改动·编辑部）

「开枪就是对恶势力的宣战」

（诺干·赫特内 76岁·男·退休人员）

四日在西区发生的旅行者打伤男子的事件当中，男子和男子双亲要告发认同正当防卫的警方。当我得知此事时觉得他们真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大白天的就酗酒，任意摆弄他人物品，不仅对身为物主的旅行者的警告不予理睬还要施以暴力。对这样一个人很难想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真想问问他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他的。

也许有人要问开枪是不是有意杀人。旅行者在发出警告之后，朝男子的肩部和腿部各只开了一枪。我当了40年的警察，与犯罪者一直斗争在第一线。要让我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意要杀人的话，理所当然应该瞄准头或胸吧。只对开枪这一点加以强调就把旅行者一味地当成恶人来对待是错误的。

我们是不是把「行使更强大力量（比如像开枪）的一方都是坏人」作为一种观念，无视具体状况而妄下结论呢？如果我们自己在现场作为当事人又会怎么做呢？望诸位读者冷静地考虑一下故执笔撰写此文。

「因旅行者的正当防卫联想起往昔的经历」

（受愿匿名 30岁·女·公司职员）

前些日子发生的旅行者的开枪事件让我想起了从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在我15岁那年，走在家附近的时候被醉汉侵犯了。

尽管还是在白天，那个满脸通红、上些年纪的男人突然就将我一把搂住。我惶恐万分也没能喊叫出来。这个男人喷着酒气抚摸了一阵我的身体后，嘴里嘟囔着污言秽语淫笑着离去了。

我一直伫立在那里，几个小时后被来寻找我的母亲发现。母亲哭着立刻带我去了医院并和警察取得了联系。

警察很快将那个男人拘留。我是绝对希望犯人被绳之以法，于是拿出勇气指证道「就是他。」那个男人是这么回答的：「我是知名中学的校长，怎么有理由做这种事呢。如果你再这么污辱我，我就以诽谤罪起诉你和你的双亲」。

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警察无法逮捕他。男人反倒对我们恶言中伤。后来经父亲调查得知，这个人的确是校长，在教育界还是个相当知名的人。

但过了数年当这个人去世以后，我听到了各种传言。据说这个人平时就嗜酒成性，在PTA（家长联合会）的聚谈中就有过好几次口吐脏话的事。

事到如今，对这个已经不在世的人我没有想再去追究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我写的事就是真实的。

我只想说，对于判定这次旅行者属于正当防卫的警方，我将给予最高的评价。另外，在15年前女警安慰痛哭流涕的我的那些和蔼话语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报上就是这么说的，艾鲁梅斯。」

在沙漠的中央有人说道。

他坐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坚实的沙地上。已经藏起半个脸的太阳把天空和沙漠染成了一片橙色。

这个人约摸十来岁左右，留着黑色的短发，大大的眼睛和一张精悍的脸。身穿黑色夹克，腰间系着宽大的皮带。在右腿上挂着一支手持型说服者。

他的手里正举着一份报纸。四周散乱着其它看过的报纸。

在他附近停放着一台摩托车。摩托车上插着一支步枪式说服者，两侧摆放着像是装行李用的大背包。

被称为艾鲁梅斯的摩托车挺高兴地说。

「乘摩托车旅行的枪手吗？奇诺，我怎么总觉得就像在说你的事似的。读了这篇报道的人恐怕会想：『啊，这不就是奇诺吗？』」

被称为奇诺的人苦笑着答道。

「那我可太冤了……我可不会在城里突然就拔枪射击的呀。」

「嗯，说得也是。」

艾鲁梅斯这么说着。在一段沉默之后他问道，

「那报道里的这个他或者她，到底是为什么开枪的呢？」

奇诺痴痴地遥望着正消失在地平线下的太阳说。

「谁知道呢。仅凭这个报道我也不好说什么。也许是个喜好扣动扳机的冷酷无情的变态狂，也许是个在紧要关头采取果断行动的正义英雄。也说不定这两种可能都有。」

「原来如此。……但，奇诺。这些报道里都落下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注意到了吗？」

「？不知道。」

奇诺做出意外的表情，歪了歪脑袋。艾鲁梅斯说得很快。

「是摩托车的自主性。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摩托车的意见什么都没有刊登。这是最令人气愤的。也不详细问问关键人物摩托车的意见，这能算什么公正的报道。喊。」

艾鲁梅斯嘀嘀咕咕地愤慨了好一阵。这时，天空的色调已经由橙色转为了紫色。不一会儿，星星变得多了起来。

奇诺从行李里取出毛毯铺在沙地上，披着外套站在艾鲁梅斯旁边。他将说服者拿在手里，确认已经装填好了子弹，又用望远镜朝周围观望了好几次，最后用双脚支架将望远镜立在毛毯旁边。

「可你干嘛拿这种报道过来啊？」

冷不丁，艾鲁梅斯像刚想起似的问道。

「是我要来的旧报纸上面刚好登的消息。……为了干这个用。」

奇诺说着将报纸一张张分开，像拧抹布似的拧成一股，然后将拧成棒状的报纸在沙地上摆成一圈。

「在附近没有柴火的时候这可以救急哦。把报纸拧起来燃烧得会更充分。」

奇诺用鞋底划着了火柴，在报纸上引完火后说。

「管它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

若干星星点缀着的夜色浓厚的天空笼罩着漆黑的大地，在那里摇曳着一处微弱的光亮。



第五话

「画的故事」

—Happiness—

（—幸福感—）



第五話

「画的故事」

— Happiness —



「是幅不错的作品吧。」

旅行者正在旅店的大堂里仰望一幅油画。陪同站在旁边的旅店老板向旅行者搭讪道。画的内容是战场上的坦克。描写的是坦克和敌人对射，不少敌兵被炸飞的场面。

旅行者向老板询问。

「在这个国家看到不少这名画坦克的画家的作品。就那么受欢迎吗？」

老板就像在等奇诺这么发问似的点了几次头，故弄玄虚地答道。

「十年前，在这个国家由于无聊的民族对立引发了争端。左右近邻间可悲的自相残杀持续了四年零六个月。后来，我们都感到了争斗的空虚。」

「……。那和这画的关系是……？」

「画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这个国家的每个国民都厌恶战争。当看到这个画家的画，看到描写战场情景的画时，就勾起我们对战争的空虚和悲伤之情，令我们重新燃起反战的决心，所以很多人都把这画悬挂起来。」

「原来是这样。」

「这个画家一年前像彗星一样出现。他只画战场上的坦克。可都是些了不起的作品呦。现在他已经不单纯是个很卖得开的画家了，他是和平象征的创造者，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代言人……旅行者，你去过议事堂了吗？」

一进气派的石筑议事堂就是个相当宽广的大厅。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框。画的是在大草原的激烈战斗场面，当然少不了坦克。在画框的下面还有个镌刻着字的石牌。

「看吧！从燃烧的坦克舱盖里探出的死者的臂膀永远都指向天空。那就是我们从教训中学到的，我们一直所向往的高尚的地方——名为和平的天空！」

「是幅不错的画吧。下面的这些字可是现任议长亲笔题写的哦。」

一个上了些年纪的男子和正在观赏绘画的旅行者搭讪。经他自我介绍，他是个小学校长，自己所在的学校刚刚购入了这名画家画的坦克的画。

「我认为把画装饰在学校里，可以让孩子们懂得战争的恐怖。有坦克就有战争，战争是痛苦的，决不是什么威风的事。孩子们将逐渐领悟这些道理。这是比任何教科书都更直观的教材。虽然价格不菲，我一咬牙也就买下来了，还是物有所值的……旅行者，你看过画集了吗？」

一进书店，画集在最显眼的位置堆成了山。就在旅行者看着的时候又卖出了一册。

在画集的缎带上写着：「画中传达的意念在画布上痛苦地呻吟着。所有国民必看的画集！」

旅行者将画集拿在手里翻看着。

依然都是些坦克的画。在其中一幅上还付着持有者的批注。

「被履带践踏又无能为力而夭折的黄色花朵代表着在前线的那些无名士兵。」

被称为是研究这名画家的第一人，美术馆馆长的评论也登在上面。

「——总是以坦克为主题，这也就是他的画所值得评论的最重要的地方。坦克拥有大炮的强大攻击力和装甲的坚固防御力，但尽管如此在战场上还是轻易就会被摧毁。画中的坦克就是在隐喻人类精神的顽强与脆弱。就是——」

旅行者啪嗒一声合上画集，想起了刚才旅店老板湿润着眼睛着重强调过的话。老板是这么说的。

「优秀的艺术里有股强大的力量。它会比任何学者的论文，任何政治家的演说都更充分地向我们表达很多东西。这幅作品就是这样。我很想知道，等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到那时我看这幅作品又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这种情结和这幅画我都会永远珍藏的。」

入境后第三天的早晨。奇诺照例在黎明时分起了床。

「早上好，艾鲁梅斯。」

奇诺在被称为艾鲁梅斯的摩托车上装好行李，离开了旅店。

摩托车行驶在清晨无人的镇子里。当来到农田错落有致的郊外时，奇诺发现了一个在路旁的椅子上发呆的青年，于是减慢了速度。

「呀，真是台少见的摩托车啊。你是旅行的人吗？」

青年搭话过来。奇诺停住艾鲁梅斯，关了引擎。

「是的。我现在正准备离境。」

「这位大哥，你在那里做什么呢？」

艾鲁梅斯问。

「我是个画家。正在构思新的画。清晨在外面的感觉更清爽些。」

在青年画家的椅子旁边放着折叠式的画架，大大的画布和蹭着颜料的背包。

「嘿。你画的画卖得好吗？」

「嗯。最近我的画被装饰得到处都是。前一阵子我去了议事堂，在那里也有。」

「莫非，是坦克的画？」

艾鲁梅斯第三次问道。

「没错。你们也看过了？」

画家说着。奇诺点点头。

「是的。我们在那里拜见过了。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什么事呀？」

「为什么你要画坦克和战场呢？」

奇诺问道。

「问得好！」

画家露出笑容说着。他高兴的说，

「我很喜欢坦克！所以我只画坦克的画！你看坦克多威风呀。厚重的装甲加上强有力的主炮！还有所向披靡的履带！简直就是陆地战的王者！」

奇诺缓缓微笑了一下。

画家接着说：

「画在战场大显神威的坦克是我最喜欢的。画的也净是这方面的内容。后来我就试着把画拿到了一家画廊。居然很畅销，这让我吓了一跳。我还什么都没说，就被告知什么『这是为了不再犯愚蠢的错误』之类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随随便便就给我的画定了相当高的价码。作为我当然高兴了。能吃到各种好吃的东西，还能买很多的画具。而且，也能从早到晚地画画了。」

「听起来挺不错的哦。」

艾鲁梅斯说完，画家点了好几次头。

「当然不错了！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对了，旅行者，其他国家是不是有更帅气，性能更好的各种坦克呢。像什么水陆两用坦克啦，多炮塔坦克啦。听说还有能贯穿任何装甲的劣化铀穿甲弹，连反应炸药装甲也不在话下的二段炸裂弹头什么的。真想亲眼看看啊。一定很了不得吧。」

画家一脸向往的神情望着晴朗的天空好一会儿，然后像突然萌发了灵感似的。

「啊……这么一想就更想画坦克了。我有好构思了。这次就画无炮塔的坦克。炮身固定在车体上，由油压轴承制动来瞄准，用铲土装置挖个洞埋伏起来偷击敌人。它就像块岩石一样静静地等待。愚蠢的敌人慢吞吞地来啦。好了，该是105厘米的重炮吼叫的时候了。一击必杀的首次发射命中敌军！敌人的装甲车瞬间被烈火所包围，可憎的敌人全身燃着火翻滚着！漂亮！敌人部队全军覆没！……嘿！帅呆了！这次就这么画！肯定是幅佳作！」

画家握着双拳周身直颤。

然后，他利索地支起画架，立好了画布。

「好了，咱们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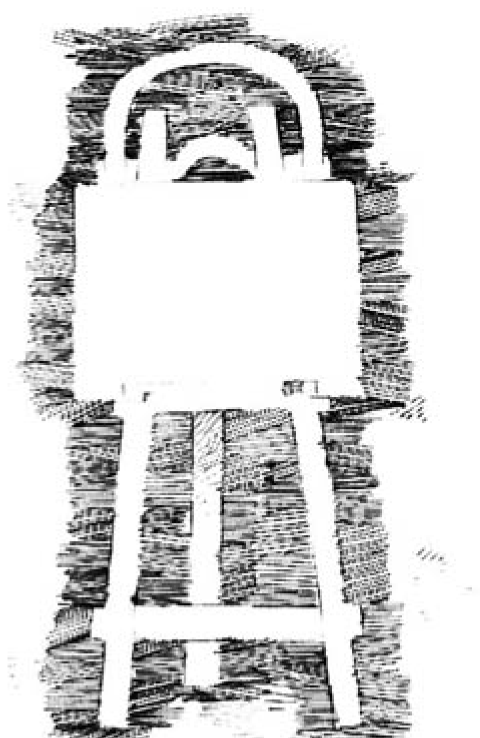
奇诺发动了艾鲁梅斯的引擎，向正在调色板上挤颜料的青年道别。

「多保重，希望你画出幅好画来。」

「谢谢。你们也多保重，望旅途平安！」

画家微笑着答道。

随后，摩托车离去了，画家画起坦克来。



第六话

「归乡」

—"She" is Waiting For You.—

(—“她”在等着你—)


第六話
「帰郷」
— "She" is Waiting For You. —



我回来了。

透过郁郁葱葱的森林看到的对面那个灰色建筑就是我出生并曾生活了15年的那个国家的城墙。树木避开清流而生，让我能看清在城顶的瞭望楼的形状。不会错的。

五年不见的城郭和我记忆里的是一个样子。我就像在做梦一样痴痴地眺望着眼前的景象许久。

然后，我重整沉重的行李，朝着自己故乡的方向，沿着河流走了下去。

再过一会儿，在太阳下山之前就会到达城门前吧。

我没有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母亲靠在家做果酱卖来维持生计。她做的果酱很受欢迎。因此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为贫困而潦倒过。

儿时的我觉得这个国家虽和平，但同时也相当的无聊。为了栽种农作物，每年总在重复同样的事的生活和每天总是同样煮着水果的母亲的样子如出一辙。

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真正想当冒险家。离开这个国家，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天都有值得兴奋的事和新的发现。这才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终于我决定在十五岁生日时离开这里。

母亲理所当然是猛烈反对。

「出生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生活是最合适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尽管母亲这么说，我自然是满不在乎。虽然对苦心将自己抚养长大的母亲多少有些歉意，但我一心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除了母亲，阻止我的还有一个人。图图。

图图是个比我小五岁的女孩子，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收养来的。因为她死去的母亲是我母亲的至交。

图图是个安静好思考的女孩，很不善于和人说话，总是尽量和他人避开，所以也没有去过学校。

在这期间，图图就从母亲那里学习制做果酱，她的手艺进步得很快。后来就一直帮母亲的忙。

「和不中用的你相比，这姑娘真是帮大忙了。我死了以后，就让她来继承我的手艺和这个店，你就当这个店的保镖。要是能这样该多好。休巴尔茨。」

有了图图，轻松不少的母亲半开玩笑地这么说。

不久图图和我熟了，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人经常一起玩。

最常玩的是打枪游戏。我拿着水枪埋伏起来等图图，边这么说着边突然跳出来。

「躲不开就打到你！躲得开就给奖品！」

如果准确命中的话就算我赢，图图要是及时避开就算她赢。

在一开始一直是我赢，总是把图图浇得湿淋淋的。但后来图图逐渐知道了我会藏在什么地方，在我冲出来喊口号之前，图图就已经闪身避开了。于是乎我就根本没了赢的机会。看到我懊悔得不得了的样子，图图总是笑得很开心。

「为什么您要走呢？我不希望休巴尔茨大人离开，我想您一直留在这儿和我们一起生活。」

听图图这么讲，被图图这么注视的时候，比听母亲的劝告还令我难下决心。

那时的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喜欢这个仰慕自己的少女。

但我还是按照自己决定好的，在十五岁生日那天的早晨出发了。对于留下的东西：这个国家、母亲、特别是图图，我都尽量不去想。

图图最后对我是这么说的。

「您一定要回来。休巴尔茨大人一定要回来。我会永远在这里等您回来……」

我弃家出行，可结果没有一件事是和我原来想的一样的。并没有以前曾痴痴梦想过的那种充满兴奋和冒险的日子，哪里也没有。

最初到达的国家正赶上严重的干旱，工作就只有极为繁重的农活。但尽管如此，为了挣出今后的旅费，我在那里呆了一年。

我去的下一个国家正在征兵备战。我想立战功当英雄就报名参了军。可我做的事仅仅是一个劲儿地搬运行李。而且战争到最后也没打起来。我被告知自己已经不需要了，拿了报酬后就被轰出了国。

后来在我居住的国家正时兴挖宝石。我也心血来潮参加了进去，但既没知识也没经验的我能做的只是在包工头手底下当打杂的。每天都要在危险的洞穴里工作。就算挖到了宝石的原石那也不是我的东西。这份工作我干到一开春就辞了。

在最后的那个国家，我做了监狱的看守，因为刚好有空出来的职位。但尽管如此这里实在是太闲了。犯人都是些老实的家伙，根本没考虑过越狱。我最后无聊至极，逮了个空子从那里溜出来了。逃跑的不是犯人而是看守，这恐怕是前所未闻的事吧。

后来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事做，漫无目的地四处彷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呆不了多久，也没有自己想干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在森林里或是海边、湖畔为寻找食物而尽心竭力。

下决心回故乡是在这种生活持续了半年以上的时候。

看到城墙后我加快了步伐，就在它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很清晰地听到有动物激起的水声。

由于草木繁茂看得不是很清楚，水声似乎是从我前进的方向，从故乡的方向传来的。我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左轮，轻手轻脚地离开河岸迂回前行。在远处河里的那个，是人。是个在对岸的浅滩处，只穿着内衣洗浴的少女。约摸十五岁左右，瘦削的身材，黑色的短发。我很快就认出来了，她就是图图。

图图似乎并没有发现我。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眺望着她的样子——。

要承认自己是错的真是件很令人头痛的事。

在四处彷徨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为了不可实现的梦想而离家出走的我实际上是错了，但我不想承认。

但就像现在这样眺望着图图的样子时，我不禁苦笑起来，很自然地承认了这一点。换言之，我真是个大笨蛋，母亲和图图是对的。

无论任何国家，出生成长在那里的人们都在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生活，并从中发掘到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意义。而从前的我却曾一度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极为平凡，无聊之至的。

现在，这种生活对我是那么得富有魅力。和图图一起，每天做果酱、卖果酱过日子。这才是理所应当同时也是无与伦比的生活。要是为了明白这一点而有必要的话，如果为了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傻瓜而有必要的话，那这五年的时间就不算白费。

我现在有几件想做的事。

首先就是向母亲和图图道歉。让她们担心是我不好，向她们说对不起，并由衷地表示歉意。

今后有必要格外认真地牢记制作果酱的工作。图图也许像母亲那样为了不失果酱的味道，每天辛勤地劳作着吧。我将比任何人都更加呵护她。房子要是老旧了，我就去烧制砖瓦加以修缮。去上山砍柴也好，劈柴也好，这将是我今后每天的工作。

但在此之前我要做的是，告诉图图：我平安地回来了。

我把左轮弹仓里的九发子弹和弹仓中央的一发散弹都取了出来，装进了口袋里。为了不让图图发现，我悄悄地分开草木接近过去。

图图洗浴完毕，转过身，伸手去够叠起来的衣服。我从对岸的树丛里举着空镗的左轮跳了出来。最开始要说的话还是照老样子：

「躲不开就打到你！躲得开就给奖品！」

「躲不开……」

刚说到这儿，突然我觉得胸部好像被谁用力捶了一下。与此同时，我看到图图转过脸来，右手径直朝我伸过来。那手不知为何被一团白色暮霭包围着。不可思议的是，我什么也听不到。

接下来的一瞬，我的视野一下子暗了下来。

怎么了？ 我什么也
我 不 为
怪
图图。
哎？

奇诺从叠着的衣物下的枪套里拔出了手持型说服者，回身就是一枪。这是一支枪管呈八角形，大口径的左轮。奇诺称之为『加农』。

子弹准确无误地射穿了男子的胸，打透了心脏。第二枪从男子嘴里经上颚直打进脑子里。

两枪间隔很短，森林里几乎只响起了一声轰鸣，惊飞了一小群鸟儿。

男子保持着瞄准奇诺的样子死了，尸体倒在河水中时激起了一大片水花。

奇诺擦拭了身体，穿上了衣服。他套好裤子，蹬上鞋，在白色衬衫上罩好黑色夹克，束紧腰间的皮带，将『加农』收回右腿的枪套里。

在浅滩附近的树丛里，停着一台满载着行李的摩托车。他大声地问奇诺。

「你没事吧？」

奇诺也大声回答道。

「啊。没被打中。」

「那就好。」

奇诺朝摩托车走过来。

「久等了。艾鲁梅斯。」

被称为艾鲁梅斯的摩托车讶异地说。

「是不是劫道的呀。但怎么会只有一个人，怪哉。」

「我还以为只是个偷窥的人……他突然拿枪指过来吓了我一跳。」

艾鲁梅斯问。

「话说回来，奇诺。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人呢？当然，别人的事我也不好说什么。」

「是要到那里去吧，也许。」

奇诺说完，遥望着灰色的城墙，眯起了双眸。

艾鲁梅斯又问。

「到那儿干嘛？那里不净是死人骨头吗。」

奇诺微微点了点头。

「谁知道呢。」

「所谓国家什么的，归根结底也就那么回事呗。」

艾鲁梅斯用极为平常的语气说着。

奇诺从夹着艾鲁梅斯后轮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木匣。

「啊……流行病就是那个样子。」

「都死绝了吗？」

「几乎是，应该不会错。看那遗骨的样子，似乎已经死了有两年以上了吧。」

艾鲁梅斯表示惊讶似的嗯了一声，而后又喊起来。

「我明白了！奇诺。刚才那个人是盗墓的。就是称为『猎人』、『闯空门』的那种职业。他是看好了那座鬼城的金银财宝，以为奇诺是竞争对手，所以想杀掉你。」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也许不是。」

奇诺从木匣里取出液体火药和子弹，边往『加农』里填装边说道。

当收起木匣的时候，奇诺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和头。用另一手把刘海往后捋了捋。

「是不是剪得太短了？你觉得怎么样？艾鲁梅斯。」

「不挺好的嘛。」

艾鲁梅斯兴味索然地说。奇诺自讨无趣地收起了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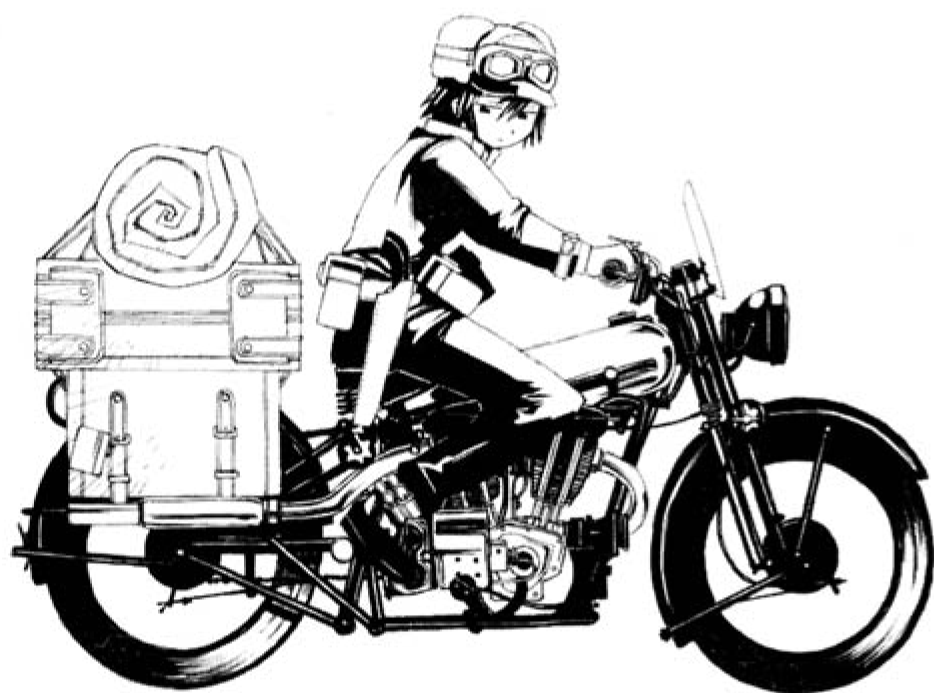
奇诺戴上帽子，罩上风镜，发动了艾鲁梅斯的引擎。

「好啦。咱们走吧，艾鲁梅斯。这次要是能到个有人活着的国家就好了。如果还是个安全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走吧。」

摩托车从森林中驶去。

男子还俯身趴在河里，河水流淌依旧。



第七话

「书之国」

—Nothing Is Written!—

(—什么都没有写！—)


第七話
「本の国」
— Nothing Is Written! —



「身份证，是吗？可我并不是这里的人呀。」

「……？对了！你是旅行者吧。今早我还看到你开着摩托车呢。」

「嗯，没错。」

「说起来，你似乎没有带书来哦。」

「啊？」

「哦，没什么，我说的是这里的事。抱歉。……那好吧，你想借这几本是吗？」

「是的。……可以吗？」

「嗯，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叫奇诺。」

「奇诺。请问您在何处下榻呢？」

「就在街角的旅店，名字是……对不起，我忘掉了。就是蓝色屋顶的那栋。」

「不要紧，我明白的。您准备逗留多久？」

「到后天为止。书我明天来还。」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现在给您做借书卡，请在这里写上您的姓名并签字。住所栏和社会保险号码栏可以空着不填。」

「明白了。……给您。」

「谢谢。现在要进行登录，请稍等。」

「麻烦您。」

「……另外，奇诺先生。能谈谈到目前为止对我国的感想吗？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想，是书吧。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书，这一点让我挺惊讶的。」

「说得没错！在我国，读书可是最盛行的呀。可以说，这里的人们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读书。我虽不清楚其他国家的情况，但就书店和图书馆的数量而言，可不会输给任何地方。」

「也许真是这样。至少在我去过的国家当中，还没有见过如此宏伟的图书馆。」

「奇诺先生。望您在逗留期间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读书会比任何事都更能丰富人生啊。……好了，给您卡。明天早上5点开馆，夜里12点闭馆。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请将书投入正门前的还书箱里。」

「我懂了。多谢——」

「艾鲁梅斯！该醒醒了。」

「嗯？」

「艾鲁梅斯？」

「喔，你要去拍电报啊。知道了。」

「……你睡迷糊啦，哎，醒醒。」

「啊？嗯。……是奇诺呀。」

「该回旅店了，艾鲁梅斯。天要黑了。」

「总算完事了吗……你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装上来了？买炸药去了？」

「我借了几本书。」

「啊？」

「我打算睡前在旅店房间里读读。」

「还要读啊？奇诺，从一大早你不就一直呆在图书馆了吗？」

「嗯，偶尔这样不也挺好嘛。说不定明天也是如此哦。」

「……」

「艾鲁梅斯也一起如何？」

「……摩托车既飞不起来也用不着读书。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哼——」

「早啊，奇诺。你总能在同样的时间醒来，钟点卡得这么准，多少让我有点佩服哦。」

「早上好，真是少见啊。艾鲁梅斯会和我一同起床。」

「也没什么啦，只是昨天午睡得太好，夜里没睡而已。况且今天中午说不定还能睡个好觉。」

「原来如此……哎，艾鲁梅斯，我说梦话了吗？昨夜做了个怪梦。」

「嘿，奇诺会做梦，这可太稀奇了。什么梦？趁你还没忘快跟我说说，没听你说什么梦话呀。」

「嗯……我在一个漆黑而又明亮，不知该往何处走又不知该如何做的空间里徘徊。既不知未来也不知过去。后来，不知怎的，我总是被一只白狼追逐着。有个很像我的人偷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在我身边总是有一位红眼睛的魔女陪伴，为我疗伤，有时还给我唱悦耳的摇篮曲。」

「……」

「在好一段日子里，我和魔女在路边的露天咖啡馆里喝喝茶呀，或是在雪中安静地散散步。但是，来了一个孩子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魔女打了他。那孩子死掉了。第二天，魔女的头不见了，令我悲伤不已。这时，白狼变成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她对我说：跟我来！我便无可奈何地跟了过去。」

「……。奇诺，昨天你究竟读的是什么书？」

「——旅行者，怎么样？」

「？怎么样？您是指什么？」

「就是您刚还回来的书呀。全看完了吧？」

「啊，是……很有意思。」

「还有呢？」

「还有？」

「是呀。总有些别的什么吧。比方说文章好不好呀，登场人物的感情刻画得生不生动呀等等。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相信您会用和本地人不同的眼光来做评价。」

「突然让您这么一问……我还真不好说了。」

「是么……我呀，给了那本书打了69分，当然满分是100。」

「哦……」

「我认为主人公刻画得十分出色，但配角给予主角的影响稍显不足。这一点如果能克服的话，分数肯定还要再高。」

「这样啊……」

「这个作家很注意打斗场面的描写。主人公踢腿时带的风声简直就像响在耳边一样。这一点很不错。但相反，自然描写总是有些凑合，『蓝天，流云』这样的词句在开始部分的一半就出现了13回。这未免令人扫兴。」

「……」

「等等！你说什么呢。这正是这个作家的独到之处。多余的自然描写对他的作品来说是不需要的。看来你还是没读透啊。」

「哦？那你有何高论呢？」

「我给92分！此书是这名作家的杰作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嗬嗬。能说得这么肯定想必是有什么理由了。」

「那，那个……」

「那是自然！栩栩如生的动作场面，这你不是也应该明白吗。但精彩之处并不仅仅如此。为生存而被迫厮杀的主人公的悲哀被作者刻画得才真是令人叫绝。」

「哈，原来你是着眼在这一点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当然了！读不透这一点就没资格谈这个作家。不客气地说，对于那些只是单纯地被打斗描写吸引眼球的读者而言显然是领悟不到的。你所说的关于自然描写云云之辞倒确实如此，这我承认。但在他的其他作品，比如《相会在劳伦河畔》中插入的自然描写又做何解释？」

「哼哼。用《相》来举例，你倒挺会挑的。」

「那我就告辞了……。失陪。」

「作者在孩童时因战乱有过丧父的经历，这你知道吧。在《勃比和柠檬》里，作者借主人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在《沉·浮·沉》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杀戮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令身为格斗家的

女主人公苦恼不已。将包围战斗场面的自然空间简洁地加以体现，这正是为了使人性的可悲显得由内真实，由外简单。我要说的就这些。」

「——就是说，这点在那部作品里——」

「就是印象派作家所追求的称为所谓『真实、道德和中立』东西。在这个纲领之下——」

「——不管怎么说，重要的配角们接连死去，他们——」

「——这正是作为探寻自然起源的方法——」

「——原来如此……。这点我倒和你意见一致。你真是熟读此书了呀。」

「哪里哪里。」

「对了，旅行……哎？不见了。」

「读了《雷鲁特·藤森·罗季季克奈沙雷》吗？肯定超了80分了吧。」

「读了。没说的，我给89分。重要的是第二章在卧室的那一幕。那可是出于对《车轮转不停》的敬仰啊。作者为了使作品更上一层楼，这一幕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实际上他也想写这些。这在《十九号包裹》和他的初期代表作《45岁时重力打破窗子》里也能看出来。」

「喔，能在这部分切入要领，真是佩服。《升压——命运的三岔口》看了吗？」

「当然！很轻易就给了88分。那可是短篇作品里的杰作啊。」

「《克里斯图奈尔奈斯》呢？这可也是不能少的。」

「五年前看的。和《露露特奈尔奈斯》一起。那《拉姆是这么说的》看过吗？」

「啊，当然了。那好，《托莫马·雷蒂亚奇~我的情歌~》呢？」

「这可是那个年代的基本读物啊。我读得很仔细呦。那——」

「——真无聊啊……。嗯？」

「……这么回事啊。这边和这上头是放行李的……。……好嘞，那就——」

「哎，我说，你是偷车的？」

「啊！不、没什么……那个、我……只是——」

「你好啊！」

「哇！」

「嗨！奇诺。回来够快的呀。」

「我在里面都看见了。」

「我……我……」

「小偷先生。向你介绍一下，这个人是奇诺。」

「你好。抱歉吓倒你。这是艾鲁梅斯。如果你打算偷走艾鲁梅斯的话请打消这个念头。这会令我为难的。」

「不，不是。我只想离近看看而已。让你误会了，真是对不起。」

「什么呀。」

「对摩托车感兴趣吗？」

「不……。啊，不是，总之。……只不过我想有了这个就可以旅行什么的。」

「旅行么？」

「嗯。我有兴趣去旅行……」

「可以呀。只要你会驾驶的话。」

「……不行。我不会的。我连自行车都骑不了。失礼了……告辞……」

「啊，请等等。」

「什么事？」

「真是少见。难道说你想离开这个国家吗？」

「呃，嗯。是的。」

「哈，特特特——特别讨厌书是吗？」

「不。我很喜欢书。就这点而言，这里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因为可以读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书。」

「什么呀。」

「你说的没错。我也很喜欢这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旅行呢？」

「……嗯。……奇诺。你有时间吗？能听我讲讲我的故事吗？」

「当然有。我很想听呀。」

「其实，我……一直梦想将来什么时候出版自己的书。我很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被大家欣赏。所以想去旅行。」

「哎？在这里不行吗？」

「是的。」

「为什么？」

「你们不知道也难怪……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想过要自己写些什么东西，所有人都是仅以阅读为乐。所以像出版社，印刷所那样的地方一概没有。」

「那这么多书是……？」

「一年有那么几次，由被称为『书商』的商人四处搜集并批发到这里来。书都是他们带来的，没有一本是写自于这里。」

「喔……」

「我惊……。」

「我……我从儿时起就很喜欢幻想。在头脑里构思各类故事，或是尽情地让登场人物大显身手，总是一个人乐此不疲。比方说在睡前，或是在应该认真听讲的课堂上。」

「可以理解。」

「马马虎虎。」

「读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感受着书中的乐趣，知道吗，这种乐趣有时会瞬间成为我幻想的导火索。我称之为『妄想的狂奔』。思想明明正沿着书中的线索在遨游，突然就像唰地跳到了正在旁边行驶的船上。这时为了急忙转舵，自己幻想的故事就一下子构思出了轮廓，并

陶醉在自己不断充实进来的故事当中。有时会因过于着迷而完全忘记了翻页。」

「我有时也这样。」

「从没有过。」

「渐渐地，我再也不满足于幻想了。我渴望把自己的故事保留下来，通过文字保留下来。并希望有人去读，去了解。盼望能像自己受到感动那样去感动他人，能像自己得到愉悦那样去愉悦他人。」

「原来是这样。」

「……无话可说。」

「这种心情日益增强。所谓『自我』的这个容器的容量是有限的。通过阅读摄取一些东西的同时，也要释放一些东西。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别人写的有趣的书，越读就越想自己也去写些什么。换句话说，就像……当听别人讲什么有趣的故事时，心有不甘地也想把自己知道的故事讲出来一样。也许是出于认为自己的故事才更有趣的这种对抗心理吧，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居然不知道这个故事而感到懊悔的嫉妒心理。亦或许是这两种心态都有也说不定啊。」

「请接着说。」

「我想出自己的书，这就是我的梦想。……可是在这里能说出这种话的只有我自己。也许我是这个国家最古怪的一个人。在众人看来，阅读并评论现成的书籍就已经足够了，干嘛还要专门自己去写不可。所以，有朋友对我说过，『写书？那又能怎么样呢？』」

「……」「……」

「但我已经无可救药，在我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想要写作的冲动。」

「这就是你不畏艰险也要去旅行的原因，是吗？」

「没错！也许我会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抓住机会！也许有人会赏识我的作品，有组织会为我出版的！……可最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旅行。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连自行车也不会骑。」

「……既然如此的话，」

「嗯？」

「既然如此，你也许要永远呆在这里了。如果你肯放弃，说不定会认为只靠读书过一辈子也不错呢。而且要是认为这是自己的命运的话，至少你也不必去冒什么危险了。」

「……说得没错。……一辈子呆在这里。一点点遗忘着自己构思并创作出的一切。……。不，也许连该怎么做都忘得一干二净，就此了结一生——」

「……」「……」

「啊哈哈！有这种可能吧。似乎一下子看到的自己的将来。像走马观花一样，历历在目！」

「就这个样子过日子恐怕也是有可能的呦。」

「是呀！自己的这种人生也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读一本现成的书、欣赏一个编好的故事那样。」

「嗯。」

「但想象也使我明白了。我讨厌过那种生活！自我的命运并不是在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着的！那上面！那上面还是一片空白啊！」

「……」「……」

「谢谢你们听我讲了这么多。我要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一次。」

「说得对。但既不要考虑过头了。也不要光想不做。」

「奇诺说得在理。俗话说『多余的思考等于麦饭石。』」

「啊？」

「……是『等于绊脚石』吧？」

「没错没错——」

「早安，艾鲁梅斯。」

「呵啊啊～～唔，早。……啊？哎？要出发了么？」

「啊。」

「是不是有点早啊。」

「没关系的。早饭也吃了。必要的东西也都备齐了。」

「我不是说这个。还以为你要一直看书看到傍晚呢。」

「不了。读书虽然有趣，但并不代表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啊。这里是个除了书本以外就无聊至极的地方。」

「哦……反正要说走我是欢迎的。今天天儿真不错呀。」

「……行了。离境手续已经完毕。感谢您的逗留。祝您一路平安。」

「谢谢您。」

「谢了。」

「好了，走吧，艾鲁梅斯。」

「好哎——」

「奇诺，好像有什么人呦。在拐角那边，还背着个大行李包。」

「……那是，昨天的那个人。我要停车喽——」

「早上好！奇诺。艾鲁梅斯。」

「早上好。」

「早啊！」

「奇诺，艾鲁梅斯。路在前面就要分开了。在此之前咱们一块儿走可以吗？」

「好啊，艾鲁梅斯你呢？我把引擎关掉了哦？推着你走一会儿吧。」

「嗯，随你。」

「老实说，真没想到会在国外遇到你。」

「是呀。我也吃了一惊。虽说是偶然，很高兴遇见你们……。正如你们所见，我决定出门去旅行了。从今天开始。」

「是吗……。别的人怎么说？」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就说『你在这儿过得‘好好的’，干吗还要考虑这么愚蠢的事？何况想也没用。』，并强行挽留

我。我就说，『我明白了，父亲，母亲。我不会再想这些事了。』，让他们安心，趁早上偷偷溜了出来。」

「你挺能干的啊！」

「『我发的誓纯属虚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就像这样是吧。」

「啊哈哈，你说得没错。刚才走在街上时碰到了排坐在图书馆前看书的朋友们。他们也跟我说。」

「说什么？」

「他们说：『你也许就要走了，但还是这个地方最好。我们会永远呆在这里。你要是改变主意了就回来吧。希望还能见到你。』」

「……哦。」

「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能就在你们的身边、眼前，但我是听不见你们说话的。所以，随便你们说我什么也好，随便你们给我打几分也好，我是没法回答你们的。』」

「……」

「有啥可乐的么？奇诺。」

「没什么。」

「结果，没有一个肯对我说『走好。』的人……。嗨，倒也无所谓。」

「……你打算如何去旅行呢？」

「关于这一点我昨天考虑过了。我虽然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但我注意到远行的方法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我还可以用两条腿走路。况且我还一直擅长滑雪，所以就想尝试着先走出去看看。朝着南方，等到积雪时就用滑雪板，能走到哪里算哪里。这虽然会花些时间，但对我而言已经是最合适不过的方法了。所以。——能到什么地方我还不清楚。也有可能哪里也到不了。」

「嗯……蛮好的。」

「行李真多啊。都装什么了？」

「细长的这个是滑雪板。这个背包可以直接当雪橇用。包里装着简单的换洗衣物，随身干粮。但带得最多的是纸张。有一半是至今为

止写下的东西，剩下的是为今后要写的东西而备的。」

「哦——」

「说服者之类的带了吗？」

「嗯。我挑了家里最轻的一支。就是这个。」

「嘿。奇诺，这个叫什么呀？」

「2340型，配激光瞄准器。这种型号的子弹各处都有卖的。但请记住，弹药就像食物一样，一定要随身携带。还有说服者要调试在随时都能射击的状态，每天都要做部件的维护和清洁。」

「……懂了，我会注意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

「请说。」

「射击的时候不要犹豫。不管对方是可食用或是不可食用的动物。无论何时，要优先考虑的不是其他生物，而是自己的生存。……死人是握不住笔的。」

「……明白了。我会牢记在心。」

「——落叶了。」

「是呀，天就要变冷了吧——」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我要穿过森林往南方走。」

「好吧。……多小心。」

「保重啊。」

「谢谢。……奇诺。」

「怎么了。」

「我虽不知今后会怎么样，但，等到过了冬……兴许我会回我的故乡去。为了振作从前的自己。」

「……蛮好的。」

「多谢你们的关照。见到你们我很高兴。那我就告辞了——」

「走好。」「走好。」

「……！奇诺，艾鲁梅斯……」
「是。」「嗯。」
「我走了！」

「——翻过那座山就顺着往西北方向的路走。然后就能走到一条大路上去。应该是。」
「哦，路怎么走我懂了。……对了，奇诺。」
「嗯？」
「那个人……、会顺利吗？」
「……」
「怎么了？」
「我想不会。」
「为什么？」
「比方说有十来个人下决心要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愿以偿的能有一个人就不错了。所以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
「就概率而言是这样的。」
「……。嗨呀，奇诺，你怎么说起和从前被师父教训过的同样的话来了。」
「是呀。所以嘛——」



第八话

「温柔之国」

—Tomorrow Never Comes—

(—没有明天—)


第八話
「温柔之国」
— Tomorrow Never Comes. —



大地染上了色彩。

群山形成缓缓相连的高地。整个山峰、山谷及山顶全被茂密的森林所掩盖。树叶染上了红与黄，与原本的深绿交织出拼花般的景象。

放眼望去，天空是一片淡淡的蓝，高得仿佛可以穿透穹苍，而且看不到任何云朵。

树叶里的树木纷纷飘下了红叶。

在这其中，有一条路。

土质坚硬的路被落叶整个覆盖住，一连串的弯道及起伏的山坡，则顺着高山表面延伸。

此时有一辆摩托车正在奔驰，落叶随着它驶过而扬起，感觉就像船只掀起的海浪似的，加上这一路上有不少急转弯，因此摩托车慢慢地循着路走。

摩托车的骑士年约十五岁左右，她有双大大的眼睛及精悍的面貌，身上穿着棕色的大衣，长长的下摆则卷在两腿固定住。她戴着有帽沿及耳罩的帽子，为了不让耳罩随风乱飞，所以用防风眼镜的松紧带固定住。

骑士的后坐有个载货架，上面捆着硕大的包包，下面则装有像是挟住后轮的置物箱。

「老实说，艾鲁梅斯。」

骑士边骑车边说：

「我们现在前往的国家，不怎么……不对，应该是说旅行者对它的评价想当不好。」

「是吗？」

名叫艾鲁梅斯的摩托车想当诧异地反问。

「之前我不是有说过，『他们并不爱打交道，而是本来就对外人很冷漠』、『那个国家并没有礼貌这个字眼』、『不管你怎么安慰自己，都不会觉得它是个好地方』、『他们该不会自以为很了不起吧？』等等。」

「…………」

「『总知很不友善，对人也很不耐烦』、『小孩子会对你丢石头』、『只要有旅行者上门就把店关起来，不然就推说东西卖光了』、『只能吃到难吃的食物』、『小心不要被敲竹杠』等等。」

「…………」

「『入境需花上一天的时间』、『可得知旅行者形象有多坏的最佳典范』、『连饭店都不会招待你，因此露宿是最佳选择』、『根本不会去想』、『那种国家还是早点消失的好！』等等。」

「…………」

「我一说想去看看，所有人都拼命阻止我呢！」

骑士淡淡地微笑着说。艾鲁梅斯以相当诧异的口吻问道：

「……这样你还要去吗，奇诺？还有很多可供你自由选择的线路耶！」

那个叫奇诺的骑士笑着回答：

「就是这样我才想去，我对那个被大家批评到一文不值地国家很感兴趣，而且，或许它现在稍微改善也说不定呢！」

「啊？那要是完全没改善呢？」

「那更好，等离境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发牢骚啊！」

奇诺斩钉截铁地说。

「算啦，没关系啦！」

艾鲁梅斯喃喃说道。

不久，道路变成险峻又曲折的羊肠小俓。如果要沿着高山外环往上爬，就得经过连续不断的急转弯。

奇诺往下看，从树木的间隙闲依稀可见刚刚走过的路。

终于，她们来到路的最顶端，奇诺把艾鲁梅斯停了下来。

接下来的路要越过山顶往下走，右侧沿着棱线望去是高耸的山顶，正面则是延展到对面山顶的雄伟U型山谷，在其中有个被灰色城墙包围的国家，看起来相当渺小。

「景色好美哦！」

艾鲁梅斯吐露出他的感想。

「是啊！不过，从这里是看不出这里的居民是怎么样的人的。」

「说的也是，那我们走吧！搞不好它会是个令我们印象深刻，永难忘怀的国家呢！」

艾鲁梅斯开玩笑地说道，奇诺则微笑着说：

「真是那样就好了。」

摩托车开是沿着缓坡下山。

城墙上的城门紧紧地关闭着。而门前则站着数名手持长枪型说服者的士兵，仿佛在等候奇诺他们到来。

奇诺放慢速度说：

「好了，再来就看我们是否能顺利入境了。」

「如果只有你不能进去，那怎么办？」

艾鲁梅斯答道。奇诺让艾鲁梅斯在城门前停下来，她关掉引擎后下车，拿下防风眼镜走向士兵们。他们全都一付凶神恶煞似地看着奇诺跟艾鲁梅斯。

正当奇诺准备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你打算停留几天？」

其中一名士兵突然态度粗暴地问道。

「哇塞，真的如传闻中那样？」

艾鲁梅斯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喃喃说道。

「三天。也就是希望你们能让我停留到后天。」

听到奇诺这么说，士兵们的表情突然松懈下来，彼此相视而笑，接着又缓缓恢复直立不动的姿态，然后全体士兵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向奇诺跟艾鲁梅斯敬礼。一名看似队长的人殷勤地对她们说：

「欢迎来到我们国家！我们衷心欢迎两位的来访。」

「…………」

奇诺吓了一跳，然后脱下帽子说：

「你好，我叫奇诺，这位是艾鲁梅斯。」

看到奇诺回礼，士兵们才终于把敬礼的手放了下来。

「奇诺跟艾鲁梅斯是吗？麻烦你们到这边来。」

队长并没有带奇诺跟艾鲁梅斯到岗哨，而是直接带往城门。奇诺再次诧异地问到：

「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查吗？比如说检查是否有携带危险物品什么的？」

「不需要，只要你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否则那么做是很不礼貌的。」

队长笑眯眯地说道。此时另一个人走进哨岗，并立即把外城门慢慢拉上。

「好了，请进。根据规定，你不能站在城门外。等一下里面会有人下来，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就行了。」

于是，奇诺转身背向恭敬行礼的士兵，推着艾鲁梅斯穿过厚厚的城墙。艾鲁梅斯开口说：

「感觉有点扫兴耶，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不，不可能。」

奇诺如此否定着，而她前方的内城门也开始打开了。

穿过内城门，奇诺跟艾鲁梅斯来到了城镇的街道。

城门前是个广场，那里聚集了几个人。他们以看到奇诺的到来，便开始亲切地对她说欢迎来访之类的话。

就在奇诺跟他们应答的时候，从四处又涌来更多人群，最后奇诺等人便被包围在人群中央。他们全都笑容满面，异口同声地边是欢迎，根本就没有人怒目相视或者对他们丢石头。

艾鲁梅斯用只有奇诺听得到的声音说：

「这是另一个国家！我们一定是走错路了！」

「不可能吧……应该没错啊！」

奇诺对现场的民众说：

「谢谢你们的欢迎，我从来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所以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呃……有件事想请教各位。」

人们像是为了仔细聆听奇诺的话而变得鸦雀无声。奇诺面带稍微紧张的表情，询问哪里有价钱不高，但房间内外有地方可停放艾鲁梅斯，又附带浴室的旅馆。于是他们议论纷纷地讨论这，有人说「那里比较好」，又有人表示「不，这家比较好」。就在这个时候，从人墙后方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我家符合你的条件哟！」

人们让出一条路，一名女孩跑到前面来。是个年约十一、二岁，有着一对大眼睛的短发女孩。

所有人停止议论，注视起这名女孩，而女孩则向眼前的奇诺敬一下礼说：

「你好，旅行者，我叫做『小樱』。」

「你好，我叫奇诺！这是我的伙伴艾鲁梅斯。」

奇诺笑嘻嘻地回答，「你好。」艾鲁梅斯也对她回礼。

小樱直盯着奇诺看，并双手抱拳地问：

「我爸妈就在前面不远处经营旅馆。我想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要不要过去看看？」

奇诺露出诧异的表情，马上又笑眯眯地说：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

「好的，请多多指教。」

听到奇诺跟艾鲁梅斯这么说，小樱露出笑容用力点头。

「好！」

奇诺在小樱的带路下，推着艾鲁梅斯慢慢前进。

途中她还把大衣脱掉，挂在艾鲁梅斯的在货架上。奇诺穿着黑色夹克，腰部系着皮带，她称之为「卡农」的带手操作式掌中说服者，则收在挂在右腿上的枪套里。

「对了，奇诺。」

小樱抬头看着奇诺说道。

「嗯？」

「『奇诺』这名字既简短又响亮，而且很好叫，是个很棒的名字耶！」

「谢谢，我以前也那么认为。」

听到奇诺这么说，小樱路出有点诧异得表情。

「以前？那现在呢？」

奇诺笑了一下，然后低头对小樱说：

「现在也是啊，我仍觉得它是个好名字。不过，小樱。这个名字也很响亮啊，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小樱靦腆地说：

「这是花的名称，是一种盛开在春天，漂亮的粉红色花朵。」

「这样子啊……」

奇诺简短地说道。小樱这次则噘起嘴说：

「可是啊，我朋友都叫我『小鹰』或『鹦鹉』来取笑我，我快被烦死了。」

「……」

看到奇诺遥望远方沉默不语，艾鲁梅斯问到：

「你怎么了？奇诺？」

奇诺马上说：

「没事。」

然后又接着说：

「很难解释。」

不久奇诺她们抵达了旅馆。

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很整洁。一对站在柜台的年轻夫妇向奇诺她们打招呼。

「欢迎欢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外地的客人来光临呢！」

「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是这家旅馆的经营者兼负责人，而且还兼任这附近的导游哦！而我则是最具潜力的实习生。」

小樱如此说道。奇诺笑眯眯地打招呼，并向他们介绍艾鲁梅斯。

「你想住什么样的房间？」

小樱的母亲向奇诺问道，而小樱快速地看过柜台登记簿说：

「一楼那间门很大的房间空着吗？」

母亲点点头。

「就住那间吧！这样艾鲁梅斯要出入也比较方便。」

奇诺跟艾鲁梅斯被带到小樱提议的那个房间。正如小樱所说的，那里的确很方便艾鲁梅斯进出，而且不必改变方向就能直接从另一扇门走出户外，是一件很方便的房间。小樱问奇诺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她回答非常满意。

「马上就要吃午餐了，待会儿请你到餐厅去。在大厅右手边，画有一个大橡树的那扇门就是了。」

「谢谢，我马上就过去。」

小樱离开之后，艾鲁梅斯对着把行李从载货架卸下来的奇诺说：

「我怎么觉得跟过去的传闻大不相同啊？」

「没错，我也吓了一大跳呢！」

艾鲁梅斯稍微降低音量，用正经八百的语气说：

「我说奇诺，这些服务会不会待会儿就全变了样啊？或许就是这种差距，才让旅行者感到极度不满呢？」

「他们会这么有心机吗？……不过，就算真的那样也没关系啦！我先去吃饭，吃完饭后再到街上绕一绕，或许就正如你说的呢！」

奇诺苦笑着说完，便走出房间。

享受过非常可口的午餐之后，得知奇诺想到街上看看，小樱自愿免费当她的向导，奇诺也很感激的接受了她的好意。

奇诺卸下挂在艾鲁梅斯后轮左右两侧的置物箱，请小樱去拿个坐垫过来，舖在载货架上，就完成了一个速成的后座。

小樱侧坐在上面，奇诺要她在行进中把手环住她的腰，但是千万不要碰她右腿上的「卡农」。

奇诺第一个请她带路的地点，是能够检查艾鲁梅斯状况的机械工那里。

原本在修理汽车的中年机械工欣然地答应了奇诺的请求。他从头到尾仔细地检查艾鲁梅斯，然后把相当老旧或损坏的零件，及状况不佳的地方全都找出来。

「嗯？这是怎么回事？」

机械工看到艾鲁梅斯引擎旁边少了一颗螺帽，向奇诺问道。

奇诺因为难为情而语焉不详，于是艾鲁梅斯便替她解释：

「是奇诺用说服者打的，她说这样就不会脱落了。」

「开枪打的？」

「因为固定的螺丝帽怎么都拆不下来，奇诺就将说服者减低一些火药量，对着被硬化的锡粉包住的螺丝帽的角角射击。我曾劝过她最好不要这么做的。」

机械工再次面向奇诺，然后用诧异又冰冷的表情说：

「旅行者……你行事的作风很豪迈，不过我实在无法苟同耶！」

「你说得对……真是抱歉。」一听到奇诺这么说，

「大叔，你再多讲她几句啦！」

艾鲁梅斯又半认真地说道。不久机械工用满是油污的脸微笑着说：

「不过应该还是能修啦！旅行者，你就跟小樱到旁边和个茶等我吧！那么要开始动手罗，艾鲁梅斯。」

「一切就有劳你了！」

艾鲁梅斯开心地说道。

奇诺跟小樱则坐在机械工店门口的长板凳上喝茶。头顶着美丽的晴空，和绚的阳光也照在她们身上。

「他是个细心、技术又好的人。很难得看到艾鲁梅斯那么开心地让人家修理哟！」

听到奇诺这么说，小樱抬头看着身边的奇诺，并开心地说：

「太好了。」

奇诺又补了一句。

「而且他还会狠狠训客人呢！」

小樱嘻嘻地笑了起来。

「茶也很好喝呢！」

奇诺刚讲完这句话，

「旅行者，欢迎光临我国！」

镇民从车窗挥着手，笑嘻嘻地从她面前通过。

第二天早上，奇诺在天明时醒来。

她把修理后如新车一般，还在熟睡中的艾鲁梅斯留在房间里，独自来到了旅馆附近的小公园。天空万里无云，而且是个大晴天，耸立在城镇北方的高峰，看起来离这里更近了。

奇诺在那里跟往常一样活动筋骨，从简单的运动到格斗训练，然后利用没有装子弹的「卡农」做了好几次拔枪练习。

就在奇诺擦汗的时候，有位正在慢跑的男子跑向她。他笑嘻嘻地跟奇诺打招呼，奇诺也跟着回礼。男子询问奇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如何？

奇诺很坦白地回答说，很多地方跟她过去所听说的传闻截然不同。听到她这样说，男子苦笑着说「我想也是」。他表示以前真的是很糟。

男子指着「卡农」问奇诺最近是否有帮它彻底维修。奇诺摇摇头，于是男子告诉她南区那边有个技术不错的说服者匠人，可以过去看看。并且在地上画了简单的地图做说明。

奇诺向他道谢，男子说：

「跟你愿意进入这个国家比起来，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哟！」

话一说完，他就笑嘻嘻地挥手道别离去。

「南区的说服者工匠是吗？我知道了，我们就去南区，那里的公园很美哟！」

吃过早餐之后，奇诺询问小樱是否愿意帮她带路，小樱则爽快的答应了。奇诺向她道谢，不过小樱却稍稍认真地说：

「能够满足客人的要求，可是向导的工作。」

跟昨天一样，两人乘着艾鲁梅斯抵达的地方，是靠近南方城墙的一家小店。小樱大声朝里面喊「有没有人在啊！」过不了多久，从里面走出一名个头矮小、秃头、脸色又难看的老人。

「本店今天休息。不，是休到明天。请你们后天再来好吗？」

原本在睡觉的说服者匠人，板着脸孔说道。

此时小樱开口说话了。

「这位奇诺是个旅行者，只待到明天就要离开了。可以请你帮她修理说服者吗？」

说服者匠人路出意外的表情说：

「旅行者？」

小樱点点头，他看了一眼奇诺并粗鲁地问道：

「哪一把？」

于是奇诺从枪套里拔出「卡农」，一时之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接着，铁匠轻挥手指，示意奇诺把说服者拿给他看。拿过来之后，他依然板着脸孔反复检视。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着：「天哪！」

「……好，我知道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帮你把它大修一番。」

说服者匠人并催促奇诺拿出其他的零件。奇诺道谢些之后，就把「卡农」的预备零件跟几个空枪管交给了他。

「它似乎有点走样了，我会从骨架调查的。必要的话还会把零件换掉，所以可能会花点时间。大概要中午过后吧？你们可以先去公园逛逛，那里正举办庆典哦！」

说服者匠人说着，从挂在墙上的几把说服者里面挑了一把，那是点45口径的联动式击发左轮枪，也把装在半月形弹夹上的子弹递给了她。

「这是代用品，虽然在这个国家用不上，你还是暂时佩在身上充个数吧！」

旅行者跟摩托车及女孩道完谢便走出了店外。而老人看着刚刚接手的掌中说服者，然后在空无一人的店里小声说道：

「惊人……真的很惊人，活得久果然有价值呢！」

距离那家店不远处有一座大公园。里面除了有森林的树木之外，还有水质干净的沼泽跟水池，还有几栋木造的简单房子，供小孩子在里面玩耍。

公园的一角有个露天剧场！人们全聚集在那里。

奇诺、艾鲁梅斯以及小樱到达那里的时候，舞台剧早就上演了。小樱跟奇诺她们解释说，这个舞台剧是由市民们演出，籍以教导孩子们了解国家历史的。

奇诺表示自己对历史很有兴趣，小樱就跟她说：「那我们过去欣赏吧！」

她们俩和摩托车就排在人潮的最后方。结果人潮中有个人认出奇诺是个旅行者，便表示愿意让她挤到前面看。接着又有一个人如法炮制，后来另一个人也笑嘻嘻地让出位子。结果奇诺她们跟好几个人道过谢之后，就在观众席视野最好的地方观赏。

奇诺有点不好意思地坐在位子上，艾鲁梅斯则是用脚架立着停放在她身旁。舞台剧早已开始。正当奇诺设法融入剧情的时候，舞台旁负责解说的男子突然说：

「暂停一下。请暂停！……对不起。不过请暂停一下！坐在那边的，该不会是昨天入境的旅行者吧？」

舞臺上下的人全都望着奇诺。小樱马上站起来说：

「没错！她刚刚说想看舞台剧！所以我就带她来看了！」

小樱这么一回答，周遭的大人们马上响起一阵欢呼，而且自然而然地拍起手来，就连舞台上的演员也跟着拍手，还用手指吹口哨。解说员说：

「在场的各位，不知我这个提议如何？本剧刚开始没多久，可否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旅行者她们从头再演一次呢？」

惊讶不已的奇诺跟艾鲁梅斯四周纷纷响起「没问题！」「好主意！」的回答。然后大家又开始鼓掌。一名年轻女子站起来说：

「这次大家要仔细看好我儿子的演技哟！他是演从左边算来的第三棵树！」

他大声喊着，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而奇诺也站起来环顾四周，向大家鞠躬致谢。

「好——就这么决定！」

解说员一说完，舞台上便开始准备重新演出。奇诺又坐回板凳上。

「我吓了一跳耶！」

奇诺看着小樱说道。

「我也一样。」

艾鲁梅斯也说道。

「欢迎来到我们国家！」

小樱满脸笑容地说道，而舞台剧也正式开始了。

这出舞台剧是描写这个国家的创立过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有一群遭受迫害的人，他们曾逃到无数个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肯收留他们。

经过漫长的颠沛流离，他们终于迷失在深邃的森林里。

可是大自然的恩惠却拯救了这群饱受饥饿的人们，而且森林并没有厌恶他们的人民，于是他们决定把这里当作永久定居地，并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之后，岁月不断流逝。

「然后，我现在就在这个国家里，站在这个过程的最前端。」

在观众的掌声中，小樱喃喃自语地说道。

「旅行者，请务必跟我们一起用午餐。」

由于这个要求的人们太多，让奇诺他们感到相当困扰。到最后不得不参加舞台剧演员的庆功宴。

大家聚在公园里烤肉，奇诺询问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结果就让她负责生火。奇诺不一会儿就把火生好了，接下来则是负责烤肉。她靦腆地穿上大家递给她的围裙，然后大显身手地烤着几十串烤肉。

艾鲁梅斯看着奇诺说道：

「你挺开心的嘛！」

宴会结束之后，奇诺一行人在公园绕了一圈，然后又回去说服者匠人的店。

「修好了哟！」

说服者匠人抬起头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且从座台上伸手拿起用布包着的「卡农」。他用眼角布满皱纹的蓝眼看着奇诺，同时把包在布里的「卡农」的枪托对着奇诺交给她。

「这是一把很棒的说服者，要好好珍惜它。」

「谢谢你。」

奇诺收下之后，不断地拉击铁扣扳机做确认，这时候她的神情也开始有些变化。

「太神奇了……状况比我刚拿到它的时候还要好。」

「是吗？」

说服者匠人口气粗鲁地说道。

「非常谢谢你，请问费用是多少呢？」

「不需要。」

「咦？」

说服者匠人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抬起头询问奇诺。

「你是说服者的有段者吧？」

「嗯，是的。」

「有件事想请问你一下……」

「请说。」

「以前我教的学徒里，有个自称是『师傅』的人，是个有着神技般枪法的段位持有者。我这个学徒虽然是个旅行者，可是所到之处都会惹麻烦，也因为枪法太好而引人侧目，在许多国家不是遭到仇视，就是倍受感激……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只是说这个人如果还活着，年纪应该也蛮大了。」

「……」

「旅行者，你认识那个人吗？」

奇诺看了一眼「卡农」，把它收进枪套里。然后直视着说服者匠人说：

「不，不认识。」

说服者匠人微笑着说道：

「我知道了，谢谢。我不收你钱，还有……」

坐在椅子上的他转了个身，拿起一只放在桌上的木箱交给奇诺。

「请你打开来看看。」

「？」

奇诺打开木箱，里面放着一把掌中说服者。

是一把细长的点22口径自动手枪，下方还有调整重量的砝码，枪管还是正方形的。

这把枪感觉像是左撇子用的，保险、滑套锁、弹匣扣都位于左侧。木箱里有预备的弹匣跟零件。口琴形状的灭音器、使用灭音器时的滑套锁、专用清枪工具、枪套等等一应俱全。

「好棒的一把枪，这种型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奇诺如此说道，说服者匠人也点头说：

「它诞生的当时被称之为『森之人』，堪称是点22口径代表型的掌中说服者。」

「哦~那它很贵重耶！」

奇诺感慨万千地把木箱还给说服者匠人，对方却小声的说：

「我希望你能够使用它，请收下。」

奇诺惊讶地抬起头来，老人静静地说：

「我以前旅行的时候，一直把它佩在腰际。它也保护过我好几次。不过我已经几十年没用它了，毕竟我年纪大了，也无法出去旅行……那家伙还可以用，让它跟着我一起腐朽实在太可惜了，我希望能让它再跟过去一样，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是吗……可是……」

「你愿意收下吧？」

「这……」

「你应该会收下吧？」

「……我……」

「你会收下它吧？」

「……我知道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听到奇诺这么说，说服者匠人露出仿佛赌博赌赢了钱似的笑容。接着他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

「很好！这样才对！跟我来，我教你怎么使用它，也顺便帮你调整枪套跟枪托。走吧！」

然后老人突然硬拉着奇诺，往店里面挂有「试射室」招牌的地方走去。

店里头只留下目瞪口呆的小樱跟艾鲁梅斯。

「我先打电话回柜台说我们会晚点回去。」

说完，小樱就到附近的店家借电话，奇诺跟艾鲁梅斯则在街道的一角等待。此时已是傍晚时分，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小。

「想不到他竟然会要我练习那么多枪。」

喃喃自语的奇诺，手上那着装有那只木箱的袋子。

说服者匠人规定奇诺必须练习三百发子弹左右才准离开。而他则利用这段时间帮忙改造枪套，让它能够挂在皮带后面。最后奇诺离开店里的时候，他带着非常满意的表情目送他们离开。

「不错嘛，但我可就闲的要命了！」

艾鲁梅斯语带讽刺地说。

「抱歉让你等那么久，不过这次不是我害的哦！」

「知道啦！」

奇诺轻轻拿起袋子问：

「这个该怎么办？」

「你就用啊，难得人家那么好意送你。」

「你说的还真简单，要是被师傅看到我佩戴点22口径的自动式手枪，你猜师傅会说什么？」

「什么也不会说，直接开枪打你。」

「……」

「你怕被师傅看到对吧？别被看到不就得了？」

艾鲁梅斯若无其事的说道，奇诺则说：

「我总觉得自己老是被那个人看透耶！」

「真同情你的遭遇……话说回来，你干嘛要说不认识师傅呢？」

艾鲁梅斯问道。奇诺老实地回答：

「师傅曾交待过，如果将来有人问起的时候，我就得那么回答……」

「喔～原来如此，师傅有考虑到你的安全啊！」

艾鲁梅斯钦佩地说道，而奇诺则纳闷地自言自语：

「师傅以前到底干过什么事情啊？」

小樱回来了。

「奇诺，妈妈说她会晚一点准备晚餐。」

「谢谢，那我们回去吧！」

正当奇诺准备发动艾鲁梅斯的引擎时，

「请等一下。」

小樱说道。

「奇诺、艾鲁梅斯，在回去之前，我想再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而且那里只有这时候才能去，可以吗？」

「我是无所谓啦，艾鲁梅斯呢？」

「没关系，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啊？」

艾鲁梅斯问道，小樱只回答：

「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好棒哦！」「真漂亮——」

门一打开，奇诺跟艾鲁梅斯同时发出一阵感叹。在小樱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城墙的工寮，并搭乘搬运货物用的电梯上去。这下她们来到了城墙的最顶端。

眼前一片红色。

刚刚西下的太阳把天空染得一片火红，一片浓郁但又看似透明的红。

在这里还可清楚看到远处相连的山峰曲线，以及棱线背后的天空。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曾想过如果哪天有观光客来的话，一定要带他们来这里，而奇诺你是第一个来的呢！」

「这真是莫大的光荣。」

奇诺说着，把艾鲁梅斯的脚架立了起来。

两个人跟一辆摩托车就这么驻足欣赏了艳红的晚霞好一阵子。

突然间，小樱说道：

「我将来想继承爸爸妈妈的事业，当个了不起的旅馆负责人跟向导……这梦想不晓得能不能实现？」

「可以的。不，其实你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向导了！这两天来我玩的非常开心呢！」

奇诺笑着说道。

「我也有同感。像你这么棒的向导，跟这么棒的国家好速配哦！」

艾鲁梅斯装模作样地说道。小樱略带惊讶，然后靦腆地说：

「呵呵，奇诺、艾鲁梅斯，谢谢你们的夸奖。」

奇诺坐在城墙上抬头看着小樱。

小樱则眺望着夕阳，缓缓说道：

「我很希望能多知道一些事情，让自己成为更了不起的向导。也希望能有更多旅行者造访我的国家，并且让他们带着这辈子永难忘怀的美好回忆离开。」

然后这个少女面带天真的笑容，看着坐在城墙上的奇诺说：

「能够以这种方式助人，应该很棒吧？」

奇诺微笑地抬头看着小樱，然后点了好几次头说：

「嗯，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呢！」

说完再度把目光移向火红的天空。

回到旅馆，奇诺跟小樱一起吃晚餐。艾鲁梅斯则在房间里睡觉。用过可口的餐点后，小樱的母亲送上茶跟蛋糕。她问小樱是否有造成什么麻烦，奇诺说：

「怎么会？不仅没有造成麻烦，我还玩得很开心呢！」

听到奇诺这么说，小樱露出得意的微笑。

此时小樱开口问道：

「对了奇诺，你在外面旅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讨厌的事，或让你难过的事啊？」

奇诺点点头说：

「当然有，偶尔啦！」

「那你曾考虑放弃旅行吗？」

小樱看着正在喝茶的奇诺问道：

「没有，而且我还会继续旅行吧！」

「是因为你觉得那是自己该做的事吗？」

面对小樱的询问，奇诺摇摇头说：

「我觉得那是我想做的事。」

她如此回答。

小樱露出一个满足的微笑，然后举起自己的马克杯喝茶。喝了两口之后，便改变话题问道：

「对了奇诺，你在旅途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真命天子啊？」

奇诺略感到惊讶，但又马上摆出酷酷的表情说：

「没有，很遗憾我并没有遇到过。很多人一看到我挥舞说服者，就逃之夭夭了。」

两人彼此相视，大笑了起来，而小樱工作完毕的双亲也走了进来。坐向小樱身旁。

母亲开口问道：

「我说小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哟！」

「咦？」

小樱惊讶的看者父母。

「你可以像奇诺那样到处旅行，增广见闻。然后再回来当向导，也不错啊。爸爸妈妈是看了奇诺之后，才发现这也是让你学习经验的好方法呢！」

「是吗……？」

「你觉得呢？」

小樱感到有点迷惘，不过她马上笑着摇摇头说：

「不要，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在这里学习，当这里最棒的向导。那正是我的梦想，而且这里也有很了不起的前辈啊！你们说是不是呢，爸爸、妈妈？」

她的父母互看了对方一眼后说道：

「是吗……你这种想法也是不错啦，但是往后你太努力学习的话，搞不好换我们会闲着没事做呢。」

听母亲这么一说，当女儿的小樱马上回答：

「一点也没错！」

然后全家便开心地笑了起来。

奇诺只能在一旁旁观，仿佛这是其他世界发生的事。

隔天，也就是奇诺入境的第三天早上。今天她没像往常在天亮的时候就起床。

太阳早已高挂天空时，艾鲁梅斯醒了过来。他看到奇诺还在床上睡觉，着实吓了一跳。赶紧大声把她叫醒。

醒来的奇诺立刻跳下床，看了看窗外的太阳，随即露出失望的表情。

「奇诺你是怎么了？」

艾鲁梅斯问道，但是奇诺则露出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的表情说：

「好奇怪哦……是我身体出问题了吗？」

她喃喃自语道。

「奇诺，这附近有婚礼，要不要过去看看？」

奇诺吃完比平常还晚吃的早餐后，穿着围裙来收拾碗盘的小樱向她问道。

奇诺马上答应，并回房把艾鲁梅斯牵出来，跟着小樱一起到附近的宗教建筑。因为距离不是很远，所以是推着艾鲁梅斯走过去的。

在祝福的人墙前，站着一对身穿沉稳色系服装的新郎跟新娘。

两人都非常年轻，大约十五岁以上。

「怎么这么年轻就结婚啊？」

艾鲁梅斯如此问道。小樱回答说：

「一般都是过二十岁才结婚的，这的确是难得一见呢！」

新郎新娘手持着大袋子上台。而女性宾客则蜂拥而至地冲到台前。小樱很快的解释说：

「等一下她们俩人会丢出许多小袋子，那里面只有一袋装有一棵树木的种子，而那些袋子的数量是他们希望将来生孩子的人数。传说拿到那颗种子并在明天一早醒来的人，将会是下一个幸福的新娘子呢！」

小樱说着，冲动的准备跑到前面参加。奇诺对她说：

「我也来帮忙找吧？两个人找总比一个人找好。」

小樱惊讶地问道：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我们走。」

于是两人便加入了女性宾客的行列。

「什么嘛！」

正当被撇在一旁的艾鲁梅斯暗暗发牢骚的时候，新郎新娘大叫：

「我们希望生五个孩子！」

然后两人便开始把小袋子抛出去。他们一个一个地丢，台下的女宾客则杀气腾腾的拼命抢。当她们一看到里面没有自己要的东西，就马上扔向其他人旁边。

正当小樱边跟人家推挤边寻找的时候，奇诺拉住她的手，然后把她带离人群外面。

「来，给你。」

奇诺给她的袋子里，装有一颗大大的种子。

「哇！你怎么马上就知道是这一袋？」

小樱惊讶地问道。

「我从以前运气就很好的。」

奇诺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小樱像是很确认似的询问，奇诺说：

「当然可以，只是拿这个答谢你当我们的向导可能不太够。」

小樱用力摇着头说：

「没那回事！我以前从来没捡到过，一直希望有一天能捡到的。谢谢你，奇诺！」

奇诺对紧抱着袋子，一脸感激的小樱说：

「不客气。」

当奇诺一行人回到旅馆时，已经有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门口。他们一看到奇诺，便走上前来敬了个礼。其中一人开口说：

「旅行者，请准备离境吧！」

奇诺稍作考虑之后，从容的问道：

「请问，可以再让我停留一两天吗？」

小樱诧异地抬头仰望奇诺，艾鲁梅斯则大声问她：

「哇！奇、奇诺，你是怎么了？」

「不是啦，我只是不知不觉有那种想法……别那么诧异啦！」

士兵则面不改色地说：

「……遗憾，您入境的时候曾说只停留三天。碍于规定……请您马上准备离开。」

奇诺迫不得已，只好开始准备离境。

她在附近加满燃料，并购买携带粮食。店主人是个绷着脸的中年女性，向她询问价钱时，对方却说每个都不用钱。

「真的没关系吗？」

奇诺惊讶地问道。

「没关系，因为我担心旅行者会误以为我在敲竹杠，所以记得帮我跟其他旅行者打广告哦！请他们买东西务必来我这家店，要是到别家店买，旅途上的运气会变差哟！」

女人说完还眨了眨眼，只是感觉并不可爱。

奇诺她们回到旅馆之后，马上把行李收拾好。小樱跟她父母，以及刚才的士兵都在柜台等着。

「如果要往西露宿的话，山顶那附近的地点还不错。因为往前走一点有落石的危险。而接下来的路线是很陡峭的险峰坡。」

小樱的父亲话一说完，士兵也附和着说：

「嗯，那个地点不错。往下走一段路还有个小沼泽，那里的景色也不错。」

说着便简单地画了张地图给奇诺。

「来，这个给你。」

小樱拿了两包东西交给奇诺。小樱的母亲说：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传统野外粮食，是我跟小樱一起做的。小包的你今天晚上吃，另一包可以当明天的早餐。这可以多放几天的。」

奇诺收下之后，对在场的所有人说：

「非常谢谢你们这三天的招待。」

然后她将手伸向小樱，握着她的小手说道：

「谢谢你，让我留下了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

小樱则用力地回握她的手说：

「不客气。」

西侧的城门前有座广场，堆满行李的艾鲁梅斯跟披着大衣的奇诺就站在那里。然后跟她刚来的时候一样，这次众多的居民则是聚集在此要欢送旅行者离开。

奇诺在最后对着居民说：

「各位，非常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走遍了许多国家，这还是的一次看到这么亲切、又这么好玩的国家。」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微笑，并自然地鼓起掌。

娇小的小樱迅速走上前来，彬彬有礼的向她鞠躬敬礼。

「奇诺及艾鲁梅斯，感谢你们这三天的停留。下次请务必跟你的心上人一起来这里渡蜜月，我会事先帮你们准备好房间的。」

小樱像个有担当的旅馆负责人似的用大人的口吻说道。

奇诺微笑着说：

「会的，我们后会有期。」

这句话让群众响起答谢的欢呼声。

「后会有期了！」

小樱一面说一面挥着小手，奇诺也以笑脸回应。

然后，奇诺推着艾鲁梅斯穿过内城门，就再也没有回头了。

当她来到外城门的时候，奇诺发动了艾鲁梅斯的引擎。士兵们则出来欢送她。

「路上小心。」

士兵们说道，奇诺脱下帽子向他们全体致意。敬完礼后，便让艾鲁梅斯往前行驶。

士兵们则一直挥手向她们道别，直到看不见摩托车为止。

「奇诺，难得你竟然会想停留三天以上？」

艾鲁梅斯一面在森林奔驰，一面对奇诺说。

「是啊，连我自己都很讶异呢！」

奇诺说完又退了一档。然后又继续说：

「不过这样也好，否则再待下去的话，可能会留得更久呢！这样的话，想离境根本就是遥遥无期。」

「……好难得哦，从来没听你说过这种话耶！这该不会是天灾的前兆吧？」

「讲这话很过分哦！」

奇诺轻轻地笑着说道。艾鲁梅斯则略带感慨地说：

「好棒的国家哦！」

奇诺点头赞同。

「真的很开心。」

走了好一会儿，艾鲁梅斯好像想到什么似的说：

「跟传闻截然不同嘛！」

「是啊！」

「怎么会这样呢？」

面对艾鲁梅斯的询问，奇诺如此说道，防风眼镜下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我还蛮在意的，不过到了中间就没想那么多了。」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

「如果其他旅行者问我『那是个怎么样的国家？』，我会这么说，『那里非常亲切，有礼又热情，是个很棒的国家。』」

她们一路前进，在傍晚抵达一座山顶，那正是小樱的父亲与士兵告诉她的地方，奇诺决定在这里露营。

她在艾鲁梅斯跟树木之间拉起绳子，再拉开防水布以防下雨，然后在下面铺上毛毯，把睡袋放在上面。

接着她打开小樱给的小包袱，里面装了烤得有点焦的山鸡肉，奇诺便把它全吃光了。

然后她用从沼泽取来的水泡茶喝，并拿着杯子眺望东方的景色。

此时满月沿着山峰的棱线露出脸来，照亮了微暗的森林大地。从这里依稀看得见远处的地面有些许灯火，那里是小樱的国家。

奇诺轻轻地举起杯子，做出干杯的动作。

喝完茶后，奇诺对艾鲁梅斯说声「接下来就拜托你了」。然后就夹克、靴子也不脱地钻进了防水布下的睡袋里。

当满月升到最高点时。

奇诺在睡袋里醒来，并坐起了身子。艾鲁梅斯问道：

「奇诺？你怎么了？没什么异常的事情哟，这附近也没有动物。天气应该也没问题哟。」

「我睡不着……」

奇诺从睡袋里爬出来，靠向艾鲁梅斯旁边。

「是因为今天比较晚起床的关系吗？」

「不，不是。」

奇诺斩钉截铁地否认，表情则有些僵硬。

「我有种不详的感觉……听到沙石正在剥落似的。」

说着，奇诺从右腿的枪套拔出「卡农」。原本态度轻松的艾鲁梅斯看到她这模样，也以紧张的口吻问道：

「怎、怎么了？」

但是奇诺并没有回答，只是警戒着四周，而艾鲁梅斯也不由得看了看周遭。

天空在月光映照下形成好几层的淡紫色，连位于远方的连绵黑色山形也清晰可见。而东边那一小块地方还有灯火，显示小樱的国家里还有人正在熬夜呢！

艾鲁梅斯对着宛如严阵以待的新兵般的奇诺说：

「没什么特别奇怪的状况呀，会不会是你神经过敏？」

就在他说完话的一瞬间，地面开始微微摇动。而且响起「噗滋」的低沉地鸣。一块黑色团块从耸立于北方的高山半山腰处隆起。仿佛盛夏的积雨云一般，然后不断地膨胀起来。让人感到不对劲的是，月光下方呈现一片浓灰色，而那是从高山表面冒出来的。

当它膨胀到某个程度，便开始依序崩塌滚下落石。而且随着低沉的地鸣，以猛烈的速度沿着斜坡往下窜。就奇诺她们所看到的，是由左往右。

巨大的液体不久就把那一块小小的灯火全吞噬殆尽。

「什么……？那是什么！」

奇诺用「卡农」的枪管指着前方大叫。艾鲁梅斯小声地说：

「如果我没记错，那是火山尘暴。」

「火山……那是什么？」

奇诺回头反问艾鲁梅斯。身上又是绳索又是防水布的艾鲁梅斯，用学者般的口吻说：

「火山尘暴，是熔岩或轻石经高温喷出而沿着高山表面快速向下窜流的现象。是能将一切夷为平地的灾害。」

「……也就是火山碎屑流吗？」

「对，就是那个！」

话一说完，艾鲁梅斯便沉默不语。

火山碎屑流沿着山谷往下流。奇诺看着渐渐消失的地面灯火说：

「我现在到那边能帮上什么忙吗？」

「不能。」

艾鲁梅斯立刻回答。

「……」

「岩浆的温度将近一千度。人类体内的血液会在一瞬间沸腾而休克致死。照这情况看来，他们全都难逃一死，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你去了也是于事无补，不过是送死罢了。」

艾鲁梅斯冷静地对着茫然的奇诺说道。

「……」

在不断回响的低沉地鸣里，奇诺整个人瘫在地上。

不久后，四周恢复了平静。又过了一阵子，当山谷的视野变得更清楚时，月儿已西斜，东方的天空开始逐渐泛白了。奇诺一直握着「卡农」坐在地上，她什么话也没说，艾鲁梅斯也什么都没问。

天完全亮了以后，天空与地面恢复了原来的色彩。只是那个原先存在于山谷中的国家，已经被灰色淹没了。

她不发一语地把防水布折好，然后收拾好毛毯跟睡袋。再从行李中掏出另一个大包袱。

「吃完以后……我们就出发吧！」

奇诺说着，便坐在艾鲁梅斯上面把包袱打开，里面放了烤硬的面包跟腌肉。

奇诺静静地把它们全吃光。正准备把包袱的布折好的时候，她看到里面还有一封信跟另一个小包袱。

她把里面的信拿出来，上面写了收信人跟寄信人的名字。

「……是一封信，给我跟艾鲁梅斯的，是小樱她妈妈写的。」

「念一下吧！」

艾鲁梅斯简短地说道。

奇诺在晴朗的天空下念起了这封信。

『给奇诺及艾鲁梅斯——最后一对造访我国的旅行者。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这些人民，大概已经被火山熔岩焚烧，埋没在灰烬下了。

或许你们已经看到那个景象了吧！

我们得知那座山会发生火山爆发，是刚好一个月之前的事。

根据学者的调查，我们也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火山碎屑流将会侵袭我们国家。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那就是要或不要舍弃这个国家。

而我们的答案是继续留下来。

身为旅行者的你，或许觉得这个行动很愚蠢。可是我们在这里生长，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也不懂其他谋生方法。搞不好我们打从一开始就毫无选择的余地呢！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觉得那是一种不幸。

后来我们决定毫无牵挂地努力渡过剩余的日子。我们不诅咒命运，不怨恨、不悲伤，每天过着充实的生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愕然。就在我们即将从这世上消失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竟然只有陌生人，也就是旅行者而已。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就是过去我们国家对外来旅行者的态度非常傲慢。所以我们也很清楚，那样让他们感到相当不愉快。

我们发现再这样下去，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永远只会是言行不礼貌的人民罢了。

于是我们决定，往后如果有人再次踏进本国，将会尽我们所能款待他。希望它能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留下美好的回忆。

讽刺的是，当我们如此决定之后，却没半个旅行者来过。可能是过去不好的传闻所导致的吧！

时光静静地流逝，正当期限只剩下最后三天，而我们也准备放弃的时候。奇诺、艾鲁梅斯你们就出现了。

在此谨代表我国衷心感谢你们的到来。

奇诺、艾鲁梅斯，

感谢你们。

附记：

我正犹豫该不该写出来，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知道。

知道这个真相的，只有十二岁以上具备公民权的国民而已。而火山爆发的隔天……对你来说就是今天，刚好是小樱的十二岁生日。

奇诺，当我看到你跟我女儿感情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曾打算硬把她托付给你照顾。但是昨天她跟我们说想继承家业，当这个国家的向导。如果那真是我女儿的梦想——或许你会怪我们太自私——不过这孩子，我们还是带她一起走好了。

最后，感谢你把这封信看完。』

「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明白了。」

艾鲁梅斯说道。

奇诺拿着信思考了一会儿。不久用低沉的声音喃喃说道：

「自私……他们太自私了。」

艾鲁梅斯静静地说，

「或许吧，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载两个人旅行太勉强了。」

奇诺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里。

然后拿起另一个小包袱。里面折着一张纸跟一个小布袋。那是奇诺在婚礼上送给小樱的布袋。她打开来看，种子仍旧原封不动的在里面。

奇诺连忙把纸张打开，并开始读上面写的内容。

『给奇诺，
这东西……』

此时奇诺没再念下去，她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纸张，艾鲁梅斯催她继续才念下去。

『这东西我拿了也没用，它是属于你的。
路上要小心，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们。
小樱笔』

奇诺叹了一口长长的气，仰望起天空。

她这动作维持了好一阵子。

不久，奇诺慢慢地把信跟袋子收进行李里。

同时她还把说服者匠人送她的木箱拿出来，把里面的枪在腰际皮带后方。

她把小小的子弹塞进弹匣里，把几个弹匣放进包包里，又把其中一个装进「森之人」里，装填完毕便拉上保险，收进枪套里。

枪套只夹住枪管，乍看之下几乎显露在外的「森之人」便被背上了奇诺的背后。

「嗯，很好看哟！」

艾鲁梅斯说道奇诺则不发一语地浅浅微笑。

奇诺披上大衣、戴上帽子，并把防风眼镜挂在脖子上。这时太阳也开始慢慢露出脸来，整座森林呈现一片鲜艳的绿、红及黄色。奇诺眯着眼睛把防风眼镜戴上，因为镜片的反射，难以窥见她的表情。

「真是个不错的国家呢！」

艾鲁梅斯说道。

「没错，我过得很开心。……真的是无可挑剔。」

奇诺跨上艾鲁梅斯说道。

「我们走吧！」

「说得也是。」

奇诺又回头望了一眼，看看那片被涂成灰色的山谷，以及那完全被灰烬掩盖的国家。

然后她开始往前进。

摩托车一离去，那地方又恢复一片寂静。

本篇呢，是《奇诺》中比较催泪的一篇了。不知各位感想如何。

英文标题：Tomorrow Never Comes（没有明天），也可以译作“不要事事都依赖明天”。是个双关。

既是说这个小国的遭遇，也是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对之前没有善待旅行者的懊悔。

——祈者特注

尾 声

「在沙漠深处·上」

—Beginner's Luck·a—

（—新手的好运·a—）

在布满砂砾与岩石的沙漠正中央，奇诺抬头仰望天空，只见天空万里无云。

她低头看这石头砌成的水井，里面是涸干的。

她试着把绑着绳索的杯子垂下去，但是没听到水声，拉起来时整只杯子都是干的。

奇诺愁眉苦脸地摇摇头。

「这跟我当初说的一样嘛！一开始就踫到这种状况，接下来的路哪走得下去。」

用脚架立着的艾鲁梅斯，在身穿衬衫及黑色背心的奇诺背后说道。

奇诺望着深不见底的水井念念有词地说：「该怎么办才好……」

艾鲁梅斯很快地说：

「没别的办法，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们回去师傅哪儿吧！」

奇诺猛摇头拒绝。

「不要。」

「可是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奇诺再次摇头。

「我也知道……但我还是不想回去。」

「真是的，你这个人只要一下定决心，就不愿意改变……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问题是没有水，要旅行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变成人干我是无所谓啦！不过我怎么办呢？我才不想跟你的木乃伊一起被埋葬在沙漠里咧！」

「我也不想变成木乃伊啊……可是……」

「可是什么？」

面对艾鲁梅斯的询问，奇诺张开双手，然后对着水井大吼：

「为什么！为什么会干成这样！」

艾鲁梅斯愣愣地说：

「大概是你平常没有行善积德……或者是神，也就是旅行之神想告诉你，再继续往远方走是不可能的，应该是这样吧！」

奇诺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呼——一大吼全身就热起来，连喉咙也干了。」

「那我们折回去吧？」

艾鲁梅斯冷冷地说道，奇诺却立刻回答：

「不要。」

「……唉，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你能到在有其他人会把我骑走的地方。」

「你这个要求很可能做不到喔！」

奇诺说完，便从包包里掏出绳索。

「你要上吊吗？」

艾鲁梅斯问道。

防水帆布挂在从井口连向艾鲁梅斯的绳索上。奇诺就仰天躺在它的阴影下。

「奇诺，你还没睡吗？不，你还活着吗？」

艾鲁梅斯问道，奇诺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还没睡，也还活着……」

「再不做决定，不觉得不太妙吗？」

「……是没错啦。」

「现在我们只能二选一：利用剩余的水设法回去师傅那里，然后因为我们擅自离开被骂到臭头；或者就是继续待在沙漠的正中央，直到被晒死。」

「两者我都不喜欢。」

奇诺起身，从防水帆布下走出来。

沙漠起了一点风，也开始卷起些许沙尘。

「奇诺，当旅行者最重要的是决断力，无论是菜鸟或老鸟都一样。我没说错吧？」

艾鲁梅斯以沉稳的口气向她训斥道。奇诺并没有回答，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只把大衣披在身上。走出防水帆布后，又把它盖在艾鲁梅斯上面。

「奇诺？」

奇诺微笑着，向视线被蒙住而什么都看不到的艾鲁梅斯说：

「不，艾鲁梅斯，这一定要靠运气。」

「咦？」

「旅行者最需要的，是一种挣扎到最后时能帮助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运气。」

然后在奇诺说完话的那瞬间，水滴「啪嗒」一声打在防水帆布上。然后接二连三「啪！啪啪！」地发出带有节奏感的声响，到最后变成毫不间断的连续拍打声。

雨开始下了。

作者特别附赠外一篇

「画的故事·续」

—Anonymous Pictures—

(—无名的画—)

我是一只狗，名字叫作陆。

我有着又白又长，非常蓬松的毛。虽然我的脸看起来总是在笑，但那不表示我总是很开心，我天生就长得这副德性。

我正在旅行。

其实并不是我在旅行，而是我的主人西兹少爷在做漫无目的的旅行，于是我就一直跟在他身边……所以结果说来也是一样啦！

西兹少爷是个经常穿着绿色毛衣的青年，出身于某国王室。

听说王室跟国民都是既朴实、单纯又脚踏实地的，原本那是个不错的国家。可是在西兹少爷十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却发动政变，将当时的国王跟所有王亲贵族赶尽杀绝，篡夺了国家。侥幸逃出来的西兹少爷发誓要报仇，为了杀死「那个男人」而锻炼自我，所以吃了不少苦头。而我跟西兹少爷就是在那个时候相识的。

经过了一段时间，西兹少爷回到了这个已经完全堕落的祖国。他参加为了争夺市民权的杀人竞赛，想藉由颁发奖牌的机会杀死「那个男人」。不过，西兹少爷当然也会当场丧命。

为此我曾阻止过他，因为就算那么做也无济于事……不过还是没用。

西兹少爷在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打进了总决赛。

「你已经自由了，随便想去哪里都行。这段日子跟你在一起过得很开心，而我将遵从自己的信念做我该做的事——」

西兹少爷在最后对我留下这句潇洒的遗言，他知道不论输赢，自己都死定了。而我只能目送他的背影离去。

然后，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西兹少爷竟然输给了他的对手，一名叫奇诺的年轻旅行者。不过对方的确是厉害，而且她从头到尾都巧妙地阻挡了西兹少爷的攻击，让在一旁观战的我心境也蛮复杂的。

可是，那个旅行者却改变了西兹少爷跟我的命运。因为在比赛的最后，那名旅行者并没有杀了西兹少爷，而是演出了一场流弹事件，杀了「那个男人」。

于是西兹少爷虽然输了比赛，却捡回一命，而且还完成了夙愿。

西兹少爷前往国外寻找那名旅行者，也为她帮忙杀了父亲道谢。而我也诚心感谢她救了西兹少爷一命。对于那名旅行者，我应该会把她当做一辈子的恩人看待。至于跟她在一起的那辆摩托车 ，我倒是非常讨厌……

然后西兹少爷决定浪跡天涯，“直到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为止”，于是今天我们仍在外头流浪。而我，还是陪在他身边。

「竟然有人画战车，好稀奇哦！」

当我们抵达某个国家的饭店大厅时，西兹少爷如此说道。墙壁上挂着一幅大油画，内容是战车的战斗景象。

西兹少爷把行李放在我身旁，那是一只他经常携带的黑色大布包，里面放着他爱用的刀。

西兹少爷跳过沙发，试图再靠近挂画的墙壁。这时，听到一句：「对不起，麻烦借过一下。」

一名看似饭店工作人员的男子拿着高脚梯摆好，迅速地爬上去之后，就把那幅画取了下来。西兹少爷诧异地问道：

「怎么？要拿下来了啊？我正要欣赏呢！」

工作人员只是回头看看他，但没有说任何话。倒是饭店老板恭敬地走向西兹少爷说：

「这位客人，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是因为觉得很丢脸，所以无法再继续挂这幅画。」

「丢脸？」

西兹少爷问道。

「是的，呃……要是继续挂这幅画，本饭店的品格会遭到质疑的。」

「为什么？你们不是以这么豪华的画框裱褙，还慎重地挂着它吗？我并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啊……」

听到西兹少爷这么说，饭店老板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他虽然看似想全盘托出，不过随即又感到难以启齿。

「那个……实在是……」

一阵支吾其词之后，饭店老板说：

「对了！旅行者，你去过广场了吗？」

广场几乎就位于这个国家中央，似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那是一座有草坪、散步道及喷水池等设施的公园广场。

我们抵达时，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在冬天阴暗的天空下，围着一堆很大的火堆，大到仿佛可以烧掉整辆车子。

当我们接近火堆时，看到里面焚烧的大多是画。大大小小的画接二连三被丢进火里。西兹少爷在一幅画被丢进去之前，请他们让他看一下。原来是跟饭店里那幅画出自同一个画家，也是战车的画。

「谢谢。」

西兹少爷一把画还给对方，它马上被丢进了火里。画布在一瞬间烧了起来。

我们穿过火堆前的人墙，前面停着一辆卡车。只见它倾斜起载货台，把车上物品往火堆旁边倒，那些都是相当厚的书籍。人们争先恐后地把书往火里丢，嘴里还「可恶！」、「王八蛋！」地咒骂着。每当火整个烧得旺起来，火焰也高涨的时候，欢呼声便随之响起。

西兹少爷捡起一本书，是之前看到的战车画集，装订得非常精美，应该是相当昂贵的书。

「你是旅行者吗？想要那本书吗？还是要交给我？」

老婆婆询问西兹少爷，而一个看似他儿子的中年男子则抓着西兹少爷的手。西兹少爷对倒数第二个问题摇摇头表示否认。

「那么，交给我来丢吧！」

西兹少爷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书交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用双手把书丢进火里，纸张马上烧了起来。

「有点可惜耶！」

西兹少爷边看火堆边说道。老婆婆则是「哼！」地嗤之以鼻，并且气呼呼的说：

「怎么会可惜？不这么做，实在无法消除我们的怒气！」

「我们这样烧画，烧画集……你想知道理由是什么吗？」

老婆婆说道。

「因为我们大家全都被骗了！」

「被骗了？」

中年男子代替老婆婆回答西兹少爷的问题。

「……因为我们像个傻瓜似的拼命买不需要的东西，就是这样，才让我们气到想把这些全烧掉！你应该不会阻止我们吧？」

「我不会阻止的，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难解释的话，可否告诉我呢？」

西兹少爷一脸认真地询问，男子突然避开了他的眼神，而老婆婆则说：

「好吧，你就向这位旅行者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如此告诉她儿子。

男子方才娓娓道来：

「这国家到最近才抛开五年前结束的内战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些邻居互相残杀了好几年呢！」

「是吗？然后呢？」

「就是在创伤快抚平时，约两年半前吧，市面上开始出现跟战车相关的奇形怪状的战场画作。」

「就是这些吗？」

「是的……刚开始看到那些画的人还擅自断言『这些画是很棒的反战讯息！』等等，还胡乱给予高度评价。而连同我们在内的国民们也感染到那股气氛，自然而然地觉得原来它有这种意义啊……」

男子露出难为情的表情。西兹少爷则顺着他的语气说：

「结果那个画家的画越来越抢手，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没错……大家还争相购买呢！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想买来炫耀，大家都拼命地买；而像我们没那么多钱买画的人，只能购买画集或昂贵的复制画。整个国家的人民还自以为是评论家，不管是谁都边看着画边说，『真的是幅好画！』啦，『果然战争是不对的』啦等等，而我也是其中一人。」

「然后呢？」

「然后，当这股像神经病的风潮炒到最热的时候，大家突然觉醒了。其实五年前的战争已经不算什么，而创伤也早就痊愈了，但这个时候，自己竟然还花大把大把的钱买一些没什么用的战车画作。」

「原来如此……我完全了解了。于是大家非常火大，也气自己没用，才想把那些证据烧得不留痕迹是吗？」

西兹少爷颇有同感地说道，但其实是语带讽刺。反倒是男子可能是在说明的时候又想起不快的回忆，因此变得垂头丧气。他面露悲伤地说：

「我们真的好像傻瓜哦！当那些画开始卖的时候，我们心里只想着要享受和平的气氛。以前那些痛苦回忆，只要不勉强去回想，而且让自己多去积极享受现在的生活就没事了。想不到我们却把该用在那上面的钱，全花在购买这些没有价值的画作上……到头来我们仅存的回忆，就是这个画家跟垄断买卖画作的画廊。」

男子如此说完后，又补上一句：

「那么旅行者，请你不要像我们这么失败哟！」

他无力的呢喃过后，便拉着母亲的手离去。目送他们离开的西兹少爷，看着脚下的我说：

「这算『欺诈』吗？你觉得呢，陆？」

我说：

「那是他们自作自受，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

「……原来如此。」

接着西兹少爷往前走了几步，对着火焰喃喃地说：

「好暖和哦！」

因为观光不是我们旅行的目的，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理由，西兹少爷不会在一个国家停留太久。这个国家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可看之处，于是我们便准备在隔天离开。一大早，西兹少爷就补充好越野车的燃料，然后购足必需携带的粮食跟水。

西兹少爷驾着越野车往城门驶去，而我则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前方。

在这个大冷天，云层依旧很厚，感觉好像快要下雪了似的。西兹少爷怕身上只穿毛衣会冷，因此又在外面穿了一件防水外套，并戴上防风眼镜跟手套。

突然间，西兹少爷减缓越野车的速度。这里是国境外，高到抬头仰望脖子都会酸的石墙，给人一种压迫感。这里四周都是田地，不过现在只看得到干燥的泥土。

那里停着一辆三轮卡车，旁边有个坐在折迭椅上的青年，他的前方立着画架，上头摆着全新的画布，他背对着自然风景，只是盯着一片灰色的城墙看。

西兹少爷慢慢地把越野车驶近，青年也缓缓地回过头来，他的表情如同死人，毫无一点干劲。

「你猜他是？」

西兹少爷问我。

「应该跟那些人一样吧！」

「原来如此，不过也可能不是呢！」

西兹少爷关掉越野车的引擎。

「早安！」

看到下车并走向自己面前打招呼的西兹少爷，青年只是坐在原位轻轻点头示意。然后静静地说：

「好稀有的越野车哦……你是旅行者吗？」

「是的，我正准备离境。请问你是？天气这么冷，你怎么还在外面画画啊？」

「不……我已经没在画画了。」

西兹少爷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喔~那么你以前曾经画过罗？」

「嗯。」

「战车的画吗？」

西兹少爷直接问道。

「嗯。」

画家答道。

「我有看过几幅你的画哟！我并不觉得画得很差啊……那些人竟然把它们全烧了，真是太过分了。」

西兹少爷如此说道。其实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觉得那些人很过分。

接着画家看了西兹少爷一眼，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之前那么捧场的……却突然说不要了。不过那没关系，我还能接受，因为我只是喜欢画战车才画那些画的。可是、可是因为说不要了，就把我的画给烧了！那才是我最难过的事情。那些可是我辛辛苦苦画出来的耶……」

「这样子啊……」

西兹少爷一脸不可思议地回应道。画家又面无表情地继续说：

「然后、然后我就说：『与其让你们把画烧掉！不如全还给我吧！我会把它们挂起来的，搞不好还会在上面多加几笔。』我这么跟他们说。可是大家却说：『别开玩笑了。』『不把它们烧了，我们的怒气无法平息！』之类的。真是太过分了……连之前跟我交情匪浅的画廊老板也说出这种话：『我不需要你的画了，况且也绝对卖不出，虽然曾引起一阵风潮，真不晓得大家以前脑筋是哪里秀逗了。不过我还是靠你赚了不少钱啦！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就算不开这个画廊也没关系了，相信你也能开心地度过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才对。不过，记得别再画画了，你本来就没有那个天份。』……我记性很好吧？」

画家在最后还面带微笑地自嘲了一番。

「……」

「我变成了富翁，才引起国人对我的反感，大家都说他们被骗了什么的，可是我只是画自己喜欢的画而已……」

「那你现在怎么办？」

「……过去我会到很多地方立起画架作画，现在只要在人潮众多的地方就会被丢石头，所以我才会坐在这毫无人烟的地方。我已经不再画战车了，虽然心里很想画，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提不起劲来，我真的没兴致再画了。现在，为了转移自己内心的不愉快，每当脑子浮出一些怪东西时，我就随手画了出来。我想说这么做可能心情会好一点。虽然不怎么有趣，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

「是吗……那些画在哪里呢？」

画家把视线转向自己的卡车载货台。

西兹少爷询问他是否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打开载货台，从摆在里面的数幅画顺手拿起一幅。

我对画并不懂，同时也没兴趣。可是西兹少爷看过那幅画之后，刹那间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

西兹少爷只讲了这样就没再讲下去了。

那幅画画了很多人，虽然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不过看得出来是在笑，而且是嘲笑。

过了一会儿，西兹少爷看着手上的画，转过身来向画家问道：

「这个……你有给画商或其他人看过吗？」

「嗯？没有，不过有人看过我在作画。」

「那些人看了之后怎么说？」

「说我在『浪费颜料』。」

「……」

「我是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喜欢画这些。」

西兹少爷小心地把画放好，然后回头对画家说：

「我说画家先生，我……嗯……对画略知一二。我们城堡……我老家挂了不少画作，嗯……因为我家有个对画非常了解又很挑剔的家伙，所以我也不知不觉看了不少画……」

西兹少爷难得这么兴奋。

其实他在这里说的老家，就是王室，而那个对画很了解又很挑剔的家伙就是他父亲。在他谋反以前，倒是花了不少钱在买画上面。

「……所以，这个，你的画真的很棒……嗯……也就是说……」

讲了这么多却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着实让西兹少爷有点生气。然后他稍微大吼起来说：

「为什么这种画卖不出去！这个国家的人，脑子全被啄木鸟挖空了吗？」

画家的表情依旧没变。

「他们不买也无所谓啦！反正我钱多得是，那些是欺骗大家，『榨取』来的钱，我在生活上还算衣食无忧」

「……」

西兹少爷沉默了一阵子之后说：

「画家先生，那个……你有没有打算把那幅画带到其他国家去？」

「嗯？」

「在我过去行经的许多国家，它一定卖得出去。而且还会值不少钱，也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你觉得如何呢？」

西兹少爷开心地一股脑儿把话说完，不过画家仍没有改变他沮丧的表情。

「我没兴趣。」

「可是……」

「旅行者，如果你想要，就送你吧！只要你答应不把它们烧掉，就算全部带走也没关系，拿去卖或许还能换点钱呢！」

听到画家这么说，西兹少爷的表情也沉了下来。

「不可能的……我的越野车载这些画一定会把它们弄坏，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那不然这样吧！」

「嗯？」

「我在日后造访的国家好好帮你宣传，搞不好就会有人来找你买画，到时候你再卖给对方就好了，我想应该会卖得很好才对。」

听到这些话，画家摇摇头说：

「有没有人买我的画都无所谓，我又不缺钱，而且，其实我并不想画这种怪画的。如果买这种画的人要我再多画几幅，我也不屑画。因为我真正想画的是战车，我……」

说着说着，画家便慢慢哭了起来，眼泪流满了他的双颊。

「我很喜欢战车，我希望能多画一些战车，可是现在不能画了……」

「……」

画家打开脚下的箱子取出工具，接着把颜料挤在调色盘里，突然开始画起画来。他一面哭，一面迅速地在画布上涂上色彩，内容还是跟其他的画一样，画的是在嘻笑的人群。

画家虽然在哭，不过他的手没有停下来，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幅油画。而西兹少爷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看他作画。他应该是有些感动，又有点被吓得目瞪口呆吧。

「呼……该回去了！」

画家口中喃喃说道，一幅对自己完成的作品兴趣缺乏的样子，他把工具大致收一收，并把画靠在椅子上，将画架折好放进卡车里。就在他把画收起来的时候，西兹少爷突然回过神来问到：

「那、那幅画，怎、怎么办？」

「能怎么样？我又不想丢了它，只能随便找个地方随便摆，你想要的话，就给你吧！」

西兹少爷瞪大眼睛楞了几秒，然后轻轻地摇摇头，不过他的视线并没有离开那幅画。画家问道：

「你觉得呢？」

西兹少爷双手缓缓往画伸去。此时我开口说话了。

「你打算挂在哪里？」

「唔……！」

西兹少爷的表情瞬间变得很难看，然后又慢慢缩回双手。

「算了……真是遗憾。」

「是吗？」

画家把那幅画堆上载货台，简短的说声再见后，就开着三轮卡车离去。

西兹少爷走回越野车，坐上了驾驶座，他面向前方，并用右手抚摸我的头，然后喃喃地说：

「这里好冷哦！」

我回答说：

「一点也没错。」

西兹少爷大大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便发动了越野车的引擎。

后 记

—Preface—

(contains no NETABARASHI of the text.)

(注·内容完全不涉及本文)

【问候】

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时雨泽惠一，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阅读我的小说「奇诺之旅Ⅱ — the Beautiful World —」。

【特点】

本书既是娱乐小说，也是「奇诺之旅」系列的第二集。

内容是主角奇诺跟她的伙伴艾鲁梅斯的旅行故事，其中还包括若干的番外篇。除了以短篇小说的形式串联，每一话的故事也各自独立（部份除外）。

与其说是上一集的续集，倒不如说是补述故事要来得合适，时间顺序也很零乱。内容长度也不一定，有些超过五十页，有的只有七页就结束。详情请参照目录。

跟上一集一样，里面穿插了许多黑星红白先生的美丽插画。

【成份】

一本中包含

纸 ……………………………………………一本的份量

油墨（部份是彩色油墨）………………一本的份量

制作用粘胶………………………………一本的份量

【功能·效果】

娱乐、插画鉴赏、杀时间、纾解压力、思考训练、学习日文、练习汉字、学习小说写法（包括当作负面教材）、研究电击文库、装饰书架、可大声说「我看过啦」、帮助睡眠、上BBS的话题、用来盖泡面、其他等等。

【用法·用量】

随便使用几次都可以。

唯独初次使用需照话数顺序使用。

【使用时需注意事项】

※ 一旦长时间在暗处使用，很可能有害视力。

※ 如有感到不适或心情沉重的时候，请立刻中断使用并回想快乐的事物。

※ 如果在课堂上使用，请务必小心别让老师发现。

※ 视个人体质会产生泪腺受刺激或痛哭流涕的情况。

※ 本书当初制作时并未考虑在浴室使用，因此尽量不要在浴室（尤其是泡澡的时候）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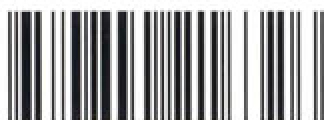
※ 为了能在必要时阅读此后记，请不要把它撕下并小心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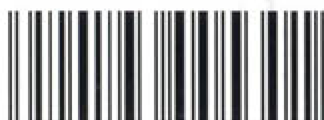
其他请参阅、「奇诺之旅Ⅱ — the Beautiful World —」。

二〇〇〇年 （读书之）秋

时雨沢惠一







ISBN4-8402-1632-0

C0193 ¥530E

発行◉メディアワークス

定価：本体530円
※消費税が別に加算されます

